

# 欢镜听 《秘经商妇》（长篇小说）



欢镜听创作《秘经商妇》期间，在湖北省长阳县清江宾馆留影。

## 目 录

欢镜听和《秘经商妇》（代自序）

《秘经商妇》内容简介

《秘经商妇》故事梗概

- 第一章 空坟祭奠与特殊家庭
- 第二章 古井秘笈与唐门血案
- 第三章 中年客商与乳房创意
- 第四章 年轻客商与尤氏热泪
- 第五章 母女双嫁与泡粩绝技
- 第六章 机密信件与神秘女人
- 第七章 尤氏族谱与发财秘密
- 第八章 尤氏泡粩与烛光餐会
- 第九章 突然捐赠与泡哥茶馆
- 第十章 一桌酒席与生意下滑

第十一章 小间包房与隐语恐龙  
第十二章 青青小姐与攻毒计策  
与我有关系列作品后记

## 欢镜听和《秘经商妇》（代自序）

重庆市近郊有一座地处几江河畔、鼎山脚下的城市，叫做江津；江津城有一条街道，过去叫做南安门，现在叫做南安街；南安门下，有一口古老的水井，取名四方井；四方井旁边有一棵高大的黄葛树，看起来很是古朴。这样的古井、这样的古树，倘若在过去，倒也没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然而，在当今灯红酒绿的都市，那就属稀罕之物了。众所周知，随着都市中水泥建筑物的增多，城市人对那种拚命毁掉古迹、拚命砍掉原有树木、尔后又花高价模仿一些人工古物、或是买来外地树木移栽进大都市的奇怪现象已经司空见惯了。

本文作者欢镜听第一次见到这口古井与这棵古树在四周林立的高楼包围下竟然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并且，还可看到三三两两的城市居民端着盆子到井边淘菜洗衣时，吃惊之余，便是感动，欢镜听想，什么时候，把这口古井、这棵古树写进文学作品里？

于是，便有了《秘经商妇》。

## 《秘经商妇》内容简介

欢氏家族中曾经有一位出色的女人，她的前夫姓尤，因此，人们叫她尤氏。后来，尤氏的丈夫不幸罹难，她与女儿走投无路之际，一位贫穷的老年妇女收留了她俩，从而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家庭。老年妇女将做泡粑的绝技传给尤氏。尤氏在卖泡粑时，一位姓欢的中年客商出现在她生活里，接下来，中年客商咬破手指，在衣服上写下“欢氏”两个血字作为定情之物。中年客商说：半年后我到古城娶你回家做欢氏夫人。然而，在花开花落的寂寞等待中，中年客商似乎从人间蒸发了。若干年后，一位年轻客商来到古城，他的怀内揣着一件衣服，上面写满了血字……

## 《秘经商妇》故事梗概

若干年前，长江边上有一座小城，即今天的古城市。在古城近郊，有一棵高大茂密的黄葛树，黄葛树下，有一口四四方方的水井。黄葛树下、四方井边，有一座茅屋，居住着母女二人，母亲尤氏、还有一位年仅五岁的女儿尤家坡。尤氏的前夫外出做生意时不幸遇难，为了生计，她只好做起了泡粩生意。尤氏做泡粩有一手密不传人的绝技，做出的泡粩绵软香甜，成为古城的名特产。

尤氏在卖泡粩的过程中认识了欢氏家族中一位丧妻的中年客商，两人在船上订立了婚约：相约一年后，中年客商娶尤氏为妻。孰料，中年客商在做生意的过程中因私自动用了一笔巨款，被欢氏家族中的人逼得自杀，临死前，他给小儿子留下一封血书，请小儿子长大后，亲自到古城把血书转交给那位只有一纸婚约的后妈。

十多年后，当年的小儿子已经是一位风华正茂的年轻客商。他谨记先父的遗愿，在一个春天，怀揣那封血书千里迢迢地来到古城，找到四方井。在这里，年轻客商首先看到的是一位十八岁美女，她就是尤家坡。一见钟情的结果，尤家坡带着母亲嫁进欢氏家族——她成为年轻客商的妻子。据说，在他们离开四方井前，尤氏将一部刻在竹筒上的生意经埋入四方井的井底下。至于那部生意经到底是什么，除了尤氏本人，没有其他人知道。

若干年后，随着时代的变迁，欢氏家族也解体成若干独立的小家庭。其中有一户人家，就落籍在过去的江边小城、今天的古城市。那家人有一个儿子，儿子长大后，成为一家公司的总经理。说来也巧，那家公司就坐落在过去的四方井、今日的金山路上。

那位儿子便是本书作者欢镜听。

一天，欢镜听接到一个自称尤方灿的陌生女人打来的电话，说有一个发大财的机会，愿意跟欢镜听合作。当天晚上，一位一身乡下老人打扮、自称尤老头的人造访欢镜听，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在金山路上开一家尤氏泡粩店。尤老头说：“等尤氏泡粩店走上正轨后，我们将资产全部捐献给国家。”尤老头还介绍说：他就是那位远房侄儿的后人，尤方灿则是那位年轻尼姑的外孙女。

没多久，在欢镜听的帮助下，尤氏泡粩店在金山路上开业了。由于众多媒体对尤氏泡粩的传奇来历作了大量的宣传，一时间，泡粩店的生意十分兴隆。就在生意蒸蒸日上时，尤方灿实践诺言，将泡粩店全部捐献给国家，不过，她有一个交换条件：泡粩店对面的一座茶楼，交给她经营。

欢镜听后来才知道，尤老头不是远房侄儿的后人，尤方灿也不是年轻尼姑的外孙女。尤方灿原本是一位乡下少女，十八岁那年，她到古城市一家茶楼打工。茶楼就坐落在泡粩店对面。途中，她被几位喝茶的男人带到一间公共厕所轮奸了。让她悲愤的并非那几个暴徒对她肉体的摧残，而是在长时间的轮奸过程中，有许多古城市的市民进出这间公厕，目睹了暴徒们的举动，却无人报警。这座城市的冷漠伤透了她的心，离开古城市时，她对天发誓：一定要复仇。她复仇的思维很怪异，不找那几位暴徒，送他们上法庭，而是要让整个古城市丢尽道德风尚的脸。几年后，她身边聚集了诸如尤老头、阿呆这样一些人物。一天，她到图书馆翻到一本古城市志，偶然看到书中有一则“尤氏母女双双嫁入欢氏家族”的故事，又看到一家媒体上刊登着欢镜听任总经理的公司正在招聘人员的广告，于是，她计上心来，策划了一套泡哥茶馆的复仇方案。她说：“男人可以泡妞，女人就不能泡哥了吗？”

泡哥茶馆开业后，尤方灿将那则既悲壮又凄美的“尤氏母女双双嫁入欢氏家族”的故事，改编成一则既艳俗又下流的黄色戏，每天晚上在泡哥茶馆内开演，随着“泡哥”生意的红火，随着对面的泡粩店业务一落千丈，尤方灿怪异的复仇计划也达到了目的。确实，那些进入泡哥茶馆、丑态毕露的形形色色的泡哥们，丢尽了古城市民的脸面。

一天，欢镜听耳闻目睹了泡哥茶馆的艳俗戏后，他愤怒地对尤方灿说：“你已经侮辱了我的先辈，作为欢氏家族的后裔，我必须捍卫我家族的荣誉，为我的先辈讨回公道。”接下来，欢镜听策划了一套讨债方案，吩咐尤氏泡粩店的人按计划分别实施。很快，在一连串打击下，泡哥茶馆终于关门了。尤方灿离开古城市前，将欢镜听约到一面野山坡上，她指着山脚下的长江，说：“我错了。”

## 第一章 毒泡粿与特殊家庭

若干年前，长江边上有一处著名的水码头，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有一处闻名遐迩的港口。从港口的石梯一步一步地登上去，就到了一条用青石板铺成的主街道。主街道两边，全是一些青瓦盖顶、木材立柱、板壁隔墙的老式建筑物。主街道两边，有若干条小巷，伸向不同的居民区。

当年那座依山傍水的古城，就是今日的古城市。

沿着那条青石板铺成的主街道走到街尾，就会看到一棵粗大的黄葛树。黄葛树下，有一口四四方方的水井。四方井旁边，有一座勉强可以遮风避雨的茅庐，居住着三个女人：一位老年妇女、一位中年女人、还有一位十八岁的女儿。

女儿姓尤，因为按照尤氏家族的排行，她刚好是“家”字辈；又因为母亲分娩她时，正在山坡上割猪草，她“人之初”的第一个出生地，就是一面长满碧绿青草的平缓山坡，所以，她虽然是女儿身，但是，没有一点文化的母亲却纪念性地为女儿取了一个毫无脂粉气的与众不同的姓名：尤家坡。

古城地处长江边上，自古以来就是货物集散之地，各色商贾往来频繁。在这样的生存环境里，古城中的许多人家，都是以买卖货物为生计的。尤氏家族也不例外。在这座依山傍水的古城，尤氏家族不算大户人家，在物质上也只能说是略有薄产而已。尤家坡长到五岁那年，父亲与他人合租一艘木船，贩运桐油到异乡。不料，货船在途中触礁翻沉，父亲不仅把性命交与滔滔河神，还将一点点叮当作响的薄产完全彻底地洗白了。真是祸不单行，就在尤氏母女沉浸在丧夫与丧父的悲痛之中时，那位原本也是穷人的尤氏家族的族长，找了一个“妻子妨夫、女儿克父”的莫须有的迷信罪名，将热孝在身的尤氏与头戴孝帕的尤家坡赶出了祠堂大门。

伤心欲绝的尤氏万念俱灰，想到天地之大，竟没有她们母女二人的立锥之地。哀莫大于心死，因此，尤氏准备与女儿一同服毒自尽。在走上绝路前，她想到毒药大多辣口，怕女儿不吃，于是，在晚上，精心地蒸煮了几块香甜可口的泡粿。什么叫做泡粿呢？泡粿的制作过程是先将上等糯米用温水泡软，继而放到石磨中精心研细，拌入各类香料，再用一块白布略略过滤，最后放入竹蒸笼中蒸熟即可。在当年的古城，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泡粿。泡粿既是古城人们的早餐，也是古城人们习惯吃的小食品。

第二天清晨，尤氏将毒药混入泡粿里，带着女儿来到一面山坡上。

山坡上有一座亡夫的衣冠冢。

在尤氏的意识里，她生是尤氏家族中的人，死也应该是尤氏家族中的鬼。既然选择了自杀，也应该首先祭奠完亡夫后，再与女儿死在亡夫的坟前。她在那座衣冠冢前，点上两支白烛、燃上三炷绿香、将昨晚蒸熟的泡粿盛在一个碟子里，恭恭敬敬地摆到坟前。在做完了这一切后，尤氏双目含泪，仰望高天上你追我赶的流云，禁不住悲上心头，随即将头埋到坟前，哀哀地哭泣起来。

就在尤氏埋头痛哭的时候，年仅五岁不谙世事的尤家坡，虽然陪着母亲跪在父亲的坟前，但是根本想不到大祸即将临头，她的两只眼睛好奇地打量着周围，还悄悄地扯了身边野草丛中的几朵野花，放在手指中新新鲜鲜地旋来转去。

许久，尤氏终于止住了哭声，抬起头，心一横，正准备拿起藏有毒药的泡粿与女儿分吃时，却惊骇地发现碟子里那几块泡粿已经不翼而飞了。

“小姑，”尤氏惊骇地问，“碟子里的泡粿是不是你偷吃了？”

尤家坡摇摇头。

这一下，尤氏更为惊骇起来：这里只有她们母女二人，泡粿如果不是被女儿偷吃了，会不翼而飞到哪儿去呢？她站起身，看了看四周，没有一点泡粿的影子。她一把拉起女儿，急切地问：“小姑，你要说老实话，你到底吃没吃泡粿？”

尤家坡先是摇摇头，然后指着一个正往山坡下飞跑着的人影，说：“妈妈，是那个小哥哥偷了我们的泡粿。”

尤氏举目一看，确实，有一个衣衫褴褛的小男孩正用双手捧着那几块泡粿往山坡下跑去，显然，对方是趁她埋头哭泣之际，悄悄地偷走了那几块泡粿。

天啊，那几块泡粿是有毒的呀！尤氏脑袋里轰一声炸开了花，满头的冷汗顷刻间从她的头发根处哗一声淌下来，即刻铺满她的整个脸庞。她一下子揪住女儿的衣领，啪啪打了她两记耳光，怒吼道：“你既然看见了，为什

么还要让他偷走我们的泡粑。”

尤家坡立刻哭泣起来，“妈妈，我……我……我……”

没等女儿解释清楚，尤氏当机立断，立刻抱起女儿，朝着远处那个小男孩疯狂地追去，一边追一边大声喊道：“站住，那几块泡粑你不能吃。”

追了许久，尤氏终于跟着那个小男孩追到了黄葛树下的四方井。在小男孩的影子刚一闪进茅屋、还没来得及完全关上柴门时，尤氏已经怀抱女儿奋不顾身地闯了进去。

事后想来，尤氏那一副披头散发的疯狂模样一定令人恐怖，因为就在她扑倒在门槛上时，她看到那位小男孩与另一位蜷缩在屋角的老年妇女大声地惊叫起来。

看到那几块泡粑还紧紧地抱在那位小男孩的怀里，尤氏顺势将女儿一丢，扑上去抢过泡粑，一转身远远地扔到门外。直到这时，尤氏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她回转身走到那位小男孩身边，刚想抚摸一下对方的脑袋，胸中那颗心子却忽然间咚咚地狂跳起来，仿佛要震破她的耳鼓；与此同时，细细的冷汗突然从身上的每一个毛孔中涌了出来，如同毛毛细雨般地浸湿她的全身；在一阵突然袭来的如释重负般的虚脱过后，她体内的每一根骨头仿佛都被抽光了。尤氏一下子瘫倒在地上，只虚弱地说了一句：“那些泡粑有毒，不能吃。”

随后，尤氏便昏倒在地上。

等她醒过来的时候，她已经躺在一张草席上。

先前那位蜷缩在屋角的老年妇女正在轻轻地按摩着她的双腿。见她苏醒过来，那位老年妇女立刻从屋角端起一碗水，慢慢地喂进尤氏嘴里。尤氏刚喝了一口，猛然撑起身，双手捧起那碗水，咕咚咕咚一口气喝了个碗底朝天。她吃惊地问那位老年妇女：“这碗水是从哪里得来的？”

“怎么，这碗水……”那位老年妇女不安地望着尤氏，“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不，没有不对的地方。”尤氏知道对方误会了，急忙解释道，“这碗水就像放了冰糖一样，甜得亮人（甘甜可口）。”

那位老年妇女立刻微笑起来，说：“这碗水，就是从外面的四方井中舀来的。你既然觉得好喝，我叫狗儿再出去舀一碗来。”她转身将碗递给那位小男孩，“狗儿，再舀一碗井水来。”

一会儿，那位叫狗儿的小男孩就将四方井的水取来了。

等喝完了那碗水，那位老年妇女也终于了解了尤氏准备服毒自尽的前因后果，以及她对狗儿穷追不舍的真正原因。尤氏呢，也终于了解到那位叫做狗儿的小男孩是这位老年妇女的孙子。狗儿的父母早已双亡，再无其他亲人。这座简陋的茅庐，既是老年妇女唯一的产业，也是他们婆孙二人栖身的地方。

这时候，那位老年妇女站起身，又把那位叫做狗儿的小男孩拉过来，并排着给尤氏跪了下去。

尤氏大吃一惊，慌忙从草席上跳起，拉住那位老年妇女的手，惊愕地问：“老人家，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样做，岂不是折我的阳寿？”

“尤夫人，”那位老年妇女跪着说，“假如不是你追上门来，我与狗儿吃了那几块有毒的泡粑，现在可能已经中毒死了。这样的救命大恩，我与狗儿就是给你叩千万个头，都是应该的。”

那位老年妇女的话反倒提醒了尤氏，她忽然想到，如果不是早先那位小男孩偷走了那几块有毒的泡粑，导致服毒计划突生变故，此时此刻，她们母女二人已经走在黄泉路上了。她急忙将女儿拉到身边，如同那位老年妇女一样，并排着跪在他们面前，还未说话，两行清泪忽然间淌满她的脸颊。她哽咽着说：“老人家，我与小姑，是在鬼门口打转转的人。要说救命，你与狗儿才真正是我们母女二人的救命恩人。”

说到这里，尤氏将上身深深地伏到地上，立时嚎啕大哭起来。

人的感情真的很复杂，很奇怪，在经过这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变故后，在把压抑在心间的悲伤与愤恨全部化解成泪水痛快淋漓地哭出来后，尤氏似乎一下子摆脱了死亡的阴影，心境豁然开阔起来。这时候的尤氏，不仅没有死亡的念头，相反，那种活下去的新生想法，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强烈地撞击着她的心胸。尤氏再一次跪倒在那位老年妇女面前，极其认真的说：“老人家，谢谢你救了我的性命。如果你不嫌弃，就让我给你做女儿，要得么？”没等对方回答，尤氏便情真意切地喊了一声，“娘！”

眼看着天上掉下来这么一个干女儿，那位老年妇女心中既惊愕又欢喜，一时间，她竟然木呆呆地看着尤氏，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

跟着，尤氏又将女儿拉到身边，让她跪倒在那位小男孩面前，说：“小姑，听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当年嫁入尤家的大门，就是遵照父母的意愿进行的。”她左手拉起女儿的小手，右手拉起那位小男孩的小手，再把他俩的小手重迭到一起，郑重其事地说，“小姑，你的命是狗儿哥哥救的。现在，由我来作媒，将从小丧父的你，许配与无父无母的狗儿哥哥为妻。等你们两人长大后，由我做主，为你俩完婚。”

这时候，那位老年妇女跨前一步，双手捧住尤氏的手，抚摸了半天，一滴又一滴浑浊的老泪掉到尤氏的手上。激动了许久，她才轻轻地说了一句：“女儿，就照你说的办吧。”

“娘。”

尤氏一下子扑进老年妇女的怀中，再一次嚎啕大哭起来。

老年妇女紧紧地抱住这位从天上掉下来的女儿，在她的感觉里，似乎一松手，这位女儿又会回到天上去。等尤氏激动的情绪再次平静后，老年妇女叫狗儿找出一把木梳，为尤氏轻轻地梳起头来。

“娘，”尤氏躺在老年妇女的怀里，一边任对方梳理着自己的头发，一边想起一个问题，“狗儿怎么会到那面山坡上去呢？”

老年妇女停住梳头的手，长长叹了口气。

原来，老年妇女眼见家中的粮食只够生活一天，便叫狗儿到山坡背后的一处熟人家中借粮。没想到，那位熟人不仅不借一粒粮食，相反还将狗儿嘲笑了一通。狗儿垂头丧气地返回家时，那面埋葬着尤氏丈夫衣冠冢的山坡是必经之地。此时此刻，对于这样一位饥寒交迫的小男孩来说，埋头哭泣的尤氏和旁边玩弄着野花的小女孩引不起他的任何好奇心，他感兴趣的是摆到坟墓前那几块可以填饱肚子的泡粩祭品。问题是，尤氏虽然在埋头哭泣，但是，旁边那位小女孩却将两颗不晓世事的眼珠四处滚转。她看着狗儿一步一步地走近，却天真地不说一句话。狗儿呢，也看到了小女孩手指上的野花，他聪明地在路途中顺手采了好几朵，悄悄地走到小女孩身边，一只手将野花递给她，另一只手轻捷地抓起那几块毒泡粩，怀揣一颗叮咚作响的少年之心，快速地离开了坟墓。

“唉……”老年妇女长叹一声，感慨万端地对尤氏说，“女儿啊，如果不是你及时追来，我们婆孙二人现在已经变成鬼了啊！”

接下来的日子，尤氏母女与那婆孙二人组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家庭。

因为有了那口四四方方的水井，又因为四方井里的水质甘冽可口，所以，已经不想死反而想好好活下去的尤氏就想了一个办法：何不挑水到古城去卖钱？古城里那些较为讲究的茶馆、饭店，以及那些生活富裕的大户人家，不正是四方井的买家吗？尤氏把这个想法讲述给老年妇女：“娘，像我们这种一贫如洗的人家，就连做一点小生意的小本钱都没有，只有靠卖力气挣钱糊口。”尤氏将老年妇女拉到四方井边，指着水井旁的一副水桶，“娘，做这种卖力气的生意，只要吃得苦、受得累，就不会饿死人。”

尤氏的分析是对的，在古城的大街小巷，虽然密布着或圆或方的水井，但不知为什么，唯独只有四方井中的水质才特别的甘冽可口。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方都有一批先富起来的人，在这批先富起来的人中，自然就会产生一些生活讲究的男女，他们在第一次品尝了四方井的井水后，很自然地，就成了尤氏的长期客户。从某种角度讲，在古城这样一个经济发达、各色商贾往来不断、水资源十分充沛的江边城市，居然还有人去做挑水卖钱这样的赚分钱的微薄生意，在当地人看来，那挑水人的家境肯定是真正的山穷水尽了。事实也的确如此，如果不是到了贫无隔夜之粮的地步，尤氏又怎么会挑起沉重的水桶，将年轻的腰肢在古城的大街小巷上热汗淋漓地扭来扭去呢？

挑水卖钱的日子虽然异常艰苦，一分一厘赚得的钱虽然微薄，但是，这个原先一贫如洗的冷清家庭里，总算有了一点热闹的人气。

那位叫做狗儿的小男孩，也不必再为借粮遭受他人的嘲讽。

这时候的狗儿，跟着尤家坡叫尤氏为妈妈。

## 第二章 古井秘笈与唐门血案

一转眼，到了第二年春天。

四方井旁边那棵高大茂密的黄葛树上，秘密地绽开着一朵又一朵黄中透白的黄葛树花。每当一阵山风吹来，

便有若干的花瓣从树上的绿叶中飘落到地上，也有少许的花瓣坠落到四方井的水面上。每当这时，当那些不知生计艰难的山风扑过黄葛树的枝叶，再把它们并无恶意的游戏过程中弄碎的花瓣抛弃在四方井周围后，那位老年妇女就会从旁边的柴门中一步一步地走出来，手里提着一个小小的竹箕，蹲到四方井边，将那些漂浮在水面上的花瓣小心地滤起来，再远远地倒掉。往往是，等那位老年妇女从井边站起身时，那些生活条件优裕的山风忽然又去而复返，不仅重新将黄葛树上的花瓣洒落在地上，还将那些隐含着活泛青春的碎花洒满那位老年妇女一头一身。在透过黄葛树的空隙斜斜的春阳照耀下，站立在四方井边的那位身披着花瓣的老年妇女，恍惚间时光倒流竟然像一位刚刚娶进家门的新娘。

在一个红日挂在西边的下午，那位老年妇女又一次来到四方井边，又一次轻轻地滤走那些花瓣。这一次，她没有像往常一样离开，而是静静地伫立在原地，低头注视着平静如镜的井水，默默地想着一件神秘而重大的事情。

就在这时，尤氏带着满身的疲惫与一脸的倦意回来了。等她到达四方井边，诧异地看到老年妇女那一副愣愣的样子，想了想，她轻轻地放下水桶，又从桶里取出几块微热的泡粩，轻轻地来到老年妇女身旁。她说：“娘，我刚买的泡粩，你尝一下。”

那位老年妇女抬起头，先看了看尤氏，再看了看对方手里的泡粩，最后，她一只手拉住尤氏，另一手指着四方井。

尤氏的双眼诧异地望着平静如镜的四方井，心想，难道这口水井里埋藏着什么秘密？继而又想到，我在这口水井里挑了无数担水，并没发现一丝一毫奇怪的地方啊！？

老年妇女指着镶在井口边的一块小石头，神秘地说：“女儿，你将那块石头取出来。小心点，不要被外人看到了。”

老年妇女的话越发让尤氏诧异起来，但看到对方那一本正经的样子，却又根本不像开什么玩笑。尤氏警惕地看了看四周，周围空寂无人。她把手中的泡粩递给老年妇女，蹲下身，将头埋进井口，好不容易才取出那块小石头。就在尤氏取出那块小石头的时候，秘密出现了——那是一块两头大、中间小的石头，在石头的细腰上，拴着一根细细的铜链子，那根铜链子又顺着井壁，沉入深深的井底里去。尤氏伸直腰，手里拿着那块拴着细细铜链的石头，吃惊地望着老年妇女，心想，我做了对方的女儿将近一年，与对方在同一个屋檐下过了那么长久的日子，从来都没有听对方露出过一丁点关于这个秘密的口风，难道，对方是一位深藏不露的江湖人物？想到这里，尤氏禁不住头皮一阵发麻，她似乎第一次感到面前这位自己天天叫着娘的老年妇女有些诡秘起来。

这时候，老年妇女却平静地望着脸色一阵白一阵青的尤氏，平静地说：“女儿，赶快把那个东西拉上来，千万不能让其他人看见了。”

尤氏回过神，急忙拉起那根细细的铜链，最后，浮出水面的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坛子。等尤氏把那个神秘的坛子抱进家门后，她才发现坛子里装着的绝对不是什么金银珠宝之类沉甸甸的东西，从手感上可以感觉到坛子中的神秘物件是轻飘飘的。

老年妇女仔细地关好柴门，又在屋子里四处巡视了一遍，确信没有什么地方隐匿着第三者后，她才找出一把尖刀递给尤氏，示意尤氏将那个密封的坛子打开。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尤氏终于打开了坛盖。

尤氏早先的猜测得到了证实：坛子里果然没有什么金银珠宝，只有秘密地竖着的一些竹筒。她将那些竹筒一根一根地从坛子里抽出来，小心地排到地上。尤氏惊异地翻看着那些竹筒，虽然她和那位老年妇女都不认识竹筒上的文字，但是有一点她是清楚的：这些竹筒上刻着的东西，一定非同小可，否则，藏匿这个秘密的主人，就不会费如此的心机，将它们装进坛子再沉入井底里去。“娘，”尤氏惊异地问，“这些竹片片，是哪个人藏到水井下的？”

老年妇女答道：“是我儿子。如果他还活着，你应该喊他三哥。”

尤氏更吃惊了，她心中立刻升起许许多多的疑问，想了想，张开嘴巴只问了一句：“娘，三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老年妇女先是平静地说：“一个大商人。”继而补充道，“一个大大的大老板。”顿了顿，紧跟着再次平静地补充道，“当年，你三哥拥有的财富，要买下半边这座古城，是完全可能的。”

一瞬间，尤氏完全迷糊起来：一位拥有巨额资产的大商人，为什么会破产到如此败落的地步？过了一会儿，

尤氏又问：“娘，那……三哥是怎么死的？”

“呛死的。”老年妇女回答完这句话，忽然间淌出两行热泪下来，“真的是人走背时运，喝水都会呛死人。你三哥，他……他……他……”老年妇女指着门外的四方井，伤心地说，“你三哥他就是喝四方井中的水，唉，气没顺过来，一口水就把他呛死了。”

这时候的尤氏，不仅迷糊而且还大惑不解起来。她迷糊的原因并非喝水会呛死人，这样的事情虽然鲜见但并非完全不会发生，她不解的是那位死亡多年的三哥与这些神秘的竹筒之间，到底有什么隐秘的关系呢？

老年妇女的夫家姓唐，在她非常年轻的时候，人们尊敬地称呼她为唐夫人。唐姓人家原本不是古城人氏，而是长江下游一座大城市中的豪商巨贾。豪商巨贾的意思是唐氏家族中无人做官，全都在生意场上做大买卖。生意做大了，摊子自然就铺得很开，因此，当年的唐家，在长江沿岸的各个港口，到处都购有地皮。古城旁边四方井这块地皮，就是当年唐夫人的丈夫买下的。唐夫人的丈夫在买下这块地皮以后，也许是发现这块地皮太小，又太偏僻，排不上什么大的用场，因此，在家族中那本《唐氏投资产业簿》上，居然漏掉了，没有登记。孰料，对于当年家大业大的唐家来说，这个小小的疏忽竟然会成为他们后人安身立命的地方。

唐夫人为唐家生育了三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生意场上名声响亮的唐大哥、唐二哥与唐三哥。这在过去重男轻女的社会，夫贵妻荣、母以子贵，唐夫人可以说是风光至极，拿唐氏家族中另外一些只生女不生男的妇人的嫉妒语言来说：唐夫人走起路来，衣裳角角都要打死人。

常言道：嫉妒生祸端。唐氏家族中另外一些人，眼见唐夫人的三个儿子在跟随父亲操练生意场的过程中，一个比一个有出息，一个比一个更能干，于是，良心一黑，全然不顾什么血脉亲情，买通一帮土匪，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试图将唐夫人全家赶尽杀绝，然后又以各种理由霸占他们名下的财产。在这帮土匪中，有一个天良尚未完全泯灭的小土匪，在将唐夫人、唐三哥与出生仅六个月的小狗儿追赶到后花园时，不忍心再下杀手，说：“唉，还是给唐家留一支树根（后代）吧。”

于是，他们祖孙三人沿长江逆流而上，到达古城的四方井。

唐三哥非常清楚，在这种时候，他倘若去投奔任何一位商界上的朋友都是危险的。俗话说得好：大人物可以同苦难，却不能共富贵；平民百姓可以同富贵，却不能共苦难。好在，四方井这块地皮是没有写上《唐氏投资产业簿》的，不为唐氏家族中的其他人知晓，他们尚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唐三哥将随身带出来的少量钱财，买下一些别人撤旧房处理的木材，盖了这座茅庐。

唐三哥不愧为曾经做过大生意的人，盖下茅庐后不久，他就将古城的风土人情摸透了，也让他摸出了一条专做泡粩的生意路子。在一般人看来，古城居民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泡粩，谁还会买一个外乡人做的泡粩呢？然而，见多识广的唐三哥却聪明地发现了四方井这口水井的独特水质，他采用了一套特殊的蒸煮工艺，做出的泡粩，绵软香甜，成了古城的一绝。不仅如此，唐三哥的聪明还在于，他做出的泡粩，只卖给那些外来的客商，绝不与古城的其他店铺争抢本地人的生意。

一眨眼，狗儿已经三岁多了。这时候的唐三哥，已经积蓄了一笔不小的钱财。一天下午，唐三哥将母亲悄悄地领进门，指着装在坛子里的那些秘密麻麻的竹筒，说：“娘，你不认识字。我把一些能够发大财的生意经，学古人的样子，全部刻在这些竹片片上，密封后再沉到那口四方井里去。”他调头望着在门外无忧无虑玩耍的小狗儿，伤感地说，“我将外出一段时间，收一些过去做生意时人家欠我的旧账。如果我三年五载都没回来，狗儿就交给娘，等狗儿再长几岁后，为他请一位先生教他读书。”他又低头俯视着坛子里的竹筒，“等狗儿长大了，再将井底的竹片片取出来，把我留下的发大财的生意经交给他仔细研读。”接着，他又将嘴唇凑到母亲耳边，将那则做泡粩的秘方和独特工艺说了，最后，他再三叮嘱道，“没有遇到万分可靠的人，千万不要泄漏出去。娘，这可是你和狗儿将来的活路啊！”

唐夫人对儿子说外出收点旧账的话信以为真。在过去交通极其不发达的年代，天南地北地跑几圈，也的确需要花相当长的时间。在儿子走后的几个月里，唐夫人靠着儿子临走时留下的一笔钱财，与孙子狗儿平静地生活着。

其实，唐三哥对母亲撒了谎。他外出并不是收什么旧账，而是潜入老家，用钱买通了另一帮土匪，将过去陷害他们一家的唐氏族人悉数杀尽，报了血海深仇。但是，在复仇的过程中，唐三哥本人也同样身中刀伤。等他星夜兼程赶回古城四方井时，唐三哥不仅心力交瘁，还口干舌燥。他先激动地对着柴门喊了一声：“娘，我回家了。”

接着，他“渴”不可待地扑向四方井，埋头狂饮起来。

世上似乎真的有报应一说，将仇人满门杀绝的唐三哥，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家门口这座四方井中甘冽可口的井水，会呛入他的气管，立刻就要了他的性命。

唐夫人在屋里听到的一个人的声音，就是唐三哥那一声“娘，我回家了”的兴奋喊声，等她奔出柴门时，看到儿子全身扑倒在四方井边，双眼上翻，已经断气了。

从此，唐夫人与孙子狗儿相依为命，靠乞讨维生。

唐夫人给尤氏讲完以上故事后，已经泣不成声了。

尤氏目瞪口呆地望着她。尤氏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位花发满头的老年妇女，她的过去竟然是一位富家老太婆；尤氏更不会想到，这位生计异常艰难的老年妇女，却还秘藏着这样一个可以发大财的生意经。许久，尤氏才回过神来。她急忙给老年妇女揩干泪水，轻声安慰道：“娘，你虽然失去了唐三哥这样一位能干的儿子，但是，娘，请你放心，自从我认下你这个娘后，做女儿的尽管没啥能耐，就算挑一辈子的井水卖钱，我也一定要将娘养老送终。”

这时候，老年妇女也平静下来，她一把抓住尤氏的手，指着地上的竹筒，问：“女儿，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把这个做大生意的秘密告诉你吗？”

尤氏不解地望着对方，“娘，你……”

老年妇女摆了摆手，示意尤氏不要打断她的话。她接着刚才的话说：“我之所以与孙子狗儿一直守着这个破败的茅草房不愿外出讨饭，就是因为四方井里藏着这个做大生意的秘密。我虽然不识字，不知道那些竹片片上都刻了些什么，但是我儿子过去是做大生意的呀，他把发大财的秘密刻到竹片片上，肯定是很重要的东西。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寻找一位可靠的人，把这个秘密交付与他（她），唉……”老年妇女长长地叹息一声，“可是，人海茫茫，我又到哪里去寻找这样一个有良心的人呢？”老年妇女望着尤氏，两眼重新闪起泪光，“女儿，你是老天爷送给我的好女儿。只可惜你……”

“只可惜我不识字，无法读懂竹片片上的生意经。”尤氏立刻抢着说，“不过，娘，你放心，从明天开始，我每天再多卖几担井水，再多赚点钱，为狗儿请一位先生，教他认字。”尤氏指着地上的竹筒，说：“这些发大财的生意经，等狗儿长大了再交给他，到时候再告诉他：这是他爸爸留给他的传家宝。”忽然间，尤氏跪倒在老年妇女面前，流出了满眼的清泪，“娘，如果女儿做不到这一点，就让天上的雷神爷把我劈成肉粉粉！”

老年妇女急忙将尤氏拉起来，含着泪光，激动地说：“女儿，你是一个什么品性的人，娘早就看出来了。”她说，“女儿，从明天开始，你不必再挑井水卖钱了。”

尤氏不解地望着老年妇女，不解地问：“娘，我不挑井水卖钱，我们靠什么来生活呢？”

这时候，老年妇女轻轻地微笑起来，她指着尤氏，神秘地说：“女儿，过好日子的办法，就长在你的一双手上啊！”忽然间，老年妇女兴奋起来，“女儿，走，到四方井边，我再详细告诉你过好日子的办法。”

老年妇女与尤氏一起，重新将那些竹筒密封在坛子里，重新沉入四方井里去。眼看着井水由激动复归于平静后，老年妇女才拉起尤氏的手，将那个过好日子的办法细细地说了出来。

这个过好日子的办法，就是唐三哥生前留给他母亲的做泡粩的绝技。

前文提到过，在这座江边古城，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泡粩，泡粩既是当地人每天习惯了的早餐，也是一种便于携带的小食品。问题在于，泡粩虽然人人会做，但是要做出特点与特色，却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许多传统食品的所谓秘方，说穿了就是工艺创新，这就好比用木蒸笼蒸饭，过去的每一位家庭妇女都会做，但蒸出来的饭却千差万别：或太硬、或太软、或夹生，等等。

尤氏原本就是做泡粩的高手，只是，她那所谓的高手，也就是在传统的基础上沿着前人走过的旧路熟门熟路地走过去而已，做出来的泡粩，仅仅是可以吃。现在，听完老年妇女的泡粩绝技，她忽然间有一种受到高人指点、如同醍醐灌顶般地醒悟过来，生平第一次感觉到，要将平平常常的泡粩做得来更好吃，居然会有如此多的学问。尤氏望着老年妇女，惊喜地说：“娘，我明天就开始做这种泡粩。”

尤氏做事讲究善始善终，第二天，她最后一次挑着四方井的水，一 一地来到过去的买主家里，给他们讲明：从明天开始，她不再挑水卖钱了。对于那些喝惯了四方井的水的人们来说，这是他们富裕生活中的一个很大的遗

憾。然而，在古城，除了尤氏，谁还愿意去做这种卖水的分分钱呢？

接下来，尤氏将积蓄全部取出来，开始了她的泡粑计划。

首先，她特意选了一口上等乐山青石小磨，将那口青石小磨安装在堂屋里。为什么青石小磨一定要选择四川乐山地区打造的呢？因为四川乐山地区出产的青石小磨，石材坚硬、磨牙梳直、不易磨损，研磨出来的米粉细腻，浆汁白嫩；其次，她将紧挨堂屋的那间大屋子打扫干净，满满地铺上阴山坡的青篾竹席。什么叫做阴山坡的青篾竹席呢？太阳升起的方向是东方，早晨阳光初照得山坡叫做阳坡；太阳落山的方向是西方，洒满晚霞的山坡叫做阴山。阳坡上生长的植物与阴山上结出的果实是不一样的，我们时常看到某些有经验的买家到水果市场挑选水果时，往往会问出一句行话出来：“这是阳坡水果还是阴山水果？”事实上，这些行家们关心的是水果的口味。

——至于阴山青篾竹席的妙用，后文将有叙述。

最后，她买了一批质量最好的糯米，又买了一批白番薯。白番薯是泡粑绝技的第一个秘密。人人皆知，泡粑是糯米做成的，上等的泡粑必须要上等的糯米。问题是，如果全部采用上等糯米，必然导致成本上升；为了降低成本，那位见多识广的唐三哥，异常聪明地加入白番薯。在四川的大部分地区，人们称番薯为红苕，是一种喂猪的主要饲料，与糯米比较起来，两者的价格真是云泥之别。那么，为什么要用白番薯呢？因为白番薯与糯米磨成浆后，沾和力强，口感好，与糯米混合后，不易察觉。还有更重要的一点，糯米是补性，大凡补性食物的副作用就是上火，俗话说造热；白番薯则刚好相反，它是泻性食物，有通气功能，利于消化。因此，古城其他人做的泡粑，多食几次就会产生腹胀和上火，而唐三哥做出的泡粑，即便是天天顿顿吃，也决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准备工作做好后，尤氏便开始了做泡粑的独特的工艺流程。

### 第三章 中年客商与乳房创意

如果读者朋友们需要了解尤氏泡粑在后来闻名遐迩的传奇秘密，那么，下面这一段叙述，就变得很重要了。

按照传统工艺做泡粑的过程，先将糯米用温水泡软，再放到石磨中研成米浆，用一块白布过滤，最后放进竹蒸笼里蒸熟即可。然而，唐三哥留下来的泡粑秘方恰恰有许多与众不同的反传统的工艺流程，用现代语言来说，也许，这就是创新。

第一道与众不同的工艺是先将糯米放进铁锅中煮得半熟，再用一块白布滤起来，待滴干水汁后，送到那间铺满阴山青篾竹席的大屋子里，把已经煮软的糯米均匀地摊开，晾晒起来。这个所谓的晾晒，也只能是有晾无晒。按照唐三哥在秘方中的说法：先煮出糯米中容易上火的成分，送到阴凉的地方阴干，使糯米中上火的成分不复再来。然而，糯米本身是一种食补物品，它的副作用虽然容易上火，但主要作用还在于养身，如果将煮软的糯米直接摊到地上或其他物件上，就会导致上火与养身的成分一块流失；如果摊到用阴山坡上生长的青竹做成的篾席上，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据说阴山坡上生长的青竹具有神奇的滋阴疗效。不仅如此，在阴山青篾竹席上晾干的糯米做成的泡粑还有一种独特的清香口感。这个晾晒的过程是不能见阳光的，否则，那种火气又会回到米粒里去。第二道与众不同的工艺是将已经阴干的糯米用甘冽的井水浸泡起来，直到米粒在手指间能够弯曲但又不会折断为止。然后，拌入切成碎块的白番薯，送进石磨中磨成浆汁。最后一道与众不同的工艺是蒸熟。这个蒸熟过程的关键在于掌握火候，火候太老，则泡粑失去绵软；火候太嫩，则泡粑容易夹生。

终于，在春天的一个下午，尤氏按照唐三哥留下来的泡粑秘方，蒸出了第一笼泡粑。

当那笼泡粑从热气腾腾的铁锅中端起来放到桌面上时，尚未打开蒸笼盖，凭直觉，尤氏就知道她成功了，因为从白雾蒸腾里冲出一股闻所未闻的香气，让这位过去闻惯了泡粑气味的高手也情不自禁地舌底生津起来。

就在这天下午，尤氏担起水桶重新出现在古城的主街道上。不过，这一次，水桶里装着的并不是四方井中甘冽可口的井水，而是她蒸出的第一笼泡粑。她将泡粑切成若干的四方块，仔细地放进水桶里，在桶口上蒙上一层白布。最后，她谨记老年妇人的告诫：穷人莫与富人斗、富人莫与官方争，女儿啊，你千万不要与本城其他商家争夺泡粑客户。

泡粑既然不卖与本地人，那么，只好到码头上，卖给那些往来不息的大小生意人。

尤氏挑着水桶，怀着一份莫名的激动心情，径直朝码头走去。没多久，到达码头。她将水桶放到一步石梯上，揭开蒙在桶口上的白布，红着脸，犹豫片刻，鼓起勇气，忐忑不安地喊出了她生平第一次生意人的吆喝声：“泡

粑，新鲜热烙的泡粑哟。”

就在尤氏喊出第三声的时候，一位穿着长衫的中年客商刚好路过这里，听到尤氏带着颤音的吆喝，他觉得有些怪异，禁不住调头看了一眼满脸绯红的尤氏。这一望不要紧，尤氏那一副初生意经的紧张神态使那位中年客商停住了脚步，他想笑却又不好意思笑出来。他走到尤氏面前，埋头看了一眼水桶里的泡粑，问：“怎么卖？”

尤氏心里虽然清楚对方是问泡粑的价格，但是第一次做生意的她太紧张，吱吱唔唔了半天，竟然涨红着脸说：“老板，钱，你看着给好了。”

那位中年客商笑了笑，问：“如果我吃了你的泡粑，又没有钱付给你呢？”

在那位中年客商的想象里，对方听到他这句玩笑话，要么不再理他，要么一转身挑起水桶离去，吃泡粑不花钱，世上哪里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情？

没料到尤氏听到这句话，二话没说，立刻从水桶里取出两块泡粑递到中年客商手中，实实在在地说：“这泡粑是我亲手做的，本来就值不了几个钱。老板既然想吃，我就送两块给你吃。老板吃了泡粑不给钱，很可能是你这时候身上没带钱。”

尤氏出人意料的举动，反倒让那位中年客商大吃一惊。一时间，他手里托着两块泡粑，瞪大双眼，竟然愣愣地站在那里，仿佛木了一般。就在那位中年客商发愣的时候，又有许多客人围了过来。在泡粑香味的吸引下，不一会儿，水桶里的泡粑，就卖的干干净净。等那位中年客商回过神时，尤氏已经挑起水桶离开他好几步石梯了。他急忙喊道：“我还没有给你钱。”

尤氏头也不回地说：“我早先已经说过了，你身上有困难，那两块泡粑送给你吃，不要你的钱。”

那位中年客商轻轻地摇了摇头，自言自语道：“世间上，怎么会有这样老实的生意人，把我说的一句玩笑话当成真的。”眼见尤氏的背影越来越远，他急忙问，“卖泡粑的女子，我该如何称呼你？”

尤氏头也不回地答道：“我夫家姓尤。”

“尤夫人，”那位中年客商远远地问，“你明天还来不来卖泡粑？”

尤氏仍旧是头也不回地答道：“我明天下午来。”

直到尤氏的背影完全消失在古城的街道上后，那位中年客商才再一次轻轻地摇摇头，慢慢地向停泊在码头边的私家船上走去。就在他的一只脚踏上船舷时，他忍不住咬了一口手中的泡粑。他立刻在心里惊叹起来：天哪，这真是人间少有的美食啊！那位中年客商一生都在生意场上闯荡，在四处行商的旅途中，什么样的南方北国的美味都吃过，却很少有一种食物可以使他啧啧称奇的。于是，那位中年客商在心里打定主意，明天下午，一定要多多地买些这样的泡粑，还要多多地付给那位尤夫人的泡粑钱。

然而，就在那天晚上，那位中年客商忽然接到一封紧急信件，他必须立刻驾船离开古城，前往长江下游的另一个码头。当木船驶离古城码头之际，那位中年客商站在船头上，望着黑沉沉的江面上星星点点的渔火，想到自己因一句心血来潮时的玩笑话，竟然欠下了一位老实本份的尤夫人的一笔泡粑债，他禁不住悔恨地长叹一声，自言自语道：“尤夫人，我下次到古城，一定加倍还你的情。”

等到那位中年客商回到古城的时候，已经是半年以后的事情了。

话题还是回到尤氏身上。

那天下午，尤氏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砰一声关上柴门，把老年妇女拉到床边坐下，先是激动地诉说了一遍泡粑受欢迎的经过，接着从怀里掏出钱来，仔细地数了好几遍。她真的不敢相信：一蒸笼泡粑的收入，居然比过去挑一个星期的井水赚的钱还要多。尤氏望着老年妇女，激动地说：“娘，我们真的开始过好日子了。”

老年妇女对于尤氏的激动并不奇怪，或者说，泡粑的畅销早已是她意料之中的事情。她一下接一下地抚摸着尤氏的头发，轻轻地说：“女儿，我把做泡粑的绝技传给了你，将来，你一定要把四方井里的秘密亲口告诉狗儿。”

尤氏明白老年妇女的心思是什么，她立刻说，“娘，你一万个放心。四方井里的秘密，将来，我只告诉狗儿一人，绝对不会再有其他人知道。”尤氏特意强调说，“包括我的女儿尤家坡，都不会让她知道的。”见对方放下心来，尤氏又补充道，“等过段时间，我一定到城里为狗儿寻一位教书先生，教狗儿好好读书。”

尤氏说这句话的时候还不知道，一个男人即将进入她的生活里。

那位男人就是那位中年客商。

前文说过，那位中年客商因为一句心血来潮时的玩笑话，从而欠下了尤氏的两块泡粩钱。不知为什么，在商海里浸淫了几十年的中年客商，早已习惯了生意场上彼此之间货款的赊欠，而且赊欠的货款数目往往还很大，相比之下，尤氏的两块泡粩钱，根本不屑一提。然而，不知为什么，在品尝了两块绵软香甜的泡粩后，中年客商的心里反而前所未有地沉重起来，他曾经对一位朋友说：“我可以拖欠那些大老板成千上万的钱，却不可以忘记一位小商贩的分毫银子。”

半年后，那位客商又一次来到了古城。

与半年前的情况略有不同的是，尤氏的泡粩已经在那些南来北往的外地客商中间略有薄名了，她也用不着站在码头的石阶上忐忑不安地叫卖了。这时候的尤氏，依旧保持着将泡粩装到水桶里，每天下午挑到码头上，只要水桶一落地，片刻功夫，一担泡粩就被那些外地客商一抢而空。尤氏卖泡粩有两条自己给自己定下来的规矩：一是每天只卖一担，不会多，也不会少；二是不定价，也不讲价。客人拿了泡粩，愿意给多少钱，随客人的心性行事。给多了，她不会找补；给少了，她也不会讨要；即便不给钱，换来的也只是她一脸淡淡的微笑。

就在这天下午，当夕阳把江水浸成红色粲然的时候，一艘木船缓缓地驶进码头。船头上伫立着那位身穿长衫、双手背在身后的中年客商。江风吹起长衫后面的摆尾，如同他此时此刻心中飘飞起来的思绪一样。木船即将靠岸的时候，那位中年客商远远地望见了尤氏，此刻，尤氏正担着泡粩，一步一步地走下阶梯，朝着码头而来。中年客商急忙回到船舱中，从一口箱子里找出一块用牛皮纸包裹着的木板。这块木板是他专门为尤氏制作的。在中年客商的想象里，尤氏将泡粩挑到码头上后还要使劲地叫卖一阵才能把一水桶泡粩卖完。但是，等他不紧不慢地吩咐助手将木船泊好后，站到岸上，已经不见了那位卖泡粩的女人。能够看见的，只是许多外地客商手里正在津津有味地品尝着的泡粩。他有些奇怪地拦住一位客人，问：“朋友，刚才那位卖泡粩的女人呢？”

那位客人一边吃着泡粩一边打量着中年客商，反问：“你是不是想买她的泡粩？”没等中年客商回答，却立刻说，“今天没有了，她每天下午只卖一担。”他说，“你真想买的话，明天下午早点在石梯子上等她。”

等那位客人走远后，中年客商才回过神来，望了望手里抱着的木板，自言自语地说：“看来，她的泡粩生意已经做上路子了，哪里还用得着我为她操这份闲心。”

想到这里，他回转身来到岸边，正待将一只脚踏上船舷上时，手中抱着的木板忽然提醒了他，自己还差对方的两块泡粩钱，这份欠账一定要加倍地还给她。于是，中年客商重新沿着岸边的石梯，一级一级地走到古城的大街上。好在，古城虽然是商贾往来的贸易港口，但毕竟是一座江边小城，要打听“每天下午只卖一担泡粩给外地客商”的这样一位看似平常却很特殊的女人，是一件并不困难的事情。

当中年客商在一家茶馆里打听尤氏住家时，一位正在喝茶的老头立刻站起身，把中年客商拉到大街上，指着大街尽头说：“你对直走，不要拐弯，走到街尾，就会看到一棵大黄葛树，黄葛树边边有一座茅草棚棚，就是那位卖泡粩女人的家。”说完，那位老头望着中年客商，奇怪地问，“你是她娘家的亲戚吗？”

中年客商未置可否地点点头。

他谢过那位老头，快步朝大街尽头走去。没有多久，他就远远地看到了一棵高大茂密的黄葛树；再后来，他就看到了一坐落满黄葛树花瓣的简陋茅屋，以及在茅屋前的院坝上不知生计忧虑地玩耍嬉戏着的两个小孩；最后，他看到了一口四四方方的水井。一阵山风吹来，黄葛树上的花瓣便纷纷扬扬地飘落在四方井周围。中年客商先是来到四方井边，掬起一捧井水喝了一口，禁不住暗暗惊叫起来，心想，难怪她做出的泡粩如此好吃，原来有如此好的一口水井。接着，他慢慢地走到茅屋院坝上，在两个小孩惊奇的注视下，悄无声息地站到那扇破旧的柴门前。中年客商只朝屋里看了一眼，一刹那，他几十年未曾流过泪水的双眼，不知为什么，立刻蓄满了两汪清亮的泪水。

那么，那位中年客商看到了什么呢？

他看到那位卖泡粩的年轻妇女只穿着一件打了无数补丁的薄薄单衣，正满头冒汗地推着一口石磨。在石磨旁边，坐着一位满头花发的老年妇女，正一勺一勺地往磨眼中添着泡粩原料。屋子里，除了角落中铺着一排木板床，再无更多可以称得上安家的东西。唯有夕阳穿过木板壁间的条条缝隙，给这间一贫如洗的茅屋带来一丝丝活下去的希望。让中年客商两眼蓄满泪水的还不是茅屋中一穷二白的表象，而是那位推着石磨的年轻女人当初卖泡粩时的平民本色。中年客商立刻想起当初自己在码头开玩笑说吃了泡粩不给钱时，尤氏那一副极其认真的善解人意的口吻：“这泡粩是我亲手做的，本来就值不了几个钱。老板既然想吃，我就送两块给你吃。老板吃了泡粩

不给钱，很可能是你这时候身上没带钱。”要知道，他赊欠至今的两块泡粑钱，可以换来对方单薄的衣服上好多块补丁。

这时候，尤氏与老年妇女同样吃惊地发现了站在门口的中年客商，看着粲然的夕阳将这位陌生客人华贵的身影投进昏暗的屋子里，她们母女俩面面相觑，一时间，竟然都愣住了。

中年客商明白她们的疑惑，他急忙掏出一块手帕，装出被灰尘迷了眼的样子，飞快地擦掉眼中的泪水。等他跨进屋门的时候，他的手中已经多了一卷钞票。他望着尤氏，说：“尤夫人，半年前，我欠了你两块泡粑钱。今天，我是特意来还钱的。”

尤氏虽然对面前这位客商的人样子印象已经很模糊了，但是对当初欠出去两块泡粑的事情还留有记忆，因为那天是她生平第一次到码头卖泡粑，又因为第一次照顾她泡粑生意的竟然是一位忘记了带钱的外地老板，所以，她记住了第一笔欠款。等到中年客商提起这件事时，尤氏才回忆起对方来。

尤氏正准备招呼中年客商进屋，却不料对方摆了摆手，指着院坝说：“尤夫人，我就在这院坝坐一会儿。”

尤氏想了想，说：“你看我家里这个样子……唉，也好，外面院坝上反而还干净一些。”

在院坝上坐下后，老年妇女立刻从外面抱起一捆柴，刚要进屋时，中年客商一眼就看透了老年妇女的意思。他急忙说：“老人家，你不要去烧什么开水。”他指着不远处的四方井，“那口井里的水，我早先喝了几口，很好喝。能不能给我舀一碗？”

老年妇女想了想，也同意了。

中年客商在喝完一碗井水后，这才想起带来的礼物。他将木板上的牛皮纸拆开，取出一块桌面般大小的木板，送到尤氏和老年妇女面前，说：“老人家、尤夫人，这个东西，是我天遥地远地从家乡带来送给你们的。有了这个东西，你们做出的泡粑不是更出名吗？”

中年客商感念尤氏送泡粑的一片质朴，决定赠一个可以发财的东西给她。这个东西，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广告。不过，那时候，人们做生意还没有现代人的所谓广告意识，那时候的广告载体，主要靠生意场上那些南来北往的人们一传十、十传百地口碑相传，扩大影响。

说起那块中年客商赠给尤氏的广告木板，还要归功于一位叫桃红的妓女。

桃红是一位十六岁出头的乡村少女，因为家贫，又因为模样儿清纯漂亮，所以，被妓院的鸨母一眼看中，以三寸不烂之舌说活桃红父母的心眼，将其卖到妓院里来。

那时候，长江边的各个水码头，都有为数众多的大小妓院。这些妓院的主要顾客，就是那些常年飘浮在外的各色客商。对于那些行色匆匆的客商们来说，在远离亲人的他乡异地，不用动任何真正的感情就可以花钱买一个晚上的温柔，倒也符合交易的公平性，因此，商人重利轻别离这句话，用在这样的皮肉关系上，确是实情。

半年前的一个晚上，中年客商在做完生意后，腰上的钱袋里又大大地进了一笔利润。落寞中，他走进一家熟悉的妓院，问鸨母：“有没有新角（刚进妓院的年轻女人）？”

鸨母一见是过去的老顾客，且又见中年客商出得起大价钱，于是便将桃红领到他面前，喜滋滋地介绍说：这位十六岁的乡村妹子桃红，刚来不久，只接待过两位客人，还没染上多少风月花露，虽然对男女风情还很陌生，但是身价还没有掉下来，等级也不错。

中年客商知道，只接待过两位男人的妓女，其含金量当然比那些风情万种的女人要贵重得多。好在今天生意顺手，拿钱买一个晚上的高兴有何不可？这，原本就是中年客商到这里来的唯一目的。然而，中年客商始终是生意人，得与失原本就是一闪念之间的事情，等到把桃红领进客房，看着那位十六岁的乡村少女木纳地站在床前，双手不知所措地绞着衣襟，中年客商又后悔起来，在心里骂着自己，花了一个大价钱，看了一回木头人，他妈的，早知如此，老子还不如去奸尸。有了这样一个特别不合算的想法后，中年客商便动手脱光桃红的衣服，将她横陈在床铺上，左手持灯，右手在桃红的身体上轻轻地滑动着。每每摸到一个敏感的地方，中年客商就使劲掐一下，手掌下的那个女人身体，自然就会痛楚地抖动一下。在桃红一次又一次轻微的疼痛声时，中年客商的嘴里，就会冒出一句：“这里少了一张纸。”

只有中年客商本人才清楚，这里少了一张纸的意思是这个地方又被我玩掉了一张钱。后来，中年客商终于摸到了桃红胸膛上两个小小巧巧的乳房。初涉情场的少女与久淫欢窟的成熟女人的乳房，肯定会有很大的区别，对

于这种人“身”体验，中年客商了如指掌。

然而，就在中年客商刚刚准备紧紧地捏一把乳房里那两颗坚硬的内核时，一直默默地忍受着疼痛的桃红忽然间双目流泪。她轻轻地哀求道：“伯伯，你就干脆脆地要了我吧。你千万不要下死心捏我的咪咪（乳房）。伯伯，我不敢哄你，昨天晚上买我的那个叔叔，已经把我的咪咪整得像泡粑一样肿起来了。我求你了，伯伯。”

听完桃红的话，他脸上竟然红了起来，埋头仔细看了看桃红胸膛上的乳房，果然，那两个小小巧巧的乳房上印着许多或青或紫的手指印。他禁不住骂道：“他妈的，那个叔叔真是没有良心。”继而想到自己的举动，与昨天晚上那个在桃红身上没有良心的叔叔又有什么区别呢？因此，他的脸上，便越发地红了起来。想了想，中年客商拿起桃红的衣服，正准备披到她身上去，却猛然想起桃红刚才说的“像泡粑一样肿起来”的话。这句话似乎使中年客商忽然间想起了什么？他急忙找出几根红线，将桃红那小小巧巧的乳房量下了几个尺寸。他说：“你穿好衣服。今天晚上，你放心地睡一个清静觉。”接着，他又重重地补充了一句，“我不要你。”

那天晚上，对于这位十六岁的乡村少女桃红来说，真是一个让她感到莫名其妙的夜晚：那位买了她一夜春宵的中年客商，不但没有要她，相反，还在桌上伏案忙碌了一个通夜。等到天光大晓时，对方才卷起桌上的一张纸，站起身，朝着她点了点头，神情愉悦地离开了妓院。

妓女桃红永远都不会明白，中年客商在她的身上，找到了一条帮助尤氏做泡粑的财路，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广告创意。后来，中年客商回到家乡，立刻找来木匠，在一块木板上按比例挖了三排圆孔。那些圆孔的大小、形状，就是按照桃红小小巧巧的乳房做的。在每一个圆孔的边沿上，都刻上两行字：尤氏泡粑，货真价实。

在中年客商的创意里，那位卖泡粑的年轻女人尤夫人虽然做出的泡粑是人间一绝，可惜很难脱俗。这里的脱俗不是指泡粑的口味，而是指泡粑的形状。在中年客商南来北往的见识里，还没有看见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商家是与众不同地将泡粑做成乳房形状的？此其一；其二，尤夫人的泡粑虽然是美味，但是在江湖上还没有名气，如果在卖出的每一个泡粑上都印有“尤氏泡粑，货真价实”这八个字，那么，用不了多久，那些来来往往的商贾们，就会把尤氏泡粑的名声带到天涯海角。

——尤氏泡粑后来的发展，果真应验了中年客商的创意。

中年客商在将那块木板郑重地交到尤氏手里时，也把他的创意条理清晰地讲述给了尤氏。当然，他隐瞒了发明的最初创意来自妓女桃红身上的事实。

尤氏接过木板，左看看右瞧瞧，似乎不太相信这样一个东西就会使她做出的尤氏泡粑名扬天下？

倒是那位老年妇女，双目发亮地从尤氏手里取过木板，一边轻轻地抚摸着那些圆孔，一边喃喃地自语道：“这种做大生意的聪明办法，只有我的三儿子才想得出来。”

中年客商不解地望着老年妇女，不明白她嘴里说出来的三儿子是什么意思。

老年妇女这句冲口而出的话只有尤氏才明白，三儿子就是那位曾经在生意场上纵横驰骋的唐三哥。

“女儿，”老年妇女拉了尤氏一把，说：“你把两个小娃娃一起找来。”

两个小孩就在旁边。

老年妇女带着一家人，忽然间并排着跪倒在中年客商面前，感激万分地说：“大贵人，你真是我们一家老少的大贵人。”

生意人的眼光是何等的利害，尤其是像中年客商这样久浸商海中的老江湖，全靠一双世故眼睛来识别人情。如果说先前他还有些忽略了那位老年妇女的话，此时此刻，就凭老年妇女对待木板的态度上，他已经吃惊地发现老年妇女跟年轻的尤氏比起来肯定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物。当然，如果中年客商知道了面前这位满头花发的老年妇女就是唐三哥的母亲的话，他吃惊的地方就不会在木板上了。等他将来老年妇女一家人拉起来时，他对老年妇女的重视程度就大不一样了。他试探道：“老人家，你过去到过许多地方吧？”

老年妇女没有回答中年客商的问题，却用一根手指轻轻地触摸着圆孔里面那“尤氏泡粑，货真价实”八个字，反问：“大贵人，这些字是你亲自刻上去的？”

中年客商解释道：“字是我写的，但却是木匠刻上去的。”

想了想，老年妇女又轻轻地问：“大贵人，你家里有几个读书人？”

中年客商不知道老年妇女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虽然，他眼睛里虽然装满了疑惑，但是，嘴里却答道：“老

人家，我家里全都是读书识字的人。老人家，你问这个……”

老年妇女没等中年客商说出心中的困惑，话锋一转，问起了另一个问题：“大贵人，你的货船什么时候离开古城码头？”

“明天一早。”

第二天清晨，江面上还挂着薄薄的晨雾，能见度不是很好。但，为了赶路，中年客商还是吩咐助手们准备开船。

就在这时，尤氏肩上挑着一担以那块木板为模子做出来的第一笼乳房形状的泡粩，手牵着老年妇女来到码头上。在她们身后，跟着那位叫狗儿的小男孩。不过，在临出门前，那位老年妇女思前想后，为了唐氏血脉的人身安全，在征得尤氏的同意后，老年妇女隐去了狗儿的真实唐姓，给他取名：尤四方。

老年妇女要让狗儿永远记住四方井旁边尤氏两母女的恩德。

这是老年妇女第一个真正的意图。

那么，老年妇女给嫡孙狗儿改名尤四方的第二个真正的意图是什么呢？

前文说过，老年妇女过去的尊贵称呼叫做唐夫人，她本人虽然不识字，但是唐夫人的丈夫与儿子们不但识文断字，还能将生意做得来闻名江湖。因此，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唐夫人的见识自然就会超过许多的家庭妇女。昨天下午，当中年客商亲自到四方井边的茅屋“赠”木板时，她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托底机会，面前这位中年客商不是一般的生意人，也不同于一般的读书人，而是一位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和玉”中领悟到了读书真知的高人。用现代语言来说：中年客商是一位真正的儒商。在老年妇女的见识里，没有文化的生意人，大多流于俗气；而一门心思埋头读死书的人，却又成了百无一用是书生。在老年妇女看来，要恢复唐家往日在商界上的雄风、要重现唐家昔日在生意场上的辉煌，没有文化的生意人做不到，读死书钻故纸堆的书生也做不到。道理很简单，任何书本上的文字要教给人们的只是如何把生活过得更好，而书本上的文字本身并没有生命，因此，虽然读了许多书，却如同不识字一般的处世作风，才是到达了读书的最高境界。老年妇女将嫡孙尤四方托底给中年客商的第二个真正的意图是，她要中年客商带着尤四方走南闯北、真正地做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真正地见多识广。问题是，那位中年客商是否会收下这样一位特殊的弟子呢？毕竟，中年客商与往日的唐家并无任何人情上的往来，与今日的尤氏一家也无生意上的交往。经过一夜的思考，临到天亮，老年妇女终于想通了一个道理，不管是无文化的小生意人也好、还是做大宗生意的儒商，只要一脚踏进了商界，那么，在千奇百怪的经商手段下，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字：钱。对了，追求赚更多、更大的钱，是世界上每一位生意人唯利是图的最终目的。而儒商们的唯利是图，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最后，老年妇女一横心，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果然不出老年妇女所料，中年客商先是收下尤氏送来的乳房形状的泡粩，得意地看着印在泡粩上的“尤氏泡粩、货真价实”八个字，忍俊不禁地笑起来。除了中年客商自己，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为什么忍俊不禁。他忽然想起妓院中那位十六岁的乡村少女桃红胸前两个小巧秀美的乳房，经过自己偶然间得来的创意，现在竟然活灵活现地再现在尤氏泡粩上。中年客商一边笑一边说：“好吧，这一笼泡粩，我就收下了。”

就在这时，老年妇女与尤氏忽然间双双跪倒在中年客商面前，不约而同的说：“大贵人，我们母女二人还要请大贵人再送一个天大的人情给我们。”

中年客商大吃一惊，急忙将她们扶起来，不解地问：“老人家、尤夫人，有什么难处，请讲。”

老年妇女看了看四周，请求道：“大贵人，能不能另外找个地方说话？”

中年客商仔细地打量着老年妇女，见对方一脸的庄重之色，想必是有重大的事情相告，于是，他立刻收敛起笑容，对身边的助手们吩咐道：“你们到码头上去，过一会儿再上船。”等那些助手们下船后，中年客商将他们领进船舱中坐下，问：“老人家、尤夫人，发生了什么事情？”

老年妇女将尤四方推到中年客商面前，说：“大贵人，这是我的孙子，从今天起，我将孙子交给大贵人，请大贵人带着他吹一吹外面的风雨。”

听完老年妇女的话，中年客商并没有像尤氏想象中的那样大吃一惊，他只是把双手背在身后，先是讳莫如深地将老年妇女、尤氏、小狗儿一一地打量一番，接着把小狗儿拉到身边，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发，最后，中年客商忽然问：“老人家、尤夫人，如果我的判断没有错，你们过去……”略略犹豫了一下，“很可能不是一家人吧？”

老年妇女与尤氏惊愕万分，她俩面面相觑，不明白这位路过古城水码头的陌生的中年客商是如何知晓她们不是一家人的？

中年客商仍旧讳莫如深地笑了笑，淡淡地解释：“老人家、尤夫人，我怀疑你们过去不是一家人，其实并没有什么秘密。”他说，“昨天下午，我与你们在茅屋院坝上谈话时，老人家与尤夫人的言谈举止，人性深处的本色是大不一样的。”见她们仍旧一脸困惑的神态，中年客商打了一个通俗的比方，说：“老人家、尤夫人，民间好像有一种说法，相亲要看丈母娘。这句话的意思是，要考察某位女子的本色如何，只要看看这位女子的母亲在几十年中的为人处世，就能够得出一个八九不离十的结果。”接着，中年客商微微地笑起来，“老人家，你昨天抚摸那块泡粑木板的举动，就让我猜到你的过去绝对不是住在四方井旁边茅屋里长大的女人。”

中年客商的解释虽然使老年妇女和尤氏放下心来，但是，却更坚定了她们送狗儿出门的决心。在她们看来，中年客商真是了不起，仅凭短短的一个接触机会就看出尤氏家庭的组合秘密。接着，尤氏就将他们一家是如何组合成这样一个特殊家庭，以及如何开始做泡粑生意的过程诉说了一遍。当然，尤氏隐瞒了老年妇女过去的身份是唐夫人这一段惨痛的经历。最后，尤氏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小的布口袋，双手捧到中年客商面前，说：“大贵人，这点钱，是我半年来做泡粑生意的全部收入。原本想在古城为小狗儿……不不不，”尤氏猛然想起狗儿已经改名为尤四方，急忙更正道：“原本想用这点钱为尤四方请一位先生教他读书，没想到会遇上你这样的大贵人，这真是我们尤氏的满门福份。这点学费……”

中年客商一只手将那个布口袋轻轻挡了回去，问了一个让尤氏意想不到的问题：“尤夫人，你自己的亲女儿尤家坡，与尤四方的年纪相仿，你为什么不送她读书呢？”

尤氏诚惶诚恐地说：“大贵人，像我们这种人家，能够供养一个人读书都很艰难了，哪里还能够养另一个读书人？”

中年男人偏过头，双眼发亮地望着老年妇女，严肃地问：“老人家，为什么你也同意尤夫人的意见呢？难道说，就因为尤四方是男孩而尤家坡是女孩吗？”

老年妇女听出中年客商话中隐含的责备意思，她说：“大贵人，我之所以让尤四方跟着你走出古城，到外面见识大世面，不完全因为他是我的亲孙子，而是在他的身上，藏着一个发大财的生意经。”停顿了一下，她又说：“我的儿子生前是一位大生意人，只因为祸起萧墙，才逃难到这里安身。他把做生意发大财的秘密，写成一本书，临终前亲手交给我，要我秘密地收藏起来，等孙子长大后，再交给他。大贵人，如果你真的把我的孙儿带到外边去长大（有出息）了，我今天在这里对天发誓：那本可以发大财的生意经，到那时，送半本经书给你。”

中年客商先是惊愕地望着对方，许久，老年妇女话中“祸起萧墙”四个字提醒了他，他忽然想起数年前一件曾经轰动商界的大事情。于是，中年客商试探着问：“老人家，请问你夫家是否姓唐？你刚才说的那位做大生意的儿子，是不是曾经在生意场上呼风唤雨的唐三哥？”

老年妇女听到中年客商的问话，并没有显出任何吃惊的神态出来。她知道，在当年的商场上，只要混得稍有起色的生意人，无人不知大老板唐三哥，更何况中年客商这样将摊子铺到一定规模的生意人。她先是定定地看了中年客商好一会儿，忽然间双眼流出泪来，继而指着旁边的小男孩，说：“家门不幸，导致他的母亲和后人流落他乡。如果不是尤氏，我婆孙二人早已变成四方井边的野鬼。”

中年客商知道老年妇女话中的“他”确认了是唐三哥。他情不自禁地仰起脖子，朝着舱顶长长地叹息一声，自言自语地说：“真是世事难料啊！想当年，唐三哥在商场上是何等的威风，沿江各个水码头上货物的价格，有哪一样不是跟着唐三哥起起落落？”

“大贵人，”老年妇女轻声问，“你与我三儿相识？”

中年客商摇摇头，说：“我虽未见过唐三哥的面，但他的英名却是每天都要听到好多遍。”中年客商转头注视着老年妇女，问：“我早就听商场上的人说，唐三哥是天生的做大生意的奇才。老人家，你刚才说的那部秘密收藏的什么经书，难道就是唐三哥留下来的生意经？”

老年妇女点点头。

“好。”中年客商说，“老人家，承蒙你的信任，你这位小孙子尤四方就放心地交到我的身边吧。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他的师傅。”他又补充道，“我家中也有一个小男孩，比尤四方大几岁。往后，他们哥儿俩随我一同读书，一同闯荡江湖。”

老年妇女急忙吩咐小男孩跪倒在中年客商面前，激动万分地说：“尤四方，你真是好福气，遇到大贵人。快，快拜师傅。”

中年客商站在船舱中，坦然地受了小男孩三个大礼。

等做完这一切后，中年客商却立刻做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出来——他先把诚惶诚恐的尤氏按在凳子上坐下，忽然间咚一声跪倒在尤氏脚下。

中年客商的惊人之举把老年妇女和尤氏吓得脸色发白，一瞬间，她们竟然惊呆了。

等到中年客商抬起头时，已是满脸泪水。他说：“尤夫人，我这几十年，只给我母亲一个女人下过跪。我今天在这里给你下跪，一是敬重你的人品，二是要请尤夫人当着老人家的面答应我一件大事。”

尤氏更加诚惶诚恐起来，她好几次准备站起身，都被跪在面前的中年客商拉住了。过了许久，她才颤颤抖抖地问：“大贵人，你……你……是什么大事？”

倒是旁边的老年妇女看出了一丝端倪，也猜想出了一些原因。她埋下头，低低地问：“大贵人，你是不是想纳妾？”她又指着尤氏，“她人品虽好，可是没有半分讨人喜欢的姿色，又丧过夫，背着一身妨夫克子的恶名。”

“老人家，”中年客商泪流满面地说，“人们常说家有贤妻是个宝，我看上的，不是尤夫人的身子，而是她的品性。”他又说，“我娶她，不是纳妾，而是填房（续弦）。”

中年客商的原配夫人在半年前病故，以中年客商这样的人才与家业，想攀这门亲事者自然很多，其中不乏年轻貌美的大家闺秀。然而，中年客商一概谢绝了。现在，在知道了尤氏的苦难经历后，特别是了解到她的品性如同四方井里那甘冽可口的井水后，不知为什么，中年客商突然对尤氏一见钟情起来。他这种感情、他这种突如其来的举动，是中年客商自己先前都没预料到的。不过，男女之间的感情（用现代语言来说：爱情）本来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中年客商如同在生意场上抓住那些稍纵即逝的商机一样，即然尤氏突然间进入了他的感情，他也同样机不可失地抓住她。事实上，与其说是中年客商抓住了尤氏这个人，倒不如说是他在物欲横流的生意场上抓住了一份难能可贵的高洁品质。

听清楚中年客商的解释后，尤夫人立刻从凳子上惊跳起来，一张脸羞得绯红，她瞪大双眼，疑是梦境中地说：“这怎么可能？不可能。完全不可能！”她说。“我的家在这里，我……”

中年客商站起身，说：“尤夫人，我并不是马上就要你跟我离开古城。我先要沿江跑几个水码头，把生意上的事情处理一下；再回到家乡，与家里的亲人商量好了以后，才能到古城接你。这个时间，少则半载，多则一年。”中年客商又特意补充道，“对了，到时候，我不单单是接你一个人，而是接你们一家人。”

尤氏似乎仍旧在梦境中，她调头望着老年妇女，低声问：“娘，我这么丑，他哪里会……”

老年妇女拉起尤氏的手，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背，无限喜悦地说：“女儿，哪里会不可能呢？你难道没听人们常说好福气落到丑人边这句话吗？何况我的女儿虽说长相平常，但并不丑。人家大贵人看中的，是你这份世间少见的好良心。女儿，快把这门亲事答应下来。”没等尤氏说话，老年妇女调头望着中年客商，说：“她既然喊我一声娘，大贵人，这门亲事，我就代女儿答应下来了。”

过了好一会儿，尤氏才从梦境里走出来。

这时候，中年客商从船舱中的另一个地方，找出一个布袋子，递到尤氏手里，说：“我要一年半载才能够回来，这期间，你可以不必卖什么泡粑。袋子里的这些钱，足够你们生活一段时间……”

没等中年客商说完话，尤氏立刻将那只布口袋还到他手里，一本正经地说：“大贵人，说句不中听的话，我过去就是靠着前夫吃饭、赖着前夫穿衣，结果呢？前夫一出事，我就哭天无路，差一点活不下去。现在，莫说我还没嫁给你，就算我以后嫁给了你，我也要靠自己的双手吃饭，绝不会成为你身上的一件可有可无的换洗衣裳。”

这一次，轮到中年客商惊呆了。在他几十年的商海生涯里从来没有听到哪一位女人能够说出这样一种顶天立地的道理出来，何况对方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小地方上的女人。一时间，中年客商的脸上反而现出一丝羞愧的神色，与此同时，更坚定了他要娶尤氏的信心。他在身上摸来摸去，没有找到什么可以做纪念的东西。想了想，他脱下身上那件长衫，闭着双眼咬破手指，在长衫上面竖立着写下两个大大的血字：欢氏。

他把那件长衫恭敬地捧到尤氏面前，郑重地说：“你的母亲已经做主将你许配给了我，从现在起，过去的尤夫人就是我未过门的欢氏夫人。我当着老人家的面，对着苍天发誓：或半年、或一年，我一定带着鼓乐班子，敲锣打鼓，将尤夫人……不不不，欢氏夫人，风风光光地娶进我欢家的大门。如果我违背了今天所发下的誓言，将

溺死在脚下的长江河里。”

中年客商终于带着那位已经改名为尤四方的小男孩扬风起航，离开了古城的水码头。

他没想到，一生奉行诚信二字的他这次却食言了，他没有能够实现一年半载后娶尤氏为妻的诺言，因为，自那次离开古城后，他再也没有踏上过古城的水码头……

#### 第四章 年轻客商与尤氏热泪

自从那天早晨，尤氏在那艘木船上答应了中年客商的求婚后，她似乎就像从里到外地换了一个人，脸上重新现出年轻女子的青春光彩。说尤氏尚有青春光彩并非没有道理，过去的女人结婚很早，尤氏十七岁那年嫁入尤家，十八岁生育女儿尤家坡，到现在，女儿虽然已经快满七岁了，但尤氏的实际年龄也才二十五岁。不过，在过去的艰难岁月里，因为生活的折磨，她的额上过早地爬上了皱纹。现在，因为有了一份突然间到来的爱情，她的脸上，不知不觉地重新现出红色的滋润。

尤氏把中年客商送给她的定情物——一件写着欢氏两个血书的长衫挂在屋子里。每当做完泡粩后，浑身汗湿的她，就疲惫地坐到门槛上，背倚着门枋，默默地望着木板壁上挂着的长衫出神。

从尤氏眼光里透出来的那份心思只有老年妇女才看得出来。每当这时，老年妇女就会搬一条小凳，坐到尤氏身边，轻轻地问：“女儿啊，你又在想念那位大贵人了么？”

“娘，”尤氏不放心地问，“他会不会是骗人的？”

老年妇女摇摇头，轻轻地说：“娘吃了几十年的油盐，这双眼睛认人还管点用。我看，他是真心的。”接着，老年妇女又补充道，“女儿啊，你想想，他是那种身份的大贵人，骗你干什么呢？骗钱？你没钱。骗色？你不漂亮。”

尤氏仔细想了想，是啊，我这样的人，一无钱二无色，对方骗我干什么呢？看来，对方是真心看中了我这个人。

不知不觉中，半年时间过去了。

那位中年客商，还是没有一点点消息。

木板壁上挂着的那件长衫上的欢氏两个血书，依旧发出黑红黑红的光泽。

在这半年时间中，尤氏用那块木板蒸出的乳房形状的泡粩，果然应验了中年客商的远见，在江湖上的名声是越来越响亮了。随着泡粩上那“尤氏泡粩、货真价实”八个字的声名远播，许多外地客商已经把尤氏泡粩当作古城的一大特产。

他们将船泊在码头上后，第一件事是做生意，第二件事就是品尝泡粩。问题是，尤氏泡粩每天只做一笼，往往还没等尤氏挑到码头上，就被半路上的人们一抢而空。因此，许多外地客商干脆径直找到四方井，坐在茅屋前的院坝上，等待着尤氏泡粩的出笼。到后来，一传十、十传百，江湖上就渐渐地流传开了这样一句话：“做古城码头上的生意，吃四方井边的尤泡粩。”

这时候的尤氏，已经不用每天下午挑着泡粩亲自到水码头上叫卖了，每天下午蒸出的一笼泡粩，在茅屋前的院坝上，片刻功夫就被那些外地客商买光。

一天夜里，尤氏对老年妇女说：“娘，我们把泡粩规模做大一点吧。你看，每天来买泡粩的外地人那么多，许多人还空着一双手回去了，我感到……”

“女儿，你是不是感到很对不起那些没有买到泡粩的外地人？”老年妇女打断尤氏的话，“女儿，你怎么不想想，他们没有买到泡粩，虽然亏了口福但是没有亏银两，那钱票子还安安稳稳地在他们的包包里头，你有什么对不起他们的呢？”老年妇女摇摇头，说：“女儿，你每天还是只做一笼泡粩，绝对不要多做。”她想了想，又说：“女儿，听我的话，只有这样，我们的日子才是安全的。”

尤氏仔细想了一下其中的道理，点点头，同意了。

家境一天天好起来。

然而，随着家境的一天天好转，尤氏脸上出现的短暂的青春光彩也一天天地消失了。

半年早已过去。

一年的期限即将到来。

那位给她订下婚约的中年客商，仍旧没有一点点消息。

在这期间，随着尤氏泡粑的声誉鹊起，便有媒婆的目光盯上了尤氏，但是，那些媒婆均被尤氏以各种借口打发了。

一转眼，一年的期限过去了。

再一转眼，又一个新的年限过去了。

那位中年客商，似乎忽然从人间蒸发了一般。

如果不是木板墙上挂着的那件写着血书的长衫，尤氏甚至怀疑那位中年客商从来就没在她的生活中出现过，更不会有婚约的誓言存在。

这期间，那位老年妇女首先沉不住气了，她对尤氏说：“女儿，趁年轻，你找个过得去的人嫁了算了，不要继续等他了。”想了想，她又说，“我倒不相信他是什么骗子，我担心的是他遇到了什么很困难的事情，黄（毁）了这件婚事。”

尤氏望着墙上挂着的那件长衫，目光先是在欢氏两个血书上注视着，接着两眼流出泪水，轻轻地说：“娘，你过去说得有道理，像我这种一无钱、二无色、三又背着一个妨夫克子骂名的女人，他如果不是真心看上了我这个人，凭什么要骗我呢？”尤氏坚定地说，“不管十年二十年，我都等他。就算他是安心骗我，我的后半生，就交给他骗死过去吧。”

春去秋来，黄葛树上的花瓣开了又谢，谢了又开。随着沉静的时光死水般地逝去，尤氏的女儿尤家坡已经长到了十八岁。母亲尤氏，也变成了一位三十六岁的中年妇女了。

与姿色平常的母亲完全不同的是，女儿尤家坡似乎是吸取了人间的精华，出落成古城风华绝代的美女。每当尤家坡的身影从那扇破旧的柴门走出来，四方井中平如镜面的井水似乎就会折起波纹，激动得要溢出井坎一般；而当她返回茅屋时，原本伸直光脚洒落在院坝中的阳光仿佛也紧紧地吊住她身后柔长乌黑的发梢，随跟脚步地追着她堂堂皇皇地跑进屋，将昏暗的屋子照得一片明亮。

这十余年来，尤氏泡粑虽然早已名闻遐迩，成为古城公认的一大绝技，但因为尤氏恪守着老年妇女的忠告，每天只做一笼，销量很少，不会对本地的其他泡粑店造成任何的冲击，所以，她们一家老少的的生活平静而安详。

尤氏卖泡粑一如过去的老规矩：不讲价，不找补。每天下午，只要尤氏将一笼泡粑端到院坝上，女儿尤家坡就会将一只空水桶放到竹笼边。客人们一手拿起竹笼中的泡粑，另一只手将钱扔进水桶里。与原来不同的是，过去，客人们买好泡粑就走人，现在，则是找各种理由尽量多待一会儿。这时候，在那些外地客商中间，已经流传开了这样一句话：“做古城码头上的生意、吃四方井边的尤泡粑、看黄葛树下的尤家坡。”

因此，美女尤家坡的“美”名，随着尤氏泡粑一同南来北往，渐渐地传到了江湖上。

四方井旁边那座茅屋中出了这样一位美女，当然就会发生一家有女百家求的事情，更何况尤家坡是古城历史上少见的绝色。但是，面对那些上门说亲的人们，尤氏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我女儿在五岁那年就许配给小狗儿了，现在，只等着小狗儿回来与女儿成亲。

对于那位十余年前就跟着中年客商外出学本事的小狗儿，尤家坡的心里只有一个淡淡的印象。等到她长到十八岁时，每到夜深人静，她就会好奇地想象着那位既熟悉又陌生的未婚夫尤四方的样子，算起来，对方也该十八岁了。那么，十八岁的尤四方长成一副什么模样了呢？她一边好奇地想象着 一边又暗暗地责备道：他跟着师傅离开古城十余年了，为什么至今都没有一点消息呢？莫非我将来的命运会像母亲一样守着墙壁上那件写着欢氏血书的长衫，抱着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空头“欢氏夫人”寂寂寞寞地守着不是活寡的活寡吗？

就在尤家坡春心萌动的时候，一位年轻的客商突然到来了。

那天，也是一个春天的下午，残阳将一抹羞红轻轻地洒在江边的石梯上。

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客商身穿长衫、肩上背着一个布口袋，搭乘一艘木船到达古城的码头。上得岸来，他举目四处望了望，似乎在寻找一个什么人。然而，那个他要找的人始终没有出现。接着，他沿着石梯，一级一级

地登上去，来到古城的街道上。在一家小吃店门口，他向一位中年妇女打问道：“请问娘娘，四方井往哪个方向走？”

——四川人称呼的娘娘，就是北方话中的阿姨。

那位中年妇女一边用手绢擦着油光光的嘴唇，一边审慎地打量着年轻客商，问：“你问四方井干什么？是不是去买尤泡粩？”

年轻客商犹豫了一下，最后点点头，“娘娘，是的，我是去买尤泡粩。”

那位中年妇女先给他指明了方向，然后说：“你现在才去，人家的泡粩早就卖完了。”

谢过那位中年妇女，年轻客商朝着四方井方向走去。不一会儿，他就看到了那棵开满花朵的高大的黄葛树；接着，他又看到黄葛树下洒满花瓣的四方井；最后，他看到一位美如天仙的少女，正坐在茅屋前的院坝中，埋着头纳着鞋底。

那位少女就是尤家坡。

一时间，那位年轻客商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位美女，整个人似乎都立刻化成一阵清风，蹑手蹑脚地扑到她的跟前，仿佛甘愿做一丝牵起她衣角的微风。

就在那位年轻客商发呆的时候，一位中年妇女正站在柴屋门口，惊愕并且疑惑地悄悄打量着他。那位中年妇女就是尤氏。尤氏在那位年轻客商的身上，似乎看到了某人的影子——一个让她既甜蜜、又幽怨、还牵挂的男人的影子。忽然间，尤氏似乎想起了什么，她急忙折身回到屋内。一会儿，一位老态龙钟的老年妇女，在尤氏的搀扶下，出现在院坝中。

“先生是不是来买泡粩的？”尤氏一边搀扶着老年妇女，一边迎到年轻客商面前，说：“今天的泡粩已经卖完了。”

听到尤氏的问话，年轻客商才猛然惊回现实。

与此同时，尤家坡也终于感觉到年轻客商目光中的热度。当她抬起头，看到年轻客商清秀的脸上，扑闪着两只清明如水晶般的眼睛时，不知为什么，她的春心怦地跳了一下，一团艳艳的羞红，竟在不知不觉间飞上了她的脸颊。

回过神来的年轻客商，朝着尤氏和老年妇女行了个礼，问：“请问，哪一位是尤夫人？”

尤氏没有急于回答对方的问话，她先是将年轻客商从头至脚地打量了一遍，又与老年妇女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彼此微微地点了点头，最后，她刚张开嘴唇想说什么，两汪泪水却毫不隐藏地滚了出来，立刻就淌满她的脸颊。尤氏抑制住心里的激动，轻声问：“先生，你可是姓欢？”

这时候，年轻客商已经确认了面前这位中年女人就是他要寻找的人物了，他立刻跪倒在尤氏面前，喊了一声：“妈。”

年轻客商情不自禁地放声大哭起来。

前文曾经提到过，十余年前，那位中年客商在船舱中收下尤四方为徒弟时，曾给老年妇女和尤氏隐约地说过一句：“我家中也有一个小男孩，比尤四方大几岁。”现在，那位小男孩已经长大了。他就是这位年轻客商。

那么，年轻客商为什么在十余年后，突然出现在尤氏面前呢？

原来，十余年前，中年客商在船舱中与尤氏订下婚约后，便带着尤四方离开了古城。等他在外面处理完生意回到家乡时，已经是半年以后了。在中年客商的想象里，原配夫人早已过世，他要续弦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欢氏家族中的亲人，也在四处为他物色合适的名门闺秀。客观地说，在过去那样的旧风俗社会，欢氏家族的人思想算是开明的，他们对于尤氏是否是再婚并无太多的异议，相反，从中年客商动情的介绍中，了解到世间居然还有尤氏这样高洁品质的女人，他们还纷纷竖起了大拇指。然而，他们可以接受尤氏成为欢家的媳妇，却不能接受除尤氏之外的其他人。道理很简单，如果外姓人跟着尤氏一道成为欢家人，将来就会涉及财产纠纷。问题是，四方井旁边的尤氏一家，原本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家庭，每一个成员都不可分割，对此，中年客商是非常清楚的。

正当中年客商为此事烦恼不安的时候，一位留洋的朋友归国探亲，顺路拜访他。那位朋友应聘在英国的一所商业学院工作，交谈中，那位朋友忽然建议道：你既然受人之托，要将尤四方培养成见多识广的大生意人，那么，你何不将他送到英国那所商业学院读书。

朋友的建议提醒了中年客商，他将尤四方托付给对方，带往英国读书。然而，像尤四方这样“全寄宿”的留

学方式，是一件很花钱的事情。本来，中年客商可以采取每月外汇一次费用到英国，但为了避免往后产生一些意料不到的麻烦，中年客商一咬牙，私自将一笔庞大的款子一次性外汇出去，存在英国的银行里，交给朋友监护取用。

——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了中年客商的远见，倘若不是将费用一次性汇出，欢氏家族是决不会允许中年客商做出“花费自己的银子、培养人家的孙子”这样的傻事情出来的。

对于欢氏家族来说，一夜之间短少了这样一笔庞大的巨款，其震惊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于是，由族长牵头，全家族有辈份的人聚集起来，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一致同意罢了中年客商的经营权，并连夜写了若干封信，在每封信上贴上鸡毛，以十万火急的形式差人沿长江各码头投送。鸡毛信的内容，无非是告知各码头的经营商，自某年某月某日起，某某人不再是欢氏生意的经营人，无权再代表欢氏家族收发货物及结算款项。

对于罢免他的经营权，中年客商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家族中的人竟然把他赶出了欢氏大门，不允许他再姓欢。现代人可能很难理解过去家族的重要性，也很难想象到，当一个人被赶出家族大门的那一时刻起，他身上就会背着如大山般的重负，如同现代社会的民族败类一样，一生都不可能再建立起任何的荣誉感。

好在，族长只开除了中年客商一个人的欢姓，不包括他的儿子。

然而，那位被开除出欢氏家族的中年客商，偏偏又是一个荣誉感和自尊心都很强的人，他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从此以后自己不姓欢的残酷现实。于是，他选择了一条人们可以想象的道路，服毒自杀。自杀以前，他脱下身上的长衫，咬破手指，在长衫上无比悲愤地给年幼的儿子、同时也是给远方的尤氏留了一封血迹斑斑的遗书，诉说了整个事件的经过。在遗书的最后，他特别强调说：等儿子长大后，务必带着这份遗书亲自到古城四方井，交给从未见过面的后妈，请后妈原谅他这位一不忠、二不孝、三无诚信的人，失了与尤夫人订下的婚约。

有意思的是，在中年客商自杀后，这份用鲜血写在长衫上的遗书被人送到族长面前。那位饱经风霜的族长在读完长衫上的血书后，竟然出人意料地做出了一个在欢氏家族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决定，追认中年客商的欢姓，将他的遗体以民间最隆重的哀荣方式，埋葬在欢氏家族的墓地里。

十余年来，族长一直细心地收藏着这份血书。

上个月，族长对年轻客商说：“带着这件长衫子，到古城见尤夫人。”他双眼噙着泪花，轻轻地补充道，“记住你父亲在遗书中交代的话：见了面，一定要喊尤夫人一声妈。唉……”

尤氏听完年轻客商的诉说，又双手颤抖着从对方手里捧过那件写满血书的长衫，她先是一颗接一颗的泪珠如雨点般地滴在长衫上，接着，她跑进屋一下子跪倒在墙上挂着的那件长衫前，等到老年妇女、尤家坡和年轻客商跟进柴门时，他们只听到尤氏发出一声凄厉的悲声。这凄厉的悲声不单单是一个撕心裂肺就可以形容的，可以想象，十余年朝盼夕望的婚约，到头来，得到的竟然是一件字字血、斑斑泪的长衫。

——这一声凄厉的悲声成为欢氏家族历史上永远的愧恨与心痛！

眼睛里的泪水止住、心里的悲伤总是要过去的。

等尤氏从早先哭得死去活来的悲伤中慢慢地平静下来后，她先是拉住那位年轻客商的手，仔仔细细地打量着对方，接着，她指着墙上挂着的那件长衫，说：“这是你父亲当年在船上给我的订情物。”她再指着长衫上的欢氏二字，问：“这是你父亲当年给我的名分。你认识这两个字吗？”

年轻客商当然认识这两个字。他又一次跪倒在尤氏面前，“妈。”他说，“父亲让你原谅他失了婚约。”

尤氏摇摇头，“你父亲没有失我的婚约，你父亲是因我而死，”尤氏惨白着脸，咬着牙，“你父亲生前，虽然未能将我娶进欢家的大门，但在他死后，我一定要为他终生守节。”她将跪在地上的年轻客商拉起来，“明天，我要蒸一笼泡粑，亲自带你父亲的坟前祭奠。”

站在旁边的老年妇女深知，年轻客商的父亲并非因为尤氏而死，要知道，欢氏家族的人是能够接受尤氏再婚事实的。他的自杀，实则是因为他悄悄地动用了一笔巨款、将一位原本与欢氏家族毫无关系的小男孩送到了国外。于情于理，她唐氏一家今生今世都欠下了欢氏家族一笔天大的人情债。老年妇女走到年轻客商面前，悲伤地说：“你的父亲是因为我的孙儿才死的呀！”

“婆婆，我差点忘了一件大事情。”年轻客商猛然想起了什么，急忙从怀中摸出一封信，双手捧到老年妇女

面前，“这是今年尤四方托人捎给我父亲的信。他还不知道我父亲早已不在人世了。”

老年妇女接过信，摊在一只手掌上，另一只手在信封上一下一下地抚摸着，问年轻客商：“这信上的字是尤四方写的？”

年轻客商点点头，说：“尤四方现在不仅能写中国字，还能写洋码字（外文）。将来，他一定是一个有大出息的人。”

老年妇女将信还给年轻客商，说：“我不识字，你给念一下，信中都写了些什么？”

尤四方在信中，谈了他最近的学习和生活状况、请大家放心之类的内容。

这些内容并没引起老年妇女的警觉，让她警觉起来的有两点：一个叫墨利文的陌生姓名、一个叫经济理论的陌生名词。等年轻客商刚一读完信，老年妇女立刻警觉地问第一个问题：

“墨利文？”老年妇女不解地望着年轻客商，“他到国外就改姓了？他胆敢不姓尤了？”

年轻客商笑了笑，解释道：“婆婆，入乡随俗，这是尤四方到了国外后，遵照外国人的习俗取的洋名，他在中国还是叫尤四方。”年轻客商又补充道，“婆婆，你放心，尤四方不管走到哪里、不管他将来有多么大的出息，他始终是你的孙子。”

接着，老年妇女问第二个问题：“什么叫经济理论？”

这一下，年轻客商也无法准确地回答出来，他挠挠头皮，想了想，说：“好像是做什么大生意、发大财用的东西。”他又看了看信纸，“根据尤四方在信中的说法，好像有了经济理论这种东西，大可以安邦、小可以富家，总之，是一种神奇的东西。”

听完年轻客商这种不是解释的解释，老年妇女立刻泪流满面起来。她慢慢地走到挂在墙壁上的长衫面前，慢慢地跪下去，感激涕零地说：“大贵人哪，我唐家子子孙孙都会给你烧高香啊！”

那天晚上，等到大家的情绪都平静下来的时候，已到子夜时分了。

这时候，老年妇女敏感地发现年轻客商望着尤家坡的眼光里有一种春芽在疯长般的情势，而那位美女尤家坡面对年轻客商的眼力进攻，尽管表面上做出种种躲闪回避般的遮掩举动出来，但在老年妇女曾经也年轻过的经验里，这恰恰暴露出了十八岁少女内心里的欲盖弥彰。

老年妇女心里一跳，一个奇怪的想法忽然进入她的心间。

老年妇女寻了个借口，将尤氏拉出柴门，站在四方井边。她先将自己的发现告诉了尤氏，继而，发自真情地说：“女儿，你原本是将尤家坡，从小就许配给我孙儿尤四方的。现在看来，我们两个都不能再做那种死抱名分的傻事情了。我看，就让尤家坡与他两人……”

尤氏为难地说：“娘，我与他父亲虽未成亲，但有了婚约，名分上是他的继母了。现在，我的女儿……这……将来其他人谈论起来……”

老年妇女打断尤氏的话，说：“女儿，你吃了半辈子的苦，怎么还没弄明白一个道理，你是为自己而活，又不是活给其他人高兴。”略略犹豫了一下，老年妇女语气坚强地说，“当年，是我们两母女在特殊情况下订的这桩娃娃亲，悄悄干起来的，原本与娃娃们就没有什么关系。现在，同样由我们两母女在这里悄悄地解除这桩娃娃亲，与他们，还是没有什么关系。”

“娘，”尤氏仍在犹豫之中，“这合适吗？”

老年妇女说：“女儿，娘这样做，其实也有一份报答欢家的意思。”接着，望着脚下的水井，老年妇女又说，“不过，女儿，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顺着老年妇女的目光望下去，尤氏也看到了那口四四方方的水井，她知道水井里秘藏着唐三哥留下来的发大财的生意经，同时，她也明白了老年妇女的心思。尤氏说：“娘，你放心，就算是我和女儿一同嫁给了欢家，这水井中的生意经，我也决不会告诉欢家的任何人。”

老年妇女拉起尤氏的手，语气悲凉地说：“女儿，我可能等不到孙儿从国外回来的那一天了。我当年答应过那位大贵人，等我的孙儿见多识广回来后，这部生意经，要分一半给欢家。唉，哪晓得他走得那样快呢？”

一阵夜风吹来，黄葛树上的花瓣如一阵花雨般地掉下来。老年妇女伸出手，在半空中接着一片黄葛树花，挟在手指间轻轻捻了片刻，又将那片花瓣悄无声息地抛落在水井中。老年妇女仍旧用一种悲凉的语气说：“女儿，

我离死，已经不远了。我死后，把我葬在这口四方井中。”

尤氏大吃一惊，张开嘴，竟然说不出话来。

老年妇女指着水井，说：“古城的人，都认为是四方井的水质好，才做出了远近闻名的尤氏泡粩。如果你们一旦离开这里，四方井很快就会被他人利用。我不是害怕四方井中的水被他人挑去，我是怕四方井中的生意经被人家发现了。”

这时候，尤氏终于明白了老年妇女的心思，对方不会跟随自己到千里之外的欢家养老的，她要守住四方井中的秘密。仔细一想，一口水井的水质虽然再好，但是把它做成一个埋死人的坟墓，还有谁会到这儿挖坟挑水呢？

“娘。”尤氏说，“等把你养老送终后，我过些年，再到欢家去。”

老年妇女望着尤氏，古怪地笑了笑，却转移了话题，对尤氏说：“择日不如撞日，两个年轻人的心事，我来给他们说破。”她忽然间笑了笑，“女儿，当年，他父亲在船上对你一眼就看中，与你订了婚约，只可惜，你没能真正地成为欢家的媳妇。哪晓得，十余年后，他儿子对你女儿也是一眼看中，这叫做苍天有眼。唉，这一次，一家要让我的孙女，尽早地嫁入欢家去。”

等老年妇女与尤氏回到茅屋时，看到两个年轻人就着桌上的油灯，正在有情有意地谈论着什么。

接下来的事情，虽然有些出乎两个年轻人的意料之外，但是刚好遂了他俩一见钟情的情怀。

年轻客商与尤家坡，立刻喜笑颜开地拜倒在老年妇女和尤氏的面前。

老年妇女端坐在凳子上，对年轻客商说：“把笔和纸拿出来，给你们欢家大人（族长）写封信。”她说，“我念，你写。”

过去，行商在外的生意人一般都会随身携带着笔墨纸砚，便于随时书写合约。

等尤家坡在砚台里磨好墨、年轻客商握笔在手时，他们却看见老年妇女脸上已经淌满了老泪。如果说，在先前那个悲伤的时候，大家都在流泪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现在，在这个充满喜气的时刻，那位主动为他俩做媒的老年妇女，为何又流起了伤心的泪水呢？

老年妇女似乎感觉自己有些失态，她立刻擦干泪水，指着桌上的信纸，对年轻客商说：“你注意听，一定要把我话中的真实意思写出来。”

名义上，这封信是老年妇女写给欢氏家族的大人（族长）的，实际上，这封信是老年妇女站在曾经辉煌一时的唐夫人的角度，写给欢氏家族的全体族人的。老年妇女在信中，公开了她的真实身份。她从“家门不幸、祸起萧墙”说起，一直说到今天晚上（严格地说：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了）由她做主，将孙女尤家坡许配给年轻客商的全部过程。最后，她在信尾特意强调，这封信，将贴上三根红色的公鸡毛，请古城码头上的信客用快船十万火急地送到欢氏家族，请族长于某年某月某日在当地码头率领欢氏家族的全体族人，迎接红白大事。

那么，什么叫做信客？什么是鸡毛信？什么叫做红白大事呢？

在过去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有一类人，在陆地上备马、长河上备船，专门替人传递书信或包裹，其性质与现代社会的邮递员差不多，民间老百姓称这类人为信客。鸡毛信就是现代语言中的快信，贴上三根红色的公鸡毛，表明要以最快、最快的速度将此信一刻也不能耽误地投送出去。红白大事则是一种民间很少采用的丧事、喜事一起办的形式。这种形式一般发生在儿女的结婚请帖已经发出去，喜事已经准备就绪，却不料家中某位老人突然逝去，演变成了丧事（白事）。这时候，民间一般就会采取喜事、白事一起办的方式，既祭悼了亡逝的长辈，又承认了晚辈的夫妻关系。

尤氏心里清楚，老年妇女这样做的动机有三重：第一、省略了欢族家族对年轻客商和尤家坡婚约的商量过程；第二、公开地承认了她这位只有婚约但无夫妻之实的亡人媳妇；第三、抬高尤氏母女在欢氏家族中的地位。须知，今日亲手安排这些事情的老年妇女，就是往日商场上令欢氏家族都羡慕不已的唐三哥的母亲唐夫人啊！

等到这封信写完时，茅屋外面的天空，已经开始蒙蒙亮了。

老年妇女对年轻客商说：“你将这封鸡毛信，立刻送到古城的水码头，交给信客送出去。”她双眼定定地望着年轻客商，用一种奇怪的口吻说：“你长得真像你父亲。你父亲是这个世上真正的诚信之人。我相信，我把孙女的终身交给你，是不会选错人的。”

不知为什么，那位年轻客商在老年妇女的口吻中听出一丝冰凉的味道，似乎有一种不再相见的不祥情绪。

怀着这样一份不祥的感觉，年轻客商飞快地跑到码头，将鸡毛信交给了一位信客。

等年轻客商回到四方井时，天光已经大亮。

果然，他早先的预感得到了应验——他看到尤氏与尤家坡，正蹲在四方井边嚎啕大哭着。

原来，老年妇女送走年轻客商后，打发尤氏与尤家坡进卧室收拾衣物，趁她们不防备，她一个人悄悄地溜出柴门，头朝上脚朝下，轻轻地滑入四方井中。等到尤氏与女儿收拾完东西，老年妇女已经溺死井中了。

尤氏想到那位曾经在商界上名声赫赫的唐三哥，就是一口井水呛死在四方井边；想到那位曾经风光一时的唐夫人，如今也溺死在这口四四方方的水井里；又想到自己即将到千里之外那完全陌生的欢氏家族去追悼一位仅有婚约的亡夫……凡此种种，尤氏便生出一种刻骨铭心的世事难料的痛感出来，因此，她的哭声虽不像女儿那样的放声大哭，却是另一种哭都哭不出来似的刮骨伤心。

年轻客商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的双眼立刻红起来，同样的掉了好几滴泪水。一会儿，他拉起尤氏和尤家坡，劝道：“妈、家坡，别哭了。”接着，他埋头看着四方井，“我下井去把婆婆的尸体弄起来。”

尤氏摇摇头，说：“算了，哪儿死哪儿埋，就让这口四方井，做你婆婆的坟吧。”

只有尤氏心里清楚老年妇女选择溺死古井，就是为了保护井底那个做大生意、发大财的秘密啊！

接下来，尤氏按照古城办沓子会（追悼会）的方式，请了几位乡间的吹鼓手，围着四方井唧哩啦啦哩鸣地做了两天的丧事。按照古城的习俗，丧事必须有死者的娘家人来哭丧，否则，死者的亡灵就不能投生。尤氏想了想，终于想到了过去逼得她差点自杀的尤氏族人。于是，她带上钱，亲自找到尤氏家族的族长，请他选几位尤氏族人代替娘家人哭丧。那位族长看着桌上的钱，答应了。这样一来，关于那位老年妇女不小心溺死在四方井的消息，立刻传遍了古城。

一时间，四方井周围热闹非凡起来，人们抱着各种心态，眼睁睁地看着挑夫们担来一担又一担的黄土填进井口里去，最后，那口甘冽可口的四方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圆圆的土坟、插在坟前青烟袅袅的香烛，以及散落在坟堆上的冥钱。

围观的人中，有人禁不住长叹一声，说：“可惜了，这口水井中的水做出的泡粑味道那么好，现在竟然做了死人的坟墓。唉，可惜了啊！”

随后，尤氏将那位尤氏家族的族长领到茅屋前的院坝上，指着茅屋，说：“当年，你将我逼出尤家的大门，逼得我上山坡去自杀。”

族长脸上一红，不好意思地扬起头，仰望着天上一朵接一朵飘走的白云。

尤氏话锋一转，说：“但是，我不记恨你，谁让我前夫姓尤呢？不管怎么说，我们曾经是一家人。”她说，“现在，我要到远方去给欢家当媳妇去了。临走以前，我有一事相托，这座房子，借给你住；房子周围的土地，也借给你种，不要你一分钱的租金。”

族长立刻收回目光，目不转睛地望着尤氏。他不敢相信有这样的事情落到他的头上：这块属于他人的土地，会不收一分钱租金地借给他？

尤氏指着新坟，解释道：“你知道，这块土地是属于她老人家的，她的后人现在在外边读书，迟早是要回来的。”尤氏说，“她的后人哪天回来，你哪天再交还给人家；如果几十年都没回来，你就白白地种几十年。”

族长想了想，仍旧不相信地问：“总得有什么条件吧？”

“条件很简单。”说到这里，尤氏的泪水夺眶而出，她哽咽着说，“每年清明到来时，请你为她老人家的坟添点新土，烧点纸钱……呜呜呜……”

这个条件对于族长来说，简直像喝一口凉水那么容易。他一口答应了下来。

办理完丧事后，尤氏带着女儿尤家坡，怀着一份既激动又悲伤的心情，怀抱那块亡夫生前赠给她的可以做出乳房形泡粑的木板，跟着年轻客商，搭上一艘客船，怅怅然地离开了古城。

尤氏和女儿做梦都没想到，从此，她们的足迹再也没有踏上过古城。她们留下的，不仅是四方井尤氏泡粑的传奇、不仅是十八岁少女尤家坡的绝代风华、还有一位舍身护经的老年妇女，以及一部秘藏在四方井深处的能够让人做大生意、发大财的生意经。

## 第五章 母女双嫁与泡粩绝技

果然不出那位舍身护经的老年妇女生前的预料，欢氏家族的族长在接到那封贴着三根红色公鸡毛的特快专递后，还未读完信，便老泪纵横起来。

前面说过，在过去那样的旧风俗年代，欢氏家族的人思想算是非常开明的，对于接受一位再婚的女人做欢家的儿媳，并无多大的异议，他们不放心的只是外姓人来分割家财。现在，尤氏带着女儿一同嫁到欢家来，原本是外姓人的尤家坡变成了欢家的孙媳妇，已不存在分家财的担忧，此其一；其二，族长感动尤氏的高洁品质，要知道，尤氏与死去的中年客商仅仅是在船上订了一个口头的婚约，没有任何的约束力，如今，她居然要不远千里“嫁”到欢家，为那位毫无夫妻之实的亡夫终身守节。没有任何的犹豫，族长立刻吩咐他人写了若干封请帖，送与亲朋好友，宣布了欢家即将同时娶进儿媳、孙媳的红、白大事；接着，请来裁缝，先用白麻布做了一套丧服，再用红锦缎做了两套喜服，差人送到上一站水码头，在途中迎住尤氏等人。

看到两种不同的服装，尤氏心里明白，欢家已经接受她们母女二人了。

尤氏换上那套丧服，一副披麻戴孝的打扮。在她的身边，是穿着一身喜服的年轻客商与女儿尤家坡。

他们一悲双喜的奇异打扮，引来了客船上众多客人们惊异的目光，以及暗地里的窃窃私语。

就在这时，族长带着鼓乐班子，领着欢氏家族中的人，亲自到码头上来迎接陌生的儿媳与孙媳。

那一天，欢氏家族生活着的那座小城是前所未有的万人空巷，许多店老板甚至关上铺面门，宁愿舍弃这一天的生意不做，也要到码头亲眼看一看这场小城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悲喜剧。码头周围，任何一个可以站人的地方都插进了无数双脚，无数双眼睛盯着江面上那艘越来越近的客船。很快，那艘客船靠岸了。他们首先看到一位披麻戴孝的中年妇女，快步走下船来，跪倒在族长面前；接着，就是一位美艳惊人的新娘，在一位年轻客商的带领下，也跪倒在族长面前；随后，便是一阵悲喜交集的哭声，以及四处飞散的炮竹纸屑和鼓手们响遏行云的乐声。

等悲伤和欢乐都过去了以后，等尤氏在欢氏家族中的名分和地位都确立了以后，按照过去的老规矩，尤氏就改称为欢贤氏了。

——为了叙述的方便，在以下行文时，仍旧称她为尤氏。

一天夜里，当族长与欢氏家族中的其他人正在客厅里谈论生意上的事情时，尤氏怀抱那块可以做出乳房形泡粩的木板，径直闯入客厅，先向其他人问了好，接着跪在族长面前。她说：“父亲，我有一事，不知该不该讲？”

族长与其他人相互看了一下，然后望着尤氏，问：“有什么事，请讲。”

尤氏指着那块木板，说：“这个东西是亡夫生前特意做来送给我的，‘尤氏泡粩、货真价实’的名声，就是因为有了这块木板，才打响起来的。我现在虽然成为欢家的儿媳，不愁吃不愁穿，但是我不能让尤氏泡粩的绝技，从此失传。”

族长已经明白尤氏的心思，她是不愿意闲在家里，过一种养尊处优的寂寞日子。族长想了想，同意了。他说：“我明天让人在街上辟一个小地方出来，做成泡粩店。”继而，他忽然想起了什么，问尤氏：“我听江湖上的人说，尤氏泡粩之所以口味好，是因为那个地方有一口什么四方井？”

“父亲，那只是发明尤氏泡粩做法的唐三哥打的一个遮掩世人的幌子。”尤氏说，“尤氏泡粩的口味之所以与众不同，除了一口好的井水，更重要的绝技在做工上。”说到这里，尤氏脸上立刻严肃起来，望着族长，“父亲，儿媳请求父亲答应我三件事。”

眼见尤氏脸上的表情，族长知道这三件事对尤氏本人来说非同小可。他立刻叫人为尤氏端来一张凳子，说：“什么事？你坐下慢慢谈。”

尤氏要将她的泡粩绝技传给欢氏家族中的后人，然而，要想得到她的绝技，必须做到以下三条：第一、拜师仪式安排到她的亡夫即中年客商的坟墓前；第二、虽然她现在已经是欢家的儿媳，教的也是欢家的后人，但做出的泡粩上，仍旧保留“尤氏泡粩、货真价实”八个字；第三、她只教欢氏家族的女人，不教男人。

听完尤氏的三件事，族长沉吟起来，一会儿，他对尤氏轻声说：“到坟前拜师，是你做妻子的思念之情，这是应该的；保留尤氏泡粩的名号，想必是你不忘那位唐夫人的恩德，这也可以理解。”族长问，“我只是不明白，像这样的绝技，自古以来都是传男不传女，你为何却反其道而行之，只传给欢家的女人们呢？”

族长心中的疑问，在尤氏看来，一点都不奇怪。要知道，莫说在过去那样的旧时代，即便是在现代社会的今

天，也还有许多家庭中的绝技是传男不传女的。为什么呢？在当时人们的观念里，男人除了是一家之主，还是传宗接代的香火；女儿则不一样，女生外相，长大后是要嫁与外姓人的，因此，民间就有了嫁出门的女、倒出门的水这样的说话，把绝技传给女儿，岂不是送了一个金饭碗给外姓人？

尤氏望着族长，问：“父亲，欢家的男儿是你的后人，那么，欢家的女儿，是不是你的后人呢？”

“手心手背都是肉，”族长点着头，重重地说，“她们当然是我的后人。”

“不是的，父亲。”尤氏摇摇头，说：“等她们嫁给外姓人后，她们就不是你的后人了。”

“这……”

一时间，族长似乎语塞起来。

尤氏又说：“请问父亲，有朝一日，欢家的女儿嫁出门后，你能保证她们到了夫家，不会遇到我在尤家做媳妇时遇到的情形吗？”

对于尤氏在前夫遇难后所遭遇到的那一段悲惨经历，欢氏家族中的人已是上下皆知。族长先是望着尤氏，又与身边的其他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似乎有些明白尤氏的意思了。

“父亲，我知道欢氏家族中的男儿，一个一个的都是走南闯北做生意的好手，对于尤氏泡粑这样虽然可以富家却不能发大财的绝技，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尤氏忽然间流出泪来，她紧紧地抱着那块木板，含悲带泣地说：“父亲，欢氏家族中的女儿却不一样，她们除了针线活，再无一样可以糊嘴的技艺。我现在既然进了欢家的大门，眼看着欢家的女儿们在一天天长大，我真的担心她们将来会遇到我过去的灾难。”尤氏压住内心里的激动，平稳了一下情绪，说：“父亲，假如欢氏家族中的女子有一手绝技在身，就算嫁入夫家后，遇到什么不测，她也不至于走投无路，想到死上去啊！”

尤氏话音刚落，族长立刻站起身，退后两步，朝着尤氏拱手行了一个礼。尤氏惊骇地跳起身，张大嘴巴，却说不出话。长辈当着众人向儿媳妇行礼，这在其他家族是极其罕见的。族长感慨万端地说：“我过去自诩饱读诗书，深明事理，唉，现在看来，我这所谓的见识，还真不如我大字不识一个的儿媳妇。”

“父亲，你……”

族长挥手打断了尤氏的话，他立刻叫人将欢氏家族的女人们全部请到客厅里，又将尤氏请到中间的木椅上坐上，接着，族长把尤氏的意思向她们表达清楚，最后，族长说：“从明天开始，欢家的女人们，每人都必须学会一手糊口的技艺。将来走出了欢家的大门后，就算是遇到了天大的难事，你们都要咬牙挺过来，靠自己的双手吃饭。”顿了顿，族长又补充了六个字：“不许哭！不许死！”

## 第六章 机密信件与神秘女人

若干年后，欢氏家族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有的大家族渐渐解体，同时，顺着树大分枝、儿大分家的自然规律，欢氏家族的后裔们，也星散到了各地，过起了单家独户的小家生活。时至今日，大部分的欢家后人们，都不知道家族中曾经有两位尤氏母女，带着四方井边发明的尤氏泡粑绝技，双双嫁入欢家。

欢氏后人之所以不了解这一段历史，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尤氏泡粑绝技是传女不传男，欢氏家族的女儿们嫁出后，带走的不仅是泡粑绝技，还有尤氏的记忆；第二、欢氏母女嫁入欢家后，依照过去的旧习俗，统称欢贤氏，后人们从哪里知道她们过去真正的尤姓呢？

其中有一支后裔，在他们的儿子年仅六岁那年，竟然阴差阳错地迁移到千里之外的古城居住。不过，这时候的古城，除了仍旧是长江边一座小城市之外，再也找不出一点过去古城时的老样子了。

这，就是今日的古城市。

那位年仅六岁的儿子长大后，做了古城市一家集团的总经理。

那家集团的前身是一家搞建筑的乡镇企业，因为在建筑行业里赚了大钱，所以，在后来各类公司纷纷集团化的风潮中，他们也做了一回弄潮儿，跨行业地兼并了许多濒临倒闭的工厂，一时间，集团公司拥有员工二千多人。然而，在热热闹闹的喝彩声过后，他们很快发现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兼并的结果虽然说是得到了扩充与发展的地盘，但是，那些濒临倒闭的工厂和公司原有的人事矛盾同样转移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人事纷争成为集团公司内部暗流汹涌的一大险阻。面对这种情况，公司董事会决定弃内用外，聘请一位与集团公司内部没有任何利

害关系的外边人来担任总经理，全面负责经营管理。

于是，写作这本书的作者欢镜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马上任担任了那家集团公司的总经理。

我很清楚自己面临的处境，也很清楚自己屁股下那把忐忑不安的总经理椅子。为了避开集团公司内部的人事纷争，按照当时大多数公司通行的做法，我组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业务部门，业务人员全部对外招聘。在一个华灯初上的晚上，我伏案亲笔撰写了一则招贤纳士的广告词。第二天，我请秘书小姐与古城市的几家媒体联系一下，准备将这则招聘广告刊登出来。在将广告词交给秘书小姐的时候，鬼使神差地，我又掏出笔，在广告词的结尾处添上一行文字：有策划经验者优先聘用。

我没想到，这句平平淡淡的文字，会让我涉身一个惊心动魄的可怕事件中。当然，如果没有发生这个可怕的事件，我根本就不知道四方井与欢氏家族竟然有如此深刻的渊源关系。

那个牵引我走进可怕事怕中的是一位年轻漂亮的神秘女人。

那位年轻漂亮的神秘女人到底叫什么名字？她的真实身份如何？她到底是哪里的人……？我永远也无从知晓。我直到后来才惊悚不安地发现，她当初递到我手里的那张尤方灿的身份证是百分之两百的假证，也就是说，那位神秘的女人展现在眼前的，除了性别“女”是真的以外，其余能够标明她身份的东西都是虚假的。

——为了叙述的方便，我在以后的行文中还是称她为尤方灿。

没过几天，我亲笔撰写的那则招贤纳士的广告词就在古城市的几家主要媒体上同时刊登了出来。

也许是当初我临时添上的那句“有策划经验者优先”的举动引起了秘书小姐的重视，她在把广告词交给那几家媒体时，特意注明要将这句话“搞大点”。结果，在发布出来的广告中，这句话被那几家媒体处理得格外醒目。

按照程序，应聘者应该先由公司人事部门初选后再上报到总经理手里定夺。在公司人事部门上报的初选者名单中，并没有那位神秘女人尤方灿的名字。那么，那位神秘女人尤方灿又是如何与我联系上的呢？说起来真的是令人匪夷所思，那位心机深沉的神秘女人尤方灿，策划了一个出奇制胜的方法、把我请到一个不太干净的地方、见一个意料不到的人物、开始了一场莫名其妙的接触。

一天上午，我刚刚走进办公室，秘书就把一封寄自本市的挂号信送到我的案头。在将信件轻轻地放到桌上的时候，她望着我奇怪地笑了笑。我在她清明如山涧流泉般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丝警觉的神色。她轻轻提醒道：“欢经理，这封信很特别的哟。”

我拿起那封挂号信一看，字迹清秀流利，一眼就可看出是女性手迹。女性写信给我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在收件人欢镜听下面，寄信人特意打了一个括弧，还特意写了一行让我目瞪口呆的文字：（此机密信件类似情书，非欢镜听本人不能拆阅，他人私拆者将遭报应。）

天啊！这是我第一次收到这样令人震惊的信件。这封信立刻使我想起了影视剧里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场面。问题在于，我过去虽然走南闯北有过十多年商海生涯，得罪人的事情时有发生，但自信在生意场还没有你死我活的敌人，不至于在我身上发生邮件炸弹的恐怖事件。一时间，我的脸色时青时白。愣了许久，我才稳下神，问秘书：“这封信到了多久？”

“半个小时前送来的。”

我盯住那封信，蹙额思索起来。

秘书想了想，似乎也感到事情有些严重起来，她分析道：“欢经理，会不会是集团公司内部不满意你的人在害你？依我看，这封信暂时不要拆，交给警方处理，怎么样？”

我先将那封信拿在手里反反复复地检查了一遍，确信不会有什么危险后，大着胆量说：“我先拆开来看看内容再处理吧。”

当着秘书的面，我胆战心惊地拆开那封信。

真是一场虚惊。

信件里一无炸弹、二无毒药，只有一张从报纸上复印下来的那则招贤纳士的广告，寄信人特意用红笔将那句“有策划经验者优先”重重地圈了起来。

我将那页复印纸摊在手上，啼笑皆非地望着办公桌对面的秘书，说：“这就是类似情书的机密信件。如果请警察来处理，可能会笑掉他们的大牙。”

秘书先是摇了摇头，继而噗哧一声笑了出来，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世上真有这样一些吃饱了饭没事干的人发疯劲，无聊透顶。”

等秘书的身影从办公室消失后，我顺手抓起桌上的信封，连同手中的信纸一起扔进了身边的纸篓。一边扔一边学着早先秘书的口吻恨恨地骂了一句：“无聊透顶。”

我心中很快淡忘了这封所谓的类似于情书的机密信件。

中午时分，一个陌生女人突然将电话打到我的案头上：“欢经理，我寄给你的信件收到了吗？”

“什么信件？”

一时间，我脑子里还没反应过来，还没想到早上那封机密信件上去。

那位陌生的女人略略沉默了一下，紧跟着，她突然话锋一转，问了一个与信件相差十万八千里的问题。

一个古老的地名。

“欢经理，离你们公司不远处，是不是有一个叫做四方井的地方？”

离集团公司不远处，确实有一个非常古老的地名叫做四方井。但是，这个地名只存在老一辈人的口头上和古城的地方志上，因为，随着城市的发展，四方井的旧貌早已不复存在了，在随后兴建的现代化建筑中，地名也随之现代化起来，所以，几十年前的旧的四方井，现在叫做新的金山路。

我答道：“过去的四方井就是今天的金山路。”

得到我的肯定答复后，那位陌生女人立刻在电话里毫不客气地批评道：“欢经理，你真是脚步走在金山路上，眼光箍在四方井中。明明白白一条发财道路摆在你的面前，你为什么不清清醒醒地开发利用呢？”

一时间，我愣住了，暗暗想到，一个古老的地名四方井与现代化的金山路之间有什么发财的内在联系呢？

那位神秘的陌生女人虽然与我隔着或远或近的时空距离，但是，她从电话中我短暂的愣怔中敏锐地捕捉到了我此时此刻的心思。没等我回过神，那位神秘的陌生女人又在电话里主动说：“欢经理，你心里可能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可以把老地名四方井开发成财源滚滚的金山路？”

“这……”我略略犹豫了一下，立刻坦诚地说，“你说的很对，我的确不知道老地名四方井与新时代的金山路之间有什么财源关系。”紧跟着，我话锋一转，客气地问：“请问你的贵姓？”

直到这时，我第一次在电话中听到对方现出一丝吃惊的口吻：“怎么，欢经理，你没看那封类似情书的机密信件？”

我眼睛往办公桌边瞟了瞟，看到那封被我揉成一团的信件静静地蜷缩在纸篓里。我一边握着听筒一边弯腰拾起那团信件，用一种界限模糊的口吻答道：“我太忙，还没来得及看。我正准备……”

没等我解释完，那位神秘的陌生女人立刻抢着毫不客气地问：“欢经理，我可以教训你几句良药苦口、忠言逆耳的话吗？”

尽管办公室没有其他人，尽管我与那位神秘的陌生女人是在电话里交谈，但是，她此时此刻的语言还是让我脸上发烧。须知，我现在是一家集团公司的总经理，没有人——至少是没有人当着我的面如此直白地教训我。我心里轰地升起一股怒气，啪一声压下了电话，顺口骂了一句：“他妈的，跟老子来这样一套故弄玄虚的小把戏。”

我把那位神秘的陌生女人理解成社会上一些志大才疏的应聘者。

有这样一则真实的笑话：一位刚跨进社会的青年，自以为有济世之才，只是未遇明主，在牢骚满腹之中，突发奇想，给某省省长写了一封自荐信。奇迹般地，那封信还真的转到了省长手里。结果却是，省长吩咐秘书送了一套中学的语文课本给那位青年，鼓励他先打好文化基础，然后再报效国家。为什么呢？因为那位青年写给省长的自荐信里，有许多的错别字。

等心里的怒气消失后，我慢慢地感到那位给我打电话的陌生女人有些不对劲起来。原因很简单，对方并没说她是一个应聘者，需要通过这种与众不同的方式引起我的注意。我忽然想到，那位神秘的陌生女人做出这种意想不到的举动，很有可能是她确实实地发现了四方井里有一尊通向金山路的财神爷。我急忙将桌上那封揉成一团的信件展开、铺平，仔细地看起来。信件的正面是我上午就看过的，并没有什么新的发现，然而，在信件的背后，却有一行用铅笔写成的细细的文字：

欢经理好！现在生意难做，我知道你求贤若渴，本人现在手里有一个投资项目，投入很小，回报率很高，如

果你真的需要“有策划经验者优先”的人才的话，请与我联系。

在那行文字下面，写信人留下了一串传呼号码和一个非常女性化的姓名：尤方灿。

据此分析，这串传呼号码与尤方灿的姓名应该是那位神秘的陌生女人了。

看罢信件背后那行铅笔字，我心里早先的预感终于得到了证实：那位打电话给我的神秘的女人并不是一般的应聘者。与此同时，一股悔恨情绪升上心间。常言说：世外高人必有与众不同之处，否则，鹤立鸡群这句成语就不会合理地成在了。只怪我上午的粗心，没有细细地观察这封与众不同的信件；也只怪我刚才的小气，不能容忍他人的直言。我急忙抓起桌上的电话，将那串传呼号码一个一个地按进去。

一会儿，那位神秘的陌生女人终于复机了。她开门见山地说：“欢经理，我一直站在原地，等着你打我的传呼。”顿了顿，她又说：“我相信，欢经理应该是那种识货的人。”

“尤小姐，请原谅我刚才不礼貌的举动。”我先是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心里想，谢天谢地，尤方灿，你这位与众不同的世外高人，我终于重新与你联系上了。接着，我热情地邀请道：“尤小姐，我们找个地方见面，可以吗？”我抬腕看了看手表，补充道：“尤小姐，快到吃午饭的时间了。这样好不好，我请你在长江大饭店吃午饭，我们边吃边聊……不不不，应该是我向尤小姐请教如何把四方井中的财神爷请到金山路上开辟出财源路子的高招。”

长江大饭店离金山路不远，从我办公室中的窗口望出去，透过饭店的玻璃，可以清晰地看到饭厅中那些川流不息的客人们。

那位神秘的陌生女人先是在电话中嘿嘿嘿地轻声笑了笑，说：“欢经理，谢谢你的邀请。吃饭的事情，我看就免了吧。”紧跟着，她问：“欢经理，请将你的家庭地址告诉我，我晚上到府上拜访你。”她继续说，“我来时，还要带一位非常重要的老头见你。欢经理，没有这样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头，四方井里那个财神爷，是无法请到金山路上来的。”

我将家庭住址告诉了她，说：“今天晚上，我推掉一切应酬，在家中恭候你和那位老先生的到来。”我问，“尤小姐，我该如何称呼那位老先生呢？”

“那位老先生跟我一样的姓尤。”她用一种开玩笑的口吻说，“我和朋友们都没大没小地叫他尤老头。”

在我的猜想中，给我打电话的这位神秘的陌生女人尤方灿的年龄应该不会超过三十岁，从她开玩笑似的语气中说出来的尤老头，估计年龄不会比她大多少。后来的事实证明，直到我与尤老头见面后才发现，我过去闯荡江湖时积累起来的那些所谓的江湖经验，在这样一些真正的老江湖面前，真的是小巫见大巫。

就在我准备放电话的时候，那位神秘的陌生女人尤方灿突然间提了一个使我大吃一惊的建议。

她建议我到一個不太干净的地方，去见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

那个不太干净的地方就是离集团公司不远的一家公共厕所。

“欢经理，你到了那座公共厕所里，自然会有人找你。”

我惊愕地站在办公桌前，现出一副呆若木鸡的神态出来。在我过去的商海生涯里有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约会，无论是我约他人还是他人约我，约会地点或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高雅场所、或是因陋就简随意找到的街头小巷。但是，绝对没有人会异想天开地将堂堂一家集团公司的总经理约会到一个臭气四溢的公共厕所去等待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一时间，我怀疑是不是我的耳朵发生了问题？我惊愕地问：“尤小姐，你说什么？你请我到什么地方去见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甚至不敢重复公共厕所四个字。

我相信那位神秘的陌生女人尤方灿是完全听得出来我话中的惊愕口气的，然而，她并没有作任何解释。她只是问了一个问题：“欢经理，你是这座城市土生土长的人吗？”

“不是。”我答道，“我六岁时才随家人迁居这里。”

对方说：“欢经理，我虽然不是本地人，在这里生活的时间也不长，但是我对这座城市的了解并不比你差多少。”顿了顿，她问：“欢经理，你知道那座公共厕所的地下埋着什么吗？”

“不知道。”

我一边嘴上答着一边心里想道，难道那座公共厕所的地下埋着什么金银财宝？或者是埋着一个什么惊人的大

秘密？

这时候，那位神秘的陌生女人在电话里轻轻地笑起来，她似乎已经看破了我惊愕的心思，立刻换了一种轻柔的语气问：“欢经理，你是不是觉得我有些荒唐？”

“这……这个……这个嘛……”

我吱唔起来。我真的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对方。如果说不荒唐，显然是完完全全的假话，对方的一系列举动就已经摆明了是超出我想象之外的荒唐。

“欢经理，不同寻常的人肯定有不同寻常的举动。”那位神秘的陌生女人在电话中说，“你现在还不明白吗？”

我努力想了想，还是没有把对方一系列的荒唐举动想通，最后，我只得坦诚地答道：“尤小姐，我不太理解你的意思。”我问，“你是否可以把话说明白一些？”

突然，那位神秘的陌生女人在电话里兴奋地嚷起来，“欢经理，那座公共厕所的地下埋着一个叫做四方井的地名啊！”

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地名，大地方有载入书籍的响亮地名，小地方有本地人知晓的冷清地名，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难道那位神秘的陌生女人跟我荒唐了半天的一系列举动，就是为了将我捉弄到一座公共厕所去见一个莫名其妙的陌生人？我的脸上立刻露出一副哭笑不得的神态。

这时候，那位神秘的陌生女人又换了一副异常慎重的口吻说：“欢经理，我请你立刻到那座公共厕所去，你将会有意料不到的收获。”

还没等我开口说话，那位神秘的陌生女人就将电话压下了。

我先是在办公桌前静静地坐了片刻，继而将早上收到的那封神秘的挂号信再一次铺开到桌面上，仔细地看起来。我试图将那位神秘的陌生女人一系列的荒唐举动梳理一个头绪出来，至少，我要知道她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她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但是，我梳理了许久，依旧没有清理出一个线索出来。我想了想，一咬牙，决定按照那位神秘的陌生女人的安排，到那座公共厕所去约见一位意想不到的人物。

那座公共厕所距集团公司不到三百公尺，是一座收费厕所。守在公厕门口的那位老头大约认识我，他先是面带笑容地望着我一步一步地走近他的身边，接着，他的脸上渐渐地露出了诧异的神色，一只眼睛望了望不远处集团公司的高楼，另一只眼睛又瞧了瞧身边的公共厕所，最后将两颗眼珠一蹦一跳地弹到我脸上，铺了我一脸的疑问与不解？我完全理解那位老头的诧异，身旁那家堂皇集团公司的总经理，放着喷了香气的卫生间不用，却弃近求远地跑到这座臭气四溢的公共厕所来干什么？公厕门口除了那位守门的老头外，并没有其他人。等我走到公厕门口、等那位守门的老头朝我微笑的一瞬间，我才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不明不白的境地中：我既然不是到公厕里“方便”的，那么我到公厕门口来干什么？难道我好意思对守大门的老头说：我在公厕门口等一个意想不到的男人或女人吗？真的是应验了急中生智这句话，等我站到那位那位老头面前、等我满脸笑容地看着那位老头时，我立刻在心里想了一个主意。

“大爷，你好。”我热情地握住那位老头的一只手，“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那位守公厕的老头立刻现出一脸的惶惑，大约在他守公厕的日子里，很少有人这样热情地握过他的手。他一只手指了指集团公司不远处的大楼，说：“我认识你，你是那幢楼房里的大老板。”他又说，“你是贵人，你哪里会认识我这个守厕所的老头子。”

我环顾了一遍公厕四周，仍旧没有发现什么意想不到的男人与女人。我只好将目光收回，故作认真地问那位老头：“大爷，这座公共厕所的房屋产权是你私人的呢还是哪个单位的？”

那位老头不解地问：“大老板，你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本来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无话找话说罢了，哪里会有什么意思呢？然而，当我看到对方那一脸的严肃神态，立刻意识到在这样一位老人面前，绝对不能露出一丝一毫的荒唐。我在心里嘲笑自己，那位神秘的陌生女人可以对我采取一系列的荒唐举动，然而我对这位守公厕的老人却不能不认真严肃。我一边虚构一边说：“大爷，你这块地盘这样大，用来做公共厕所真的是太浪费了。为什么不把这块地盘开发出来？”

没料到，我这句临时虚构出来的谎言似乎歪打正着击中了老人的一件心事，他先是长长地叹息一声，再将身边的一把木椅推到我面前，请我坐下，接着点燃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几口，双眼望着灰蒙蒙的天空。许久，他才轻轻地说：“这块地皮，看中的人很多，想开发的人也很多，唉，只是，这块地皮，牵扯的关系太多了，单单

一个尤家坡，就让人脑袋都要变大。”

老人话中说出的那个尤家坡使我双眼大大地瞪了起来，我立刻想起给我打电话的那位神秘的陌生女人，她不是叫尤方灿吗？难道，这座公共厕所与那位神秘的陌生女人之间真的有什么内在的关系？我抑制住心里的疑问，慢慢地站起身，“大爷，我只知道这条街的地名现在叫金山路，照大爷的说法，金山路的老地名叫尤家坡？”

老人摇了摇头，仍旧轻轻地说：“不，不对。金山路的老地名叫四方井。尤家坡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地名，其实，尤家坡是一个人的姓名。”老人用手指了指公共厕所，“当年，尤家坡一家人就住在这里。”

我情不自禁地张大了嘴，情不自禁地问：“大爷，那位尤家坡现在在哪里呢？”

老人深深吸了口香烟，微微笑起来，满口的香烟就从他的两个嘴角如丝如缕地飘荡出来。他遗憾地说：“大老板，你问尤家坡在哪里？唉，我还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听说过这个人，却根本见不到尤家坡的面。只是听上辈人说：当年的尤家坡，是这座城市数一数二的美女。”

这一次，我终于听出一点眉目来了。老人话中的尤家坡只是若干年前的一个美女的姓名，那位美女当年居住的地方叫做四方井，也就是现在这座公共厕所。问题是，一位曾经在四方井居住过的早已作古的美女尤家坡，与那位神秘的陌生女人尤方灿之间又有什么隐秘的联系呢？我正想继续打听下去，忽然看到一个白白胖胖的中年男人从远处急匆匆地跑过来，在奔进厕所大门的一瞬间，那位中年男人先是将一张钞票扔到门口边的小桌上，紧跟着朝我神秘地眨了一下眼睛，脸上闪起一丝诡秘的笑容。凭直觉，我感到那位白白胖胖的中年男人应该是与我约会的那位意想不到的人物。此时此刻，我的心思已经不在那位遥远的美女尤家坡身上而在刚刚隐入厕所的这位意想不到的人物身上了。在与守公厕的老人继续闲聊了几句后，我也走进了公厕大门，想了想，紧挨着那位白白胖胖的中年男人身边蹲了下来。不知为什么，那位肥胖的中年男人虽然看起来并不高大，但是等我蹲到他身边时，我的“渺小”立时现了出来，他那白花花的身子如同一团白晃晃的光圈一下子就将我整个人影都罩了进去。在我的感觉里，我就像一只呆头呆脑的摄影道具，被人家或远或近地收入了照相机的光圈中。

还没让我从“渺小”的感觉中走出来，那位白白胖胖的中年男人突然朝我诡秘地嘿嘿地笑起来，慢慢地从怀里摸着什么东西。

对方脸上的诡秘笑容让我内心紧张万分，加之他那从怀中慢吞吞地摸东西的动作，让我有一种打进敌人的心脏却又不小心被敌人识破时的恐怖感觉。我忽然想起那位神秘的陌生女人尤方灿在电话中说过的话：到了那座公共厕所，你将会遇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现在，我确实实是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中年男人。一刹那，我头上的冷汗刷地冒了出来，情不自禁地中，我竟然一下子站起身，提起裤子就开始往公厕门口跑去。

——事后想来，我当时的样子一定非常狼狈。

就在我刚刚跑到公厕门口时，我身后就传来了那位中年男人轻轻的嘻笑声，以及他连讥带讽的嘲弄声：“欢经理，你跑什么？”

听到那位中年男人的喊声，我猛然停住脚步，在一瞬间的犹豫后，我猛然回转身，双眼逼视着对方。我口气冷冷地问：“你认识我？”

其实，我心里清楚这句问话是多余的。那位神秘的陌生女人尤方灿既然能够将我约会到这里与这位意想不到的人物见面，对方当然能够认出我来。我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因为先前我狂乱的心绪在对方的喊声中反而变得泰然起来。这就像打仗一样，战斗开始前的肃穆气氛虽然令人害怕，但是战斗一旦打响，那血肉横飞的战争场面反而激发出人性深处的舍死忘身。

对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慢吞吞地从怀中摸出一支香烟，先是递给我，见我摇摇头，便独自点燃吸起来。接着，他指了指身边的蹲位，示意我蹲到他的身边。

我看了一遍臭气满室的公厕，我实在不明白那位神秘的陌生女人尤方灿为什么要把约会地方安排到这个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公共厕所里？我皱着眉头说：“我们赶快出去吧，另外找个干干净净的地方，清清静静地交谈一下。”

看着我一副云里雾里的样子，那位中年男人仍旧诡秘地笑了笑，说：“欢经理，你是不是嫌这个地方太脏？”

我无言地点点头。

他说：“你不要小看这个地方现在是厕所，等到有一天，当你挖到了财神爷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做梦屎得财了。”

对方话中的梦屎得财我是知道的，那不过是民间老百姓对梦境的一种圆梦说法。据民间传说，如果某人在某

天晚上做梦掉进了粪坑，那么，在不久的将来，他就会意外地得到一笔横财。这种民间传说在商场上流传最广，在生意人中也最有市场。然而，不管做哪一类生意的生意人，都决不会把交易场所刻意安排到一座公共厕所中来吧？那位神秘的陌生女人尤方灿的所作所为，真的是令人匪夷所思。

那位中年男人再一次用手指点了点他旁边的蹲位，再一次示意我蹲到他身边，说：“欢经理，这个位置是我特意为你选好了的，你蹲下来，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

这一次，我没有过多的犹豫，再一次蹲到那个中年男人身边。我虽然不明白他们这种匪夷所思的举动到底是什么，但是，我清楚一个现实：他们并不是发疯劲的神经不正常的人，他们这样做，肯定有暂时不为我所知道的秘密。

待我蹲到他身边后，对方重复着先前慢吞吞的动作。这一次，他掏出一张白晃晃的名片递给我。名片上写着一家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公司名称：龙潜策划投资公司。蹲在我身边的这位中年男人，按名片上注明的姓名叫做尤方庆。

我问：“你叫尤方庆，另一位尤方灿是你什么人呢？”

“她是我妹妹。”那位叫做尤方庆的中年男人答道，“欢经理，你别看我妹妹年纪不大，却是我们龙潜策划投资公司的顶梁柱。她是总经理。”

这时候，我在那张白晃晃的名片上看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破绽，名片上除了公司名称、人物姓名、传呼号码之外，居然没有公司地址和电话号码。难道，对方是一帮骗子？就算是骗子，以这种没有公司地址和电话号码的名片出现的“明骗”方法，其骗术也太拙劣了。我冷冷地问：“尤先生，请问你们龙潜策划投资公司的办公地点在哪里？”

大约是我口气中的警惕成分提醒了尤方庆，他先是慢吞吞地从我手里取过那张白晃晃的名片，端到眼前仔细瞧了瞧，然后又慢吞吞地退还给我。他说：“欢经理，这就是我妹妹为什么要特意安排你到这座厕所与我见面的第一个原因。”

尤方庆的回答使我一下子坠入云雾之中，让我更加不明不白起来，龙潜策划投资公司的办公地址与我们现在在公共厕所的约会有什么关系呢？

“欢经理，关于这个第一个原因，等隔天我妹妹当面向你解释，我是说不清楚的。”尤方庆说，“现在，我向你解释第二个原因。”他脸上先前诡秘的神色一瞬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副严肃的表情，“欢经理，你知道我为什么请你蹲到这个蹲位上吗？”

我先是埋下头看了看，继而望着他摇了摇头。

尤方庆一脸正色地问：“欢经理，你知道这座公共厕所过去叫什么名字吗？”

“四方井。”我先是一口答了出来，接着有些莫名其妙地说，“这个地名我过去虽然从来没有听到过，但是在今天，四方井已经灌满我耳朵了。”

尤方庆仍旧一脸正色地问：“欢经理，你知道四方井到底是什么东西吗？”

“一个老地名。”想了想，我又补充道，“或者，真的是一口四四方方的水井。”

尤方庆轻声说：“欢经理，你说对了，四方井这个老地名的起源，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曾经有过一口四四方方的水井。”他微微地笑了笑，“欢经理，我还告诉你一个秘密：你身子下面那个地方，就是正正中中的四方井的井口。”

我差一点笑起来。这算什么秘密？过去没有自来水，只要有人居住的村落或城镇，都会有或方或圆的水井，古城市是长江边的一座古城镇，有名的水码头，自古以来就是商贾往来的繁华之地，大大小小的四方井肯定遍布城中的街巷。自从有了自来水后，这些水井的功能渐渐地弱化了，尤其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古老的水井很快就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到那些现代化的建筑物下面去了。这座公共厕所虽然是一座普普通通的简陋建筑物，但把失去生活功能的水井填埋到厕所下面，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么？这样一想，我现在蹲着的这个位置下面有一口古老的四方井，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呢？

望着我一脸不以为然的神色，尤方庆的脸上重新露出最早先那种诡秘的笑容，他的眼光在我脸上虚虚晃晃地扫来扫去，扫得我心生寒意。一瞬间，我竟然像做了什么见不得阳光的黑暗勾当一样，有些胆怯起来。这时候，尤方庆用一种诡秘而轻捷的口吻问：“欢经理，你想知道你身子下面那口四方井中到底埋藏着一个什么样的

秘密？”

我轻轻地点了点头。

尤方庆左右看了看，确信四周没有其他人，他才放心地将嘴唇凑到我的耳边，轻轻地告诉我：就在我身子下面这口四方井里，隐埋着一桩神秘的尤氏泡粑迷案。他诡秘地问：“欢经理，你想知道这桩尤氏泡粑迷案中的红粉主角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人？”

尤方庆的话音刚落，我立刻想起先前那位守公厕的老头对我无意中说出的一段话：“……我还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听说过这个人，却根本没见过尤家坡的面。只是听上辈人说：当年的尤家坡，是这座城市数一数二的美女。”我心里吃惊起来，难道，尤方庆话中那桩神秘的尤氏泡粑迷案中的红粉主角就是那位早已作古的一代美女尤家坡？倘若真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位神秘的陌生女人尤方灿、还有眼前这位白白胖胖的中年男人尤方庆与红粉尤家坡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隐秘关系呢？

我正想把心里的疑问提出来时，公厕里进入了几位陌生人。

这时候，尤方庆站起身，装着不认识我的样子，带着一脸诡秘的笑容走出了公厕。

等我三步并作两步追出来时，他的身影已经消失在金山路上的人流里了。一时间，我站在街边，茫然地望着面前的人流发呆。我不明白，尤方庆那白白胖胖的身体何以会如此敏捷地在我眼前说来就来，说走说走，来去都像一阵清风一般？我更不明白，那位神秘的陌生女人尤方灿精心安排我到这座公共厕所来约会一个意想不到的事物，难道就是为了听几句尤方庆四方井里隐埋着一桩红粉泡粑迷案的莫名其妙的语言？整个事件从头至今，初看起来，就像一场成年人搞的无聊透顶的游戏。然而，仔细一想，我已经意识到，事情绝非我先前想象的那么简单，事态的发展也越发地神秘起来。但是，我却无法从这团神秘乱麻中梳理出一个头绪出来，不知道这个神秘事件的源头到底在哪里？好在，今天晚上，我就可以见到那位神秘的陌生女人尤方灿了，我想，她总该让我从一团乱麻中梳理出一丝一线的头绪出来吧？

## 第七章 尤氏族谱与发财秘密

当天晚上，我推掉了一切应酬，泡了一壶上好好茶，专门在家中等待着那位神秘的陌生女人尤方灿。坦诚地讲，我的好奇心已经被那位神秘的陌生女人尤方灿如同钓鱼般地钩了起来。事后想来，那位陌生女人尤方灿的确是一个搞策划投资的高手，她白天一系列出奇不意的举动，已经把一家集团公司总经理的胃口高高地挂了起来。细细思量，人世间还有什么样的策划投资方案比高高地钩起一个人的好奇心更高明、更出色的呢？

大约在晚上七点钟，门终于敲响了。

我有些激动地打开门，看见一位年近六旬的乡下老头背着一个现今极难见到的布口袋站在门口。我以为对方走亲戚找错了门，刚想客气地打发他离开，没料到那位乡下老头却笑眯眯地说：“欢兄弟，怎么，不欢迎我到府上拜访吗？”

我愣住了。我的亲人不多，乡下的亲戚更是屈指可数，更没有任何一位亲戚家中会有这样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人。既然对方称我为欢兄弟，那么，按中国人约定俗成的讲究，对方应该与我是平班子（辈份一样）才对的呀。

“老人家，”我仍旧一脸的惶惑，“请原谅我眼拙，你是……”

那位年近花甲的乡下老人显然听出了我话中最后一丝没有拖完的“？”号音，他立刻微笑起来，满脸的皱纹在他古铜色的脸庞上如同石击水面般地荡起了波折，他当胸推了我一掌，脚步毫不胆怯地迈进了我的家门，嘴里说：“嗨呀，欢兄弟，进门再说。”

我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强行闯入者，而且对方的强行举动，居然可以做到非但不会使我生气、反而让我立刻产生一种惊奇心理出来。这就像某些擅于给他人提意见的聪明人一样，他对你身上的缺点指正越多，你越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对方已经把提意见的方法融入一种精明的世故中，将指正的技巧掌握得炉火纯青。

等我回过神时，茶几上那壶好茶已经被那位年近花甲的乡下老头喝光了，原先挎在他肩上的那个布口袋正小心翼翼地躺在他身边。此刻，他正神定气闲地坐在沙发里，笑眯眯地望着我。

我重新向茶壶里续上开水，好奇地问：“老先生，我真的想不起你是……”

这一次，没等我说完，那位老头便抢着打断我的话：“欢兄弟，我姓尤，他们都叫我尤老头。”

他的话音刚落，我立刻想起那位神秘的陌生女人尤方灿曾经在电话里说过的一句话：“……我来时，还要带一位非常重要的老头见你。欢经理，没有这样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头，四方井里那个财神爷，是无法请到金山路上来的。”难道说，眼前这位满脸沧桑、一身乡下人打扮的年近花甲的老人，就是尤方灿郑重其事地提到过的那位上了年纪的老头？我瞠目结舌地看着他，心想，这样一位老人又有什么本事将四方井中那尊财神爷请到金山路上来呢？

“尤老先生，”我先看了看他，又瞧了瞧门口，问：“那位尤小姐呢？她没跟你一起来？”

那位乡下老头没回答我的问题，却将双手伸过茶几，紧紧地握住我的一只手，一本正经地说：“欢兄弟，请你以后像其他年轻人一样喊我尤老头。欢兄弟，你现在就答应我，要不然，我马上离开你的家。”

我想了想，对于这样一些江湖人物，与他们相处的最好办法就是从善如流，我重重地点点头，立刻改口说：“好吧，尤老头，就听你的。”

听到我响亮地说出尤老头三个字，他脸上的皱纹又一次水波般地波折起来，说：“欢兄弟，你虽然不是江湖上行走的人，但是你却有着满身的江湖性情。好。”他竖起一根大拇指，“欢兄弟，我找你真是找对人了。”

我压住心中的好奇，递了一支香烟给尤老头。

尤老头先将那支高档香烟递到眼前仔细看了看，随即还给了我，说：“这种小纸烟我吃起来不过瘾。”他从旁边的布袋中掏出一支竹烟筒，卷了一支乡下的土烟叶，吧嗒吧嗒地抽了起来，“在乡下生活了几十年，”尤老头说，“习惯了抽这种烟。”

我的目光又一次瞟了一眼门口。

我在等待尤小姐敲门。

尤老头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心思，笑眯眯地望着我，轻声说：“欢兄弟，尤小姐今天晚上有重要的事情，她不能来了。”接着，他埋下头，一边剔掉烟叶头上燃烧后的烟灰一边说，“尤小姐这个人，白天晚上神出鬼没的。你想见她的时候，一点人影也看不到；你不想见她的时候，她忽然间俏生生地出现在你的面前。”

听罢尤老头的话，我不仅好奇而且还惊异起来。这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我心想，从上午给我打电话的那位神秘的陌生女人尤小姐开始、到中午在那座公共厕所里约会的中年男人尤方庆、直至现在坐在我家中的年近花甲的乡下老人尤老头……他们相互间怪异的关系、他们相互间怪异的称呼、他们相互间那种怪异的举动，没有一处不让我感到匪夷所思、没有一处不让我感到既好奇还惊异。

尤老头在继续抽完那支土烟叶后，先将竹烟筒小心地放到茶几上，再双手捧起茶壶，咕咚咕咚地猛喝一气，最后，在我双眼不仅好奇并且还惊异的注视下，他轻轻地拿起身边那只布口袋，从里面掏出一叠面值一百元的钞票，将那些钞票一张一张地排到我面前的茶几上。做完了这一切，他才将眼皮抬起来，默默地平视着我。

我吃惊地问：“尤老头，你这是什么意思？”

“欢兄弟，”尤老头顺手拿起茶几旁边的竹烟筒，烟斗从那些钞票上一地点过去。他那种怪异的动作让我联想到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正在用烟斗敲击着一排不听话的年轻后生的脑袋。他说：“江湖上的朋友们都说你这人热情、侠义、肯帮忙。”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我今天要请你帮一个忙。这个忙，对于欢兄弟来说，是一件举手之劳的小事；但对于我来说，则是一件毕生的大事情。”紧跟着，他用竹烟筒将那些钞票飞快地刮到一起，往我面前推了一下，“欢兄弟，只要你帮了我这个忙，这一万块钱，就是你的了。”

“尤老头，请你把钱先收起来。”我脸上现出不高兴的神色，口气冷冷地说：“你要找我帮什么忙，就请直说吧。”

尤老头并没理会我满脸的不高兴，相反，他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影。

突然，我心里咚咚咚地猛跳了几下，我仿佛在尤老头的脸上，看到了另一个人的笑容——那位白白胖胖的中年男人尤方庆在公共厕所里现出来的诡秘笑容。

这时候，尤老头又一次从那个布口袋里掏出一本纸页都开始发黄的线装书，双手捧着它，小心翼翼地放到茶几上。

我从他小心的动作里，顿时感到这是一本不同寻常的旧书。我埋下头，看到那本旧书的封面上写着《尤氏族谱》几个字。

尤老头双眼望着我，轻轻地叹息一声，感慨万端地说：“欢兄弟，这本书跟随我浪迹天涯几十年，可以这样

说，这本书走过的地方，是许多滚滚匠（汽车司机）都没有跑过的。唉，真是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只有这本不会说话的书知道啊！”说到这里，尤老头的眼眶里闪起一点泪光，“欢兄弟，这是一本奇书啊！”

我好奇地捧起那本书，轻轻地翻开书页，一股淡淡的陈年味道立刻扑进我鼻孔。看来，这本发黄的线装书真的是陈年古籍了。说实话，我对族谱这一类的东西是非常陌生的，在我的生活环境里，似乎也没有多少人对这种传统文化真正地感过兴趣。尽管如此，不知为什么，当我双手捧起这本随着主人东漂西荡了几十年的旧书时，我心间忽然对那位满脸沧桑的尤老头升起一股难以说清理由的敬意，我只是感情充沛地认为，一位带着族谱的男人在几十年的人生旅程中仍旧牢牢地维护着家族根系，单单这一份细心与耐力就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我还知道，许多东西，在张三眼里或许一文不值，但在李四看来，却价值连城。也许，这本《尤氏族谱》就刚好说明了这个并不鲜见的现象。我轻轻地翻了两页后，又将书本小小心心地捧回茶几上。

“欢兄弟，”尤老头将上身前倾，双眼闪出奇怪的光影，神秘地轻声问，“你为什么不仔细看看书中的内容呢？”

“尤老头，”我坦诚地解释道，“我不太看得懂这样的书。何况，这是你尤氏家族的族谱，我也没有多少兴趣。”

“欢兄弟，你错了，大错特错了。”尤老头立刻变的异常严肃起来，毫不客气地批评道，“常言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你不好好地读一读这本《尤氏族谱》，你又怎么知道这本旧书中没有黄金屋？没有颜如玉呢？”

我目瞪口呆地望着尤老头，心想，茶几上那本纸页都发黄了的《尤氏族谱》里，难道真的有什么神奇的发财秘诀吗？

尤老头仍旧是一脸严肃地批评道：“欢兄弟，我在跟你见面以前，听尤小姐和尤方庆说起你，还以为欢兄弟是一个做大生意、真心求发财良方的人，你在报纸上打广告说什么有策划经验者优先。哼！今夜与欢兄弟一见，原来欢兄弟不过是叶公好龙一类的角色。”

尤老头的一席话，训得我脸上滚过一团又一团的羞红。

就在我既羞、且愧、还愣的时候，尤老头快速地收起桌上的钞票、竹烟筒和《尤氏族谱》，重重地扔进身边的布口袋中，站起身就走。

我回过神，急忙拉住尤老头，将他重重地按回沙发里。我情急生智，临时编了一套谎话，脸上故意变着颜色，装出一副不高兴的样子责备道：“尤老头，亏你还是在江湖中闯荡了几十年的人物，自以为见多识广、熟透了人情世故。哼！据我看，你只是白白地跑了许多地方，空空地浪费了几十年宝贵的光阴，你活了一大把岁月，只是见多，却未必识广。”

在我过去的商旅生涯里，接触过为数不少的跑码头的江湖人物，我知道，与这些人打交道，千万不能太书生意气，更不能照搬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机关人员的处世原则。江湖不同于单位，江湖与文人气质无关。

尤老头没料到我会责备他。也许，在他的想象里，我应该向他赔礼道歉，应该恭敬地请他坐下来，应该……总之，他没有料到我会不高兴。

一时间，他愣愣地望着我。

我继续责备道：“尤老头，你只知道骂我不认真读书，不知道书中自有黄金屋、不知道书中自有颜如玉。”我话锋一转，问：“那么，江湖上有一条规矩，你知道吗？”

“什么规矩？”

尤老头仍旧愣愣地望着我，惊愕的神色全都埋在他满脸的纹沟里。

我说：“不要随便打探他人的隐私，这是每一位跑江湖的人都必须知道的规矩。”顿了顿，我继续说：“那本《尤氏族谱》虽然看起来是一本普普通通的家谱，但是，那本书既然跟随你东漂西荡几十年，你像传家宝一样地保护着那本书，我想，那本书里肯定有外人不知道的秘密。”我的口气软了下来，轻轻地说，“尤老头，如果换成你处在我这样的角度，你会不会轻易地打开那本书呢？”

尤老头立刻笑起来，他先是重重地拍了一下我的肩头，继而大声说：“欢兄弟，你训得好。我尤老头虽然比你痴长几十岁，但是听了你这些话，我才真正知道了什么叫做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了。”他竖起一根大拇指，“欢兄弟，你这个朋友，交得。”

趁着尤老头这股兴奋劲，我猛然将话题转到那本神秘的《尤氏族谱》上来：“你刚才说，《尤氏族谱》中隐藏着什么发财良方？莫非那本族谱里有做生意的学问？”

听到我的提示，尤老头郑重地点点头，慢慢地说：“欢兄弟，你猜对了。这本《尤氏族谱》里真的藏着一套发大财的生意经。”

尤老头重新小心翼翼地将那本《尤氏族谱》从布口袋里取出来，双手捧到茶几上。

我重新轻轻翻开已经发黄的书页，怀着一份即将发大财的激动而忐忑的心情，一页一页地仔细地阅读过去。与其他大祠堂（大家族）修纂的厚厚的族谱比起来，《尤氏族谱》仅仅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说实话，让一个非尤氏家族中的年轻人来读这样一本类同纪年史般的《尤氏族谱》，如果在平时，真是不可想象。然而，有钱能使鬼推磨，此时此刻，为了在族谱的字里行间发现做大生意的生意经，我十分认真地阅读着每一页纸上的每一行字。可是，当一本《尤氏族谱》快读完的时候，我仍旧没有发现什么生意经的蛛丝马迹。我忍不住抬头望了一眼尤老头。只见他脸上露出神秘的笑容，眼睛眨了一下，示意我继续读下去。于是，我的双眼又重新在那本小册子中搜寻起来。突然，我在《尤氏族谱》的最后一页上，看到了三个文字：尤家坡。

我瞪大了双眼。她不正是那位早已作古的一代美女的姓名吗？我忽然想起了什么，问：“尤老头，你、尤方庆和打电话给我的尤小姐，你们难道是尤家坡的后裔？”

尤老头诡秘地笑起来，一边卷着烟叶，一边慢吞吞地说：“欢兄弟，过去的旧风俗跟现在的新时尚不一样。过去，你哪里见过儿女们是跟着母亲姓的？”他解释道，“过去修族谱时，许多女人连姓名都不会写上去，最多写上几句某某贤氏就了不得了。不信，你仔细看看尤家坡就知道了。”

果然，在《尤氏族谱》上，在尤家坡这一条目下，只有寥寥十个字：尤家坡，父早逝，住四方井。

我将这十个字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几遍，又与《尤氏族谱》中的其他人比较了一下，忽然间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尤氏族谱》里，同样的女人，其他女人的记述虽然很简略，但是却将她们的生庚年月、家族排行、成年后嫁与何方人氏记载得一目了然。然而，单单记载到尤家坡时，仅仅只有这十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文字。我抬起头，不解地望着尤老头。

尤老头一边抽着香烟一边问：“你把这本书读完了？”

我答道：“读完了。”接着问，“然而在这本书里，我没看出来那些尤氏族人与做大生意的生意经有什么关系？”我虚谦地说，“请尤老头指点迷津。”

尤老头定定地望了我一会儿，毫不客气地教训道：“欢兄弟，你两颗眼睛珠光是在《尤氏族谱》中的那些男人们身上搜来搜去，你当然不会看到什么生意经。”接着，尤老头从我手里取过《尤氏族谱》，轻轻地摊到茶几上，继而捉住我的手，将一根中指在“尤家坡，父早逝，住四方井”那十个文字上点来点去，神秘地说：“欢兄弟，这才是真正的做大生意的生意经。”

一时间，我脸上的肌肉似乎都僵硬起来，内心里那一份啼笑皆非的感觉似乎都无法表现在我的脸上，此时此刻，我恍如在一个虚幻的梦境中，身边的一切包括坐在我对面抽着香烟的尤老头都变得不真实起来。我再一次捧起那本发黄的《尤氏族谱》，再一次将“尤家坡，父早逝，住四方井”那十个文字每一笔每一划地看了个清清楚楚，心里想到，从早晨到晚上、从那位神秘的陌生女人尤方灿到眼前这位古里古怪的尤老头，到后来，他们策划的所谓做大生意的生意经，难道就是这样十个最简单的文字？我将那本书轻轻地交还给尤老头，一边轻轻地摇着头一边轻轻地说：“尤老头，这本做大生意的经书，你还是自个儿小小心心地收起来吧。”

“书，我当然要收起来。这本《尤氏族谱》跟了我几十年，我怎么会轻易地送给他人呢？”

尤老头站起身，将那本《尤氏族谱》小心地收进布口袋。

我以为他要离开了，却不料他又重新坐回沙发里，将那支竹烟筒含到嘴上，双眼重新平视着我，眼光里除了庄重严肃外，没有任何一丝一毫开玩笑的成分。一刹那，我产生了一种异常奇怪的感觉，似乎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位深藏不露的智慧老人，目光里有一种洞察世事的深邃，嘴上的烟斗在吞吐着云彩。

一时间，双方都沉默起来。

“欢兄弟，”许久，尤老头终于开口了，“你是读书人出身，一字值千金这个道理，你应该比许多人还要明白。”顿了顿，他一脸庄重严肃地问：“欢兄弟，假如我告诉你，‘尤家坡，父早逝，住四方井’这十个字，每一个字都可以值万万金，你会不会相信？”

我望着尤老头，情不自禁地点了点头。其实，我心里是不相信的，但是，不知为什么，面对眼前这位一脸庄重严肃的老人，我竟然不忍心摇头。

这时候，尤老头将双眼移向天花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唉，几十年了，我每天一早醒来，想到的头一件事情就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尤家坡，父早逝，住四方井’这个做大生意的愿望呢？”

我站起身，重新泡了一壶上等好茶，轻轻地递到尤老头手里。

就在这时，我忽然想起尤老头早先说过的一句话：“过去，你哪里见过儿女们是跟着母亲姓的？”

这样说来，尤老头、尤方庆，以及给我打电话的那位陌生女人尤方灿，并非《尤氏族谱》中那位一代美女尤家坡的后裔？问题是，他们既非一家人，为何又与《尤氏族谱》扯上了紧密的关系？犹豫了片刻，我还是忍不住把心里的疑问提了出来，“尤老头，那位尤家坡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女人？为什么你会郑重其事地说‘尤家坡，父早逝，住四方井’这十个字价值万万金呢？”我补充道，“尤老头，我年纪轻，才识浅。说实话，我在《尤氏族谱》里真的看不出有什么做万万金的大生意经出来。”

“唉……”尤老头再次长长地叹息一声，将目光从天花板上收回，望着我，说：“欢兄弟，你在‘尤家坡，父早逝，住四方井’这十个字里看不出做大生意的路子出来，这不能怪你。”他喝了口茶，接着说：“这样吧，我们把做大生意的‘经’放到一边，暂时不提这件事。对了，欢兄弟，我先让你看两样东西。”

说到这里，尤老头从身边的布口袋里摸出两张相片，一张彩照一张黑白。

他先将那张彩色相片递到我手里。

我一看，这幢简陋的建筑物不就是离集团公司不远处的那座公共厕所吗？

跟着，他又将那张黑白相片递给我。

这张黑白相片如同先前那本《尤氏族谱》一样，已经是很多年以前拍的了，像纸都已经泛黄变脆。

我在这张黑白相片上，看到了一口四四方方的水井。

“欢兄弟，这个地方你认识吗？”尤老头一根手指点着彩照上那座公共厕所，见我点点头，又将手指移到那张黑白相片上，问：“这个地方呢？”

我想了想，反问：“是不是四方井？”

尤老头一巴掌拍到大腿上，大声说：“对呀。欢兄弟，你在哪里知道的？”

我又问：“过去的四方井，是不是现在这座公共厕所？”

尤老头又一次将巴掌拍到大腿上，又一次大声说：“对呀。欢兄弟，你在哪里知道的？”

我忽然间大声笑起来，直笑得尤老头有些莫名其妙。接着，我将那两张相片还到尤老头手里，老实地解释道：“尤老头，如果不是今天尤小姐安排我到那座公共厕所去约会尤方庆，我还真的不知道现在的金山路就是过去的四方井，更不会知道真正的四方井，其实就埋在那座公共厕所下面。”

尤老头似乎恍然大悟起来，说：“难怪，如果不是他们告诉你，你怎么会知道这个老地名和四方井的准确位置呢？”紧接着，尤老头警惕地看了看四周，神秘地问：“欢兄弟，他们告诉你关于四方井的秘密了吗？”

我摇摇头。

这时候，尤老头嘿嘿地笑起来，脸上重新现出那种诡秘的笑容，跟着做了一个只有老江湖才做得出来的古怪动作，接着，他又一次掏出烟叶，慢吞吞地卷起来。

我有些心急地问：“尤老头，四方井里到底有什么秘密？”

尤老头一边抽着叶子烟，一边用一种诡秘的眼光打量着我。许久，他才用一根手指，点着桌上那本《尤氏族谱》，用一种让我意想不到的口吻说：“欢兄弟，你知道这本《尤氏族谱》、还有四方井，与你们欢家有着多么重大的关系么？”

我吃惊地望着尤老头，心想，真是越说越玄了，到头来，这些秘密竟然与我牵上了关系？

尤老头仍旧用一种诡秘的眼光望着我。他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心思。过了好一会儿，他捧起茶几上的茶壶猛喝一气，想了想，才慢慢地说：“欢兄弟，我先给你讲一个故事。等你听完这个故事后，由你本人来决断：四方井到底跟你们欢家有没有关系。”

——尤老头给我讲述的故事，就是前文叙述过的尤氏母女双双嫁入欢氏家族的那一段过程。

坦诚地说，关于这一段历史，我虽是欢氏家族的后裔，只是在很小的时候，听母亲略略提起过，并无太多的印象。现在听尤老头说起这一段欢家历史，反倒激发出我一丝探源般的好奇心：原来，我的先辈中竟然有尤家坡这样人才出众的绝色，而先辈的故乡，竟然是我现在生活着的古城市。

尤老头讲述完那段历史后，笑着问：“欢兄弟，我说的这些，你作为欢氏家族的后人，你公正地评断一下，我说的可是假话？”

一瞬间，我脸上微微地红起来，我正想老实地承认我不是很清楚家族历史时，忽然间，我想起故事里那个尤四方。正因为送尤四方出国读书，所以，才导致了中年客商——我欢氏家族中的一位先辈服毒自杀。

当我问起这个人时，没料到尤老头哈哈大笑起来。

我奇怪地问：“尤老头，这有什么好笑的？”

尤老头打住笑声，说：“欢兄弟，那位尤四方，后来回国了。”

等到尤四方在国外取得博士学位回到国内后，已经是快三十岁的人了。直到这时，他才知道，那位资助他出国读书的中年客商早已不在人世，而未婚妻尤家坡，不仅早早地嫁入了欢家，还生育了三个儿女。

尤四方跑到中年客商的坟墓前，哭一声，喊一句师傅，直哭得天昏地暗。

等哭声停住后，尤氏把尤四方拉到一边，将他生父唐三哥秘藏在四方井中的生意经的秘密，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让他速回古城取出那个秘密，早日做大生意、发大财。不知为什么，尤氏并没有完全说出那部生意经的实情。按照老年妇女当初与中年客商达成的协议，那部生意经，应该由尤四方与欢家平分，一人一半经书。也许，尤氏考虑到，现在的情形与过去大不相同了，毕竟，她们母女已经成为欢家的媳妇了，再来谈分割半部生意经的事情，明里暗里，都不好解释。

接下来，尤四方独自一人远赴古城，来到了四方井。

确如尤氏所说：留在儿时印象中的那口四方井已经变成了一座土坟，不同的是，那座茅屋已被尤氏族长换成了青瓦房。

在这里，那位自小在国外接受西方教育的尤四方，在祭奠完祖母后，不但没有取出四方井中的什么生意经，相反，却做出了两件令世人瞩目的事情。

第一件事。他先将那块地皮无条件地赠与当地，并写明了用途是官山坡（公墓），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将那块土地捐赠出来，拿给那些死后无地可葬的穷人们作为公共墓地。

第二件事。他请来几位当地人，把祖母的坟包完全夷平，上面栽了一棵小树，旁边再立上一个十字架。

如果说前一个败家子般的举动可以换来善心美誉的话，那么，尤四方的后一个平祖坟的举动，即便是在今天，也完全是惊世骇俗的大不孝。随后，尤四方又重新漂洋过海，回到英国去了。

消息传到千里之外的尤氏耳朵里，她气疯了也吓疯了。尤氏不明白，自己的亡夫——那位中年客商用生命换来的出国读书的尤四方，竟然是一个大逆不道的孽种。这种一忽儿气愤一忽儿惊吓的过程中，尤氏很快就病倒了。临终前，尤氏拉住女儿尤家坡的手，说出了那个秘藏在水井中的秘密。最后，尤氏希望女儿了却她两桩心愿：第一桩、希望有朝一日，尤氏泡粑、货真价实的名号，能够重新在古城响起来；第二桩、秘藏在四方井中的生意经，一定要交给尤四方。尤氏说：“尤四方虽然不孝，但是，我们却不能不忠。那部生意经，他要不是他的事，但交不交却是我们的事。”

尤家坡跪在床榻上，一边流泪一边答应了母亲。

然而，尤家坡真要完成母亲的遗愿，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其他不提，单单一个相隔千里的交通，便是一件大事。要知道，在过去交通极不发达的年代，出门到千里之外，比现代社会许多人周游列国还要艰难十倍，正因为如此，《三国演义》中关云长千里走单骑才成为流芳百世的壮举。因此，对于母亲尤氏的这个遗愿，尤家坡一直挂在心头。没想到，这一挂，就挂了几十年。等到尤家坡自己青春耗尽、进入风烛残年的时候，母亲的那个遗愿，还是没有实现。

就在尤家坡暗暗心急时，一位娘家的晚辈路过这里，顺便看望她。当年，尤家坡随同母亲尤氏双双嫁入欢家后，这位晚辈还没出世，尽管如此，尤家坡还是热情接待了他。按尤氏家族的辈份，那位年轻后生应该叫尤家坡为姑妈。交谈中，尤家坡听到对方的生计艰难，不禁心里一动，暗自盘算起来，我原本就是尤家的骨血，虽然在我父亲遇难后，尤家族长对不起我们母女俩，但事隔多年，与这些后人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我何不将母亲“尤氏泡粑、货真价实”的遗愿交与面前这位真正的尤氏后人去实现呢？于是，尤家坡把她的想法与要求，说给了面前这位尤家的年轻晚辈。

那位生计艰难的尤氏后人在听完姑妈尤家坡的想法后，真是又惊又喜。惊的是自从尤氏母女双双离开古城后，尤氏泡粑就销声匿迹了，这几十年来，虽有无数的人仿冒过，但尤氏泡粑的特殊口味，是无法仿冒出来的，如今，姑妈要将绝技传授给他，将来尤氏泡粑重出江湖，不愁赚不到大钱。喜的是姑妈的要求异常简单，未来的尤氏泡粑店，就开设在四方井，并且，尤氏泡粑的招牌不能更改。在那位年轻后生看来，带着绝技回到家乡去开一家泡粑店，这叫衣锦还乡；打一块“尤氏泡粑、货真价实”的招牌出来，这叫做为自己脸上争光。这样的好事，真是求之不得。

尤家坡只将尤氏泡粑的绝技传授给了那位尤氏家族的年轻后生，而那部秘藏在四方井中的能够做大生意、发大财的生意经，她却恪守着母亲生前的遗嘱，一定要交给尤四方。问题在于，尤四方自从做出平祖坟这样惊世骇俗的举动后，再也没有回过中国，只知道他在英国的一个什么大机构做事。几十年过去了，尤家坡眼看自己的脖子都埋到黄土下面了，倘若有朝一日自己双眼一闭，四方井中的秘密岂不真的成了千古之谜？

人间的许多世事真是令人难料，就在尤家坡冥思苦想物色继承人的时候，一天上午，附近一座尼姑庵的一位年轻尼姑上门化缘。没有任何合理的解释，尤家坡忽然对这位仅仅是面熟的年轻尼姑产生了信任感。在她的理解里，尼姑们都是跳出了滚滚红尘以外的清修之人，一心参禅，视钱财如粪土，如果请庙中的尼姑来保存这个秘密，应该不会出现什么意外吧？因此，尤家坡与那位年轻尼姑很快交易了一个条件：她捐一笔巨款给尼姑庵，那位尼姑则“薪火相传”四方井中的秘密，直到把生意经安全地交到尤四方手里。

那位风华绝代的美女尤家坡在做完这笔交易后，自以为未竟事业终于后继有人了，没过多少时日，她便安详地闭上了双眼。

——让尤家坡死不瞑目的是，她生前交易的两桩大事，不仅没有能够实现，反而为若干年后的一场阴谋埋下了伏笔。

那位尤氏家族的年轻后生自从得到了尤氏泡粑的绝技后，星夜兼程地赶回家乡古城。还在路途中时，他就幻想着“尤氏泡粑、货真价实”的招牌重现江湖后生意兴隆的盛况。然而，等他回到家乡时才得知，四方井那个地方，在几十年的变迁中，早已挤满了一座又一座的坟墓，成为一座众人皆知的官山坡（公共墓地）。这样一个荒草丛生、鬼魂集会的地方，当地人白天都害怕去，谁还愿到在那样一个地方去品尝什么泡粑呢？失望之余，他一横心，不当什么开堂坐店的老板，干脆带着一手做尤氏泡粑的绝技，成为一名浪迹江湖的手艺人。后来，年轻后生在外乡娶妻安家，从此不再回家乡，很自然地，在四方井边开尤氏泡粑店的想法，也日渐淡漠了。然而，等到年轻后生自己也到了风烛残年的时候，他又回想起了姑妈尤家坡的遗愿，于是，在临终以前，他交代儿子：倘若往后有机会，一定要完成这个事业。

尤老头在讲述完以上故事后，先是深深地叹息一声，接着望着我，问：“欢兄弟，你猜一猜，那年轻后生的儿子是谁？”没等我往下猜测，他就指着自己的鼻子，“那个儿子就是我。”

我有些明白尤老头的意思了，他到古城市，原来是为他父亲还愿的。这样说来，尤老头找到我，莫非是想借助我在本地的影响，开一家尤氏泡粑店？

就在我暗自思索的时候，尤老头忽然问：“欢兄弟，你想知道，给你打电话的那位女人尤方灿是谁？”

我睁大双眼望着尤老头，问：“她是谁？”

“她就是那位年轻尼姑的外孙女。”

那位年轻尼姑还没有真正地跳出五行外、还没有修炼到视金钱如粪土的境界里。当她从尤家坡那里得知古城四方井里竟然秘藏着一部能够做大生意的生意经后，竟然打起了发大财的主意。等到尤家坡刚一闭眼，她便迫不及待地还俗，千里迢迢地赶到古城。然而，等她到达四方井，面对满坡的荒坟，一时间傻眼了。

前面说过，尤家坡十八岁那年与母亲尤氏双双嫁到千里之外的欢家后，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她在给年轻尼姑交代遗嘱时，说出来的是记忆中几十年前家乡的样子，茅屋、黄葛树、四方井、还有春风吹过时，飘满井台的黄葛树花。她没有想起来的是，几十年前，那位受西式教育的尤四方不仅将这块地皮捐出来做了官山坡（公共墓地），还平了祖坟。在往后的几十年中，当地人不仅把家中死亡的人埋到这块不花钱的官山坡（公共墓地）上，还将公有财产——那棵高大的黄葛树，你一刀我一斧连树皮带根须都分割干净了。因此，出现在年轻尼姑视野中

的四方井与她听到的四方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地貌景象。

有钱能使鬼推磨，在发大财的强烈欲望下，那位年轻尼姑一咬牙，决定舍身寻经，在当地找了一位老光棍结婚。年轻尼姑心里明白，她只有在成为当地人后，才有机会慢慢地弄清楚四方井真正的位置，才能想出办法找出那部生意经，才能做大生意，发大财。年轻尼姑一心只想着发大财，没想到无情的岁月也会将她如花的青春渐渐地磨老。等到她终于搞清楚四方井那个秘藏着生意经的准确位置后，过去的古城已经变成了古城市，那一片荒坟密布的四方井，变成了金山路。至于年轻尼姑本人，就连走路都需要拄着一根拐杖了，同样地，她再也没有精力去挖掘生意经了。

年轻尼姑没有儿子，只生育了一个女儿。成年后的女儿嫁到了沿海。女儿嫁的那位男人，也姓尤。女儿为她生育了一个外孙女，取名尤方灿。

一年多以前，她自感不适，预料到离开人世不会太久了，于是，只得将外孙女尤方灿拉到床前，将那个埋生意经的地方秘密地告诉了外孙女。最后，她双眼定定地盯着外孙女，说：“我这几十年都没搞明白，那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书？为什么说那部书是能够让人做大生意、发大财的秘笈？你一定要把那部书弄到手，要不然，我这几十年真是白白……”

话没说完，她便睁着一双死不“明（瞑）”目的眼睛，把一口财气堵在了喉管里。

尤老头讲到这里，再次捧起茶几上的茶壶咕咚咕咚猛喝一气。接下来，他又开始慢吞吞卷起烟叶。

我忽然想起了一个问题，如果尤老头所说的是真实的，故事中那位尤氏家族的年轻后生与那位年轻尼姑应该是不认识的，想必他们的后人也没什么交往，那么，原本不认识的两家后人——尤老头与那位神秘的陌生女人尤方灿，他们又是如何凑到一起的呢？

当我提出这个问题时，尤老头一边吸着烟一边望着我笑了笑，说：“欢兄弟，这个事嘛，我本人说不大清楚。”他说，“我想，还是等改天尤方灿亲口告诉你吧。”跟着，尤老头话锋一转，说起了另一件事情，“欢兄弟，我知道你在这个地方有些影响，人际关系也不错。如果找你办大事，你或许困难很多；然而，我找你办这件不大不小的私事，对欢兄弟来说，应该没有什么大的困难。”

听话听音，联想到尤老头父亲临终前留给他的遗嘱，我忽然明白过来，尤老头要完成先父的遗愿，真的想在四方井那个地方开一家尤氏泡粩店。问题是，四方井现在是一家公共厕所。这还不算，在若干年的变迁中，那块地皮随着时代的演变，一会儿姓“私”、一会儿姓“公”，一会儿属于某某公司、一会儿又属于某某工厂……也就是说，那块地皮的产权现在有很多业主，每一个业主都可以拿出当年的合法的依据出来。因此，那块地皮现在由古城市房管部门暂时代管。

尤老头想请我出面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许可他在四方井原址的基础上将那座公共厕所改建为尤氏泡粩店，费用全部由他支付。不仅如此，等尤氏泡粩店的名声出来并且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后，他将尤氏泡粩店的财产全部捐献给古城市。他故作神秘地问：“欢兄弟，你知道我这样做的真实意图吗？”

我想了想，轻声问：“你莫非是想得到深埋在四方井中的那部生意经？”

尤老头立刻朝我竖起一个大拇指，说：“聪明。”

“尤老头，就算你投资搞尤氏泡粩店是一个幌子，造一个假象，万 一 ……”我犹豫着说，“那井底中并没有什么生意经，你不是白白浪费了财力物力吗？”

“欢兄弟，人世间哪里有十拿九稳的事情呢？哪些搞探险发了大财的冒险家们，事前又哪里算出十拿九稳的藏宝地点呢？”接着，尤老头抛出了一个很诱惑我的计划，“欢兄弟，从根源上来说，那部秘藏在四方井中的生意经，有一半应该是属于你的。你是欢氏家族的后人嘛。”他说，“这样子，欢兄弟，你不用投资一分钱，也不需要你出多大的力、只需要你出面动用一下你在这个地方的人际关系，等我搞到了那部生意经，分一半给你。”

也许金钱真是万能的，也许金钱的外壳上再涂上一层好奇心更是万万能的，经过他们这一系列的策划，坦诚地讲，我已经很难做到心如止水了。没有一个在商场上拚搏的人不想做大生意，发大财的，按照资本家的说法：只要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即便是冒杀头风险的生意，也会有人去做的，更何况埋藏在四方井下面的那部生意经，不需要我本人冒任何风险。说实话，我并不相信世间上真的有什么点石成金的生意经，但是我相信一个事实，若干年前，那位有着做大生意才能的唐三哥，之所以要在四方井里秘藏着这样一部竹筒，那么，竹筒上肯定刻有惊

人的大秘密。最容易让人联想到的秘密，大约就是唐三哥在某地埋藏了一批或几批数量惊人的黄金。我终于答应了尤老头，帮助他在四方井重现昔日的尤氏泡粑店。

## 第八章 尤氏泡粑与烛光餐会

第二天，我亲自出面，找到古城市分管工商的副市长，将尤氏泡粑店的故事讲给副市长听了。当然，我省略了许许多多重要的情节，也省略了尤氏泡粑店与我欢氏家族历史上那一段悲壮的关系。最后，我强调：尤家的后人们在完成先辈们的遗愿后，决定把尤氏泡粑店所有的资产全部捐赠给国家。

副市长是外地人，到古城市任职也才数年时间，他对古城市在过去的古城历史上是否真的有一家闻名遐迩的尤氏泡粑店虽然表示怀疑，但转而一想，无论事情是真是假，既然有人来投资，将一座臭气四溢的公共厕所改建为一家泡粑店，不但不花国家一分钱，到最后，反而还要将全部资产捐赠给国家，这样的事情，有百利而无一害。副市长在短暂的沉默后，果断地说：“这件事，我们市政府应该在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接着，副市长喊来了秘书，对他吩咐道：“你亲自出面协调一下，把这件事情尽快地落实下来。”

似乎真的应验了人熟好办事这句话，有了副市长那位秘书的亲自协调，虽然四方井那块地皮的产权还存在着没完没了的纠纷，但是，对于一位外地人到古城市投资这样的举动，竟然使那些平时争吵不断的业主们，这一次却表现出了空前的大团结。争争吵吵是他们内部的家务事，外地人来投资却是给他们送金元宝的大好事。

与此同时，有人把尤老头为先辈还愿的事情报给了古城市的新闻界。对于任何一家新闻媒体来说，这条消息都是一个很敏感的主旋律新闻。于是，还在尤老头撤除旧的公共厕所、建设新的泡粑店的过程中，《古城晚报》率先发表了长篇通讯，与文章配在一起发表的，是那位一身乡下人打扮的尤老头。一时间，满城争说尤氏泡粑、货真价实的历史故事，同时，《古城晚报》不失时机地开辟了一个《尤泡粑跟踪报道》，每天一篇，除了详细报道工程进展、预计何时开业以外，还采访了若干上了年龄的老人，请他们回忆儿时是否听说过尤氏泡粑的神奇故事。

没有多久，四方井上那座公共厕所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装修华丽的仿古建筑，以及一个又一个身着统一制服的服务小姐。在仿古建筑的门口，伸出一支长长的竹竿。竹竿上悬挂着一幅红色布帘，上面排着八个金光粲然的大字：尤氏泡粑，货真价实。

接下来，在当地媒体的引导下，在古城市的市民热切的盼望中，尤氏泡粑店终于开张了。

开张前一天，尤老头差人送了一张请帖给我。

第二天，我望着办公桌上的请帖，想了想，将办公室主任叫来，请他代表我去赴这个开业宴会。等办公室主任离开后，我立刻走出集团公司，悄悄地钻进与尤氏泡粑店隔街相望的一间茶馆，寻了一个小小的包间坐下。透过这个小包间的窗户，可以将尤氏泡粑店热闹的局面看得清清楚楚。

茶馆本来是遍布西南城乡的常见场所，在人们的印象里，茶馆就是喝茶聊天的地方。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今的茶馆与过去的茶馆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不仅是人们谈天说地的地方，它还是人们打牌赌博、情人幽会的场所。像我现在喝茶的小包间，在当地人的暧昧称呼中，是情人们幽会的场所，一般人是不会到茶馆里去包什么小包间喝茶的。我之所以单独包下这间小包间，完全是因为这里可以放心心地观察对面尤氏泡粑店的缘故。

尤氏泡粑店开张的盛况是可以想象到的，到尤氏泡粑店品尝泡粑的顾客差一点将门窗挤爆。出现这样火爆的场面是我能够想象的——媒体上广而告之了那么久，不发生摩肩接踵的事情反而不符合中国人凑热闹的性格。我想，现代化的广告手段，可能是若干年前挑着水桶卖泡粑的尤氏做梦都想不到的，一夜之间，“尤氏泡粑、货真价实”的名声，就响遍古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远远地望着尤氏泡粑店的热闹场面，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想起了尤方灿。这一段时间，那位神秘的陌生女人尤方灿似乎消失了一般，她再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她当初留在那封挂号信上的传呼号码，已经被我不知弄到哪里去了？

一会儿，小包间的门轻轻响了几下，我以为是服务小姐来添茶水，便大声说：“我还没喝完。”

那位敲门的人似乎犹豫了一下，接着又轻轻地敲了几声。

这一次，没等我说话，小包间的门轻轻地推开了。紧跟着，那位与我在公共厕所有过一次秘谈的肥肥胖胖的

中年男人尤方庆，幽灵般地闪进了小包间。等我回过神时，尤方庆已经堆满一脸的笑容坐到了我的对面。我吃惊地望着他，心想，他怎么知道我在这里？难道我的行动被他跟踪了？继而又想到，他那一身看起来累眼睛的肥肉，为什么行走起来却轻捷如风？

我不客气地问：“尤方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欢经理，别见怪。”尤方庆仍旧是满脸笑容地说，“我本来不知道你在这儿，是我妹妹尤方灿告诉我的。”

我吃惊地问：“你妹妹？她又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欢经理，是这样的，”尤方庆解释道，“我妹妹到大街对面的尤氏泡粩店祝贺，她本来想在那里跟你见面的，结果，遇到你们公司的办公室主任，他说你太忙，来不了。嘿嘿嘿……”尤方庆诡秘地笑了几声，“我妹妹觉得不太可能，她说，欢经理可以千忙万忙，但绝对不会把今天开业这件事给忙掉的。嘿嘿嘿，于是，我妹妹就注意观察，结果发现你躲到这儿来了。”

“尤方庆，什么叫躲？难道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吗？”我有些不高兴起来，“我只是不喜欢那种挤来挤去的场面，想一个人清清静静地在这里休息一下。”我话锋一转，仍旧不客气地问，“你来找我，难道就是谈这样一件事情？”

“不不不。”尤方庆先摆了摆手，接着警惕地看了看原本就很狭小的小包间，最后，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轻轻地递到我面前，神秘地说：“欢经理，这是我妹妹让我转交给你的。”

我以为那个信封里装的是钱。在我天真的想象里，他们认为我在“重建”尤氏泡粩店的事情上帮了大忙，要送钱表示感谢。我立刻站起身，脸上摆出一副严肃的神色，说：“这个信封我决不能收，你拿回去还给你妹妹。”

“欢经理，你误解了。”尤方庆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心思，一瞬间，脸上的笑容就消失了，“你以为这个信封里装的是钱，是不是？”没等我回答，他又说，“我们到现在还处于投资阶段，还在策划和实施我们的计划。欢经理，我们都还没赚到一分钱，凭什么送钱给你？”

一时间，我惊愕地看着他，心想，这尤方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什么资格用这样的口气对我说话？

尤方庆根本没有理睬我的目瞪口呆，他将那个信封轻轻地放到桌上，如同早先幽灵般地滑进来一样，此刻又幽灵般地滑了出去。

望着桌上那个信封，我正要伸手拿起，忽然想起一分钟前尤方庆对我说的话。一刹那，我心里升上来一股羞愤：他妈的，我欢镜听什么时候要求你们送过钱给我？继而想到，这场从未有过的当面羞辱，我欢镜听到底是怎样自讨来的？羞愤中，我一把抓起那个信封，正想朝着窗外扔去，忽然，从信封里滑出一张厚厚的纸片。这种看起来油浸浸的透明纸片大约只有搞建筑设计的人才用得上。我吃惊的不是纸片本身，而是那些按一定比例微缩在纸片上的横横竖竖的线条，这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房屋建筑设计图。我拾起那张比巴掌略大一点的纸片仔细一看，这图纸上绘的，不正是新建的尤氏泡粩店的结构图吗？

就在我惊诧莫名时，门又轻轻地响了起来。

这次，敲门的是茶馆里的一位服务小姐。她对我轻声说：“先生，刚才有个小姐的电话打到服务总台里，是找你的，你看怎么办？”

我明白服务小姐的意思，她是征求我本人的意见：我可以到服务总台接电话，也可以让对方把电话直接打到小包间里。

我想了想，说：“请她直接打电话到这儿来吧。”

我想，这电话可能是那位神秘的陌生女人尤方灿打来的。没多久，小包间里的电话响了。我拿起听筒，果然，正是那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尤方灿打来的电话。

“欢经理，你为什么不参加尤氏泡粩店的开张典礼呢？一个人躲在小包间里，是有什么心事吗？”

“我不习惯那种人山人海的热闹场面。”我说，“至于说到心事嘛，有一点点。”我试探着说，“尤小姐，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你？”

她沉默了一下，轻轻地说：“欢经理，我们见面的时间，快了。”紧接着，她转移话题，“欢经理，信封里的东西你看到了吗？”

我知道她是指那份微缩的建筑图。

我反问：“尤小姐，难道那份图是你画的？”

对方在电话里轻轻地笑起来，“欢经理，我没那份本事。”她说，“不过，尤氏泡粩店所有的设计构想，倒是我的主意。”

我一边听着电话，一边将目光投向窗外。我的本意是想寻找那位与我通着电话的神秘女人，却不料大街对面富丽堂皇的尤氏泡粩店一下子就跳进我的眼池。忽然间，我想到了一个我原本早就应该想到的问题，看尤老头的样子，不算是很有钱的大富豪，他到古城市还愿搞尤氏泡粩店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埋藏在四方井里那部能够做大生意，发大财的生意经吗？问题是，如今重现在四方井上的那座仿古建筑，从经营场地来看，已经是一家大饭店的规模了。能够将尤氏泡粩店搞到这种规模，没有数百万万元的投资是办不到的。那么，尤老头从哪里搞来的资金？如果是尤老头本人的钱，则更不可理喻，一位身家数百万万元的富翁，难道真的会为一部若干年前传说中的生意经冒这么大的风险吗？最后，我犹豫再三，抑制不住内心里的好奇，终于提出了这个问题。

那位神秘的陌生女人尤方灿几乎没有任何的犹豫，在电话中说：“欢经理，你是生意人，知道什么叫做商业机密，你不应该来关心这个问题。”顿了顿，她又说，“不过，欢经理，等我们的商业策划完全成功的那一天，我会将这些商业机密如实地告诉你。”

尤方灿不是教训的教训虽然让我心里有些不高兴，但是，因为我是商界上的人，很能理解商业机密对生意人的重要性。我换了一个话题，说：“尤小姐，你策划的尤氏泡粩店已经搞起来了，那么，四方井中的那部生意经什么时候……”

“欢经理，我要谈的就是这件事情。”没等我说完，尤方灿立刻抢着说，“在一般人的想象里，只需要找准四方井的井口位置，挖下去，似乎就可以得到那部发大财的经书了。事实上，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欢经理，你想想，我的外婆用了一生的心血才寻找到埋藏生意经的准确地方，她怎么可能那么轻轻松松地告诉给我呢？”

一瞬间，我有些吃惊起来，难道说，那位神秘的陌生女人尤方灿，并不知道真正的四方井的井口在哪里？倘若真是这样，花在尤氏泡粩店上的心血岂不白费了？

尤方灿大约已经猜测到了我的吃惊，她说：“欢经理，你放心，四方井的准确位置，我知道的清清楚楚；那部生意经，我同样知道的清清楚楚。”

我有些糊涂起来，既然知道四方井的井口在哪里、既然知道生意经在哪里，为何还迟迟不动手挖掘出来？

听完我问题，尤方灿说：“欢经理，在取那部经书以前，我还要做一件事——这件事，是我外婆一生都没有完成的心愿。”她说，“我只有在完成了外婆的心愿后，才能踏踏实实地取到那部做大生意、发大财的生意经。”

我问：“你外婆的心愿是什么呢？要完成她老人家的心愿，难度大吗？”

尤方灿说：“要完成我外婆的心愿，如果是其他人，很难；但对于欢经理来说则是小菜一碟。”

我又一次惊诧起来，整个事件越来越扑朔迷离了，绕来绕去，这件事怎么又绕到我身上来了？

这时候，尤方灿说：“欢经理，你把那份图纸拿到办公室，过几天会有人亲自上门跟你谈这份图的事情。”她又说，“我请你晚上到尤氏泡粩店去，我相信你会有很大的收获。”

我笑着问：“尤小姐，你莫不是又要我去见一个什么意想不到的酒吧？”

对方先是沉默了一下，紧跟着轻轻地笑了笑，没作任何解释，把电话压下了。

我木呆呆地坐在沙发上，一只手端起茶杯，一只手拿着那份小小的图纸，双眼望着大街对面人来人往的尤氏泡粩店。窗外的阳光射进来，把我一脸茫然的表情照得发亮。我真的弄不明白，当初，我是怎么涉足这个事件的？我遇到的尤老头、尤方庆，以及那位只在电话中听过她声音的神秘的陌生女人尤方灿，他们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们进行商业策划的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得到四方井里那部传说中的生意经？

回到办公室，我将那份图纸小心地锁进抽屉里。

傍晚，临到下班时，秘书将一个白色的信封放到我的办公桌上，说：“有人刚送来的。”

看到这封信，我立刻想起不久前收到的那封神秘的挂号信。正是因为有了那封挂号信，所以，我才开始涉足这个前途未卜的事件中去。看笔迹，前后两封信应该是同一个女人写的，那么，写信人会不会是那位神秘的陌生女人尤方灿呢？我一边想着一边拆开信封，原来信封里装着一张尤氏泡粩店的餐券，券面上注明着凭此证可免费享用多少个尤泡粩。券面背后，写着一行字：欢经理，今天晚上，我在尤氏泡粩店恭候你的光临。尤方灿。

看完这行字，我猛然想起今天中午在那间茶馆小包间里，尤方灿是预约了我的。一时间，我竟然有些莫名的兴奋起来。这份兴奋得情绪就连我自己都感到很奇怪，难道是即将见到那位神秘的陌生女人尤方灿的缘故吗？或

者是即将见到那部神奇生意经的最终发大财的秘密？

集团公司的员工下班了，整幢大楼很快清静下来。

我心情激动地坐在办公室里，看着夕阳的光辉渐渐地隐没在城市的高楼后面、又看着城市的华灯渐渐地初上起来，这时候，我想，我该赴约了，我该去见那位神秘的陌生女人尤方灿了。

尽管尤氏泡粩店是因为我的关系，才得以快速地重现在四方井的原址上，但是，不知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直到今天尤氏泡粩店开业，我都从未走进店堂一步。现在，在这个华灯初上的晚上，等我到达尤氏泡粩店时，首先看到的不是那位等候着我的服务小姐，而是一块醒目的广告牌：今晚包席，不对外营业。

然而，当我站在大厅门口时，我看见大厅中央只有一张小小的圆桌，圆桌旁边摆着两把椅子，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了。这样一副场面，哪里有一点点包席的样子？如果说今天白天尤氏泡粩店生意兴隆的热闹场面是我耳闻目睹的话，那么，今天晚上这个异常冷清的包席则使我怀疑走错了地方。我急忙回头，寻找那位引我进来的服务小姐，却见她一闪身到门外，飞快地关上了大厅门。一瞬间，我头皮一阵发麻，心想，他们到底要干什么？紧跟着，大厅里的灯一下子熄灭了，四周浸入一片黑海之中。我头上虽然浸出了冷汗，但我仍旧强作镇静，望着伸手不见五指的大厅，大声说：“尤老头，你在与我玩什么把戏？”

声音刚一消失，天花板上的一盏射灯啪一声亮了起来，一束柔和的光亮直直地射到大厅中央那张小小的圆桌上。这时候，我吃惊地发现，原本空空如一的圆桌上，竟然在刚才一片漆黑的时候，神不知鬼不觉地摆上了一个花瓶，瓶子里插着两支红玫瑰。我想了想，走到那张小圆桌前，刚要坐下，大厅的角落里，顿时响起柔曼的轻音乐。在如丝如缕的音乐声中，一个人影慢慢地出现了。我立刻紧张起来，那位与我只有电话之交的神秘女人尤方灿终于出现了，今天，终于要见到她的庐山真面目了。可是，出现在射灯下的，是尤老头那张布满皱纹的老脸，此刻，他双手捧着一个盘子，盘子里放着两个乳房形状的泡粩。

“欢兄弟，”尤老头将盘子轻轻地放到小圆桌上，“这是本店特意为你做的。”他嘿嘿地笑起来，指着盘子里的泡粩，“欢兄弟，泡粩的绝技虽然是我尤家的，但是，尤泡粩的形状和泡粩上的‘尤氏泡粩、货真价实’八个字，却是你们欢氏家族的哟。”

我知道尤老头在戏谑地提醒我，乳房形尤泡粩是我欢家的先辈——那位中年客商从一位十六岁妓女桃红身上得到的灵感。一瞬间，我脸上忽然现出一团红晕，仿佛在为我先辈发明的这个模具感到不好意思。接着，我坐下来，拿起一个乳房形泡粩，仔细地看上面“尤氏泡粩、货真价实”八个字，戏谑地问：“尤老头，你这个模具又是如何得来的？”

任何人都可以明白我话中的双重意思，当年，我那位先辈仿造那位十六岁妓女桃红小小巧巧的乳房为尤氏制作的泡粩模具，早已不存在了；旧模具不在了，肯定要制作新模具，那么，尤老头这个新模具又是从哪个女人乳房上套下来的呢？

没有听到尤老头的回答。

我抬起头，发现尤老头已经回到黑暗中去了。

与此同时，另一个肥肥胖胖的身影出现在圆桌边，他就是那位中年男人尤方庆。他将一碗盖碗茶轻轻地放到桌上，望着我，轻轻说：“欢经理，请喝茶。”跟着补充了一句，“这碗茶，是我妹妹亲自给你泡的，不要浪费了哟。”

我心里忽然跳了一下，禁不住升起一个疑问：为什么尤方庆每次在谈到他的妹妹尤方灿时，语气里都会流露出某种怪异的东西？这不太符合中国人兄妹之间的称呼习惯。我点了点头，正想说什么，却见尤方庆肥胖的身影慢慢地缩回黑暗中去。四周鸦雀无声，除了射到小圆桌上那束柔和的灯光，周围是死寂般的黑暗。我望着那碗冒着热气的茶，望着茶碗旁边盘子里的尤泡粩，望着盘子身边插着两支红玫瑰的花瓶，静静地沉思起来。我想，他们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想了半天，我还是没有理出一个头绪出来。最后，我将手中那个乳房形状的尤泡粩送到嘴里，轻轻地咬了一口，还没吞下肚子里去，一种我非常熟悉的味道让我顷刻间泪流满面。

我不知道读者朋友们是否也有这样的人生体验：失望，会导致流泪。

一个人因为激动，会流泪，是人人皆知的事实，但是，因为某件事，失望了，也会导致流泪的现象却很少见。

对于我来说，因为这种乳房形状的尤泡粩与我欢氏家族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在感情深处，大约对这种久已失传的绝技能够新生抱着很强烈的理想色彩。我没有想到的是在已经工业化的今天，再用过去那种传统的工艺、

程序制作传统食品，可能只有到那些极其边远的小乡场上才能找到了。在古城市，在这间仿古的尤氏泡粩店中生产出来的尤氏泡粩，是靠大量的食用香精调配出来的机械化口味。

就在我失望得流泪的时候，头上的射灯渐渐地弱下去，最后熄灭了。然而，另一种光明从大厅的一个角落里亮起来，而且越来越亮，等到那点光明亮到我面前时，我一双泪眼情不自禁地睁大起来。

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端着一个大大的玻璃杯，杯中装着一支红蜡烛，慢慢地走到我的面前。

那位神秘的女人尤方灿终于出现了。

我一下子从座位上站起身，看着她闪亮在烛光里的灿烂笑容，心里不禁问：难道就是这样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策划了尤氏泡粩店的新生吗？

尤方灿看到我满眼的泪水时，略略愣了一下，轻声问：“欢哥，你为什么流泪呢？”

在没有见面以前，尤方灿在电话里是称呼我欢经理的，等到见了面，她突然喊出这么一声欢哥，竟然使我不知所措起来。坦诚地说，我还不习惯有人这样称呼我。

她双眼注视着我，微笑着，将玻璃杯轻轻地放到小圆桌上，坐在我的对面。接着，她瞟了一眼盘子中的泡粩，问：“欢哥，是不是‘尤氏泡粩、货真价实’八个字，让你感慨万端呢？”

尤方灿或许永远也猜不到我流泪的真情是因为尤氏泡粩带给我的失望，但是，有一点，她说对了：感慨万端。我难道能够否定我的眼泪不是因为感慨万端才流下来的吗？我急忙揩干泪水，答道：“尤小姐，你说得很对。”

她继续问：“欢哥，你感慨什么呢？”她指着盘子里的泡粩，“是因为泡粩的乳房形状？还是‘尤氏泡粩、货真价实’八个字？”

我想了想，说：“兼而有之吧。”

“不对，欢哥，你没有说实话。”尤方灿仍旧微笑着，“如果是兼而有之的感慨万端，你这样一个大男人是不会流泪的。”

我不知道怎样解释，想了想，指着盘子里的泡粩，将话题转移开，问：“尤小姐，这种泡粩模子，你们从哪里得来的？”

话刚说完，我立刻就后悔了。在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面前，提这个乳房形状的泡粩模具问题，不是当着癞子说秃头，显得太没修养了么？

尤方灿在听完我的提问后，没表现出任何不满，相反，她先是拿起盘子里那个泡粩，举到眼前看了看，接着将泡粩放到自己的胸前。

她问：“欢哥，你仔细看一看，这泡粩形状是不是跟我的乳房大小很相像？”

一瞬间，我的脸色如同玻璃杯中的红蜡烛一样，发出滚烫的红光。

尤方灿并没理会我脸上的红光，她仍旧微笑着，先把盘子里那个乳房形状的泡粩贴到自己的胸前。她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尤泡粩的模具，是仿造她自己的两个乳房形状做出来的。

天哪！我在心里惊叫道，这位年轻漂亮的女人，她真是勇敢。无论她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都不能否认她这份勇敢的举动。

尤方灿并没理会我的表情，她将那个乳房形状的泡粩轻轻地放回盘子里，接着双手捧起桌上那碗仍旧冒着热气的盖碗茶，递到我面前。

“欢哥，这碗茶是我亲自泡的，你到现在还没有喝一口，太对不起我了吧？！”

我急忙接过来，揭开碗盖，刚刚喝了一口，忽然听到她说了一句我意想不到的话。一瞬间，我瞪大双眼，目光从茶碗冒起来的热气中穿过去，问：“尤小姐，你刚才说什么？”

尤方灿仍旧微微地笑着，再一次轻轻地重复道：“我已经决定把尤氏泡粩店捐赠给国家了。”

尤氏泡粩店早迟要捐赠给古城市，这是当初就计划好了的，也正因为如此，古城市分管经贸的副市长才吩咐秘书亲自出面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从而使传说中的尤氏泡粩店快速地重现在四方井的旧址上。这并不是我吃惊的地方。我不理解的地方在于，我是商界上的生意人，我知道任何形式的捐赠都有其商业动机，类似于尤氏泡粩店这样的捐赠，至少要等到把那部秘密的生意经弄到手、泡粩店的生意开始呈现滑坡现象后，才能实现当初的捐赠计划。如今，尤氏泡粩店的生意刚开业、生意兴旺如同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尤小姐为什么……？

我忍不住问：“尤小姐，你说的捐赠，是最近呢还是将来？”

尤小姐轻轻地笑了笑，“最近。”紧跟着，她又强调一句：“欢哥，我说最近的意思，就是最近几天。明白了吗？”

我越来越不明白了。

尤小姐没有理会我的不明白，她背转身，举起手朝着黑暗中的某个角落做了一个动作。一会儿，音乐换成了著名的《梁山泊与祝英台》。在如怨如泣的音乐声中，尤小姐慢慢地站起身，走到我身边，轻轻地拉起我。在这间空旷的大厅里，我与尤小姐慢慢地旋起了舞步。在这种情况下与一位年轻女性跳专场舞，是我过去的生活中从来没有过的。当我们旋到黑暗中时，我偏过头望着屋中央的小圆桌、看到在红色的烛光下那个乳房形的泡粑，心中忽然产生一种奇怪的想法：当今的尤泡粑，是用各种香精调配出来的口味；那么，面前这位尤小姐胸前的两个乳房，是否也使用了现代的丰乳材料，比方说注射了什么“做女人‘挺’好”的药物？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我们旋转到了临街的窗边。

尤小姐忽然停下脚步，却将双手放到我的肩上，转头注视着大街对面的茶馆，问：“欢哥，你知道对面那座茶馆的主人是谁吗？”

那座茶馆就是我今天中午喝茶的地方。

见我摇了摇头，尤方灿轻轻地说：“我知道。”

大街对面那座占地面积很大的茶馆，名义上的产权是属于一家公司的，实际上，茶馆真正的产权是属于古城一帮地方权贵们的。按理说，那帮地主权贵是利用茶馆的招牌达到各自的经济目的，收益应该是很好的；然而，问题就出在茶馆是大家的而不是某一个人的，好比商场上合伙做生意一样，成也合伙人败也合伙人的例子，在商界上俯拾皆是，因此，这块占地面积很大的茶馆，成了地方权贵们手中的一块鸡肋，食之无肉、弃之可惜。

尤方灿回头望着我，目光里闪出两道冷冷的光芒。她问：“欢哥，你知道对面那个所谓的茶馆，除了喝茶，还有其他的作用吗？”

我笑了笑，“这是众人皆知的公开秘密，还用得着我猜吗？”我说，“那家茶馆，实际上是一家夜总会。”顿了顿，“在人们看来，到茶馆喝茶，比到夜总会去潇洒显得光明一些吧。”

尤方灿轻声戏说：“欢哥不傻嘛。”

我问：“尤小姐，你对那家茶馆感兴趣？”

尤方灿没有急于回答我的问题，反而轻轻地说：“欢哥，我们还是跳舞吧。”

我们慢慢地跳着，离开了那扇临街的窗。在经过小圆桌时，尤方灿顺手拿起一个泡粑。我以为她肚子饿了，却不料她一只手托着泡粑，一只手紧紧地搂住我的脖子，身体贴近我，鼻息柔软地从我的脸上吹过。一时间，我有些心猿意马起来，两眼虽然盯着她手中的泡粑，但是心里却在想着另外两个泡粑形状的东西，手心里禁不住浸出了细细的汗水。

“欢哥，”尤方灿忽然问，“你现在的感觉如何？你要说实话。”

我脸上滚过一团红潮，“我不是一个正人君子。”

尤方灿放开我，顺手将那个泡粑放到我手里。当我们重新坐回小圆桌旁边时，我看到的尤方灿，已经是一脸的严肃表情了。

“欢哥，食色性，人之常情，世上到哪里去找这方面的正人君子。”她说，“刚才，我只是做了一个小小的试验。试验的结果是，像欢哥这样的正人君子都会冲动起来，那么，我下一步的策划，可以说胜券在握了。”

我疑惑地望着她，不解地问：“尤小姐，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尤方灿仍旧是一脸严肃的表情，她问：“欢哥，你还记得今天中午的电话内容吗？”

经尤方灿一提醒，我猛然想起她在电话中曾经说过的一件事——在得到那部神秘的生意经以前，她必须要先完成外婆的一个心愿。

尤方灿的外婆——也就是前文曾经提到的那位年轻尼姑，原本是一家青楼里的当红妓女。她因为何种原因走上了皮肉生涯不得而知，但是，整天生活在欢场里，她也渐渐地认同了这种卖笑的价值观念。在她看来，妓女的青春之花是很快就会凋谢的，而要长久地混迹欢场，只有当一名鸨母，所以，她的最大心愿，就是开设一家妓院，当一名老板娘。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她听信了一个自夸为大老板的外地嫖客的花言巧语，悄悄跟着嫖客跑到外地，

结果，那位嫖客将她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一位山区老农为妻。在双方交易时，她瞅准机会跑掉了。走投无路之际，她干脆一横心，跨进尼姑庵削发为尼。日子，似乎就这样伴着青灯经卷寂寞地过下去。没想到，在一次化缘中，她居然意外取得了尤家坡的极大信任，得知了那部秘藏在四方井中的可以做大生意，发大财的生意经。随后，还俗后重新回到红尘的年轻尼姑，怀揣着当一名鸨母的梦想，急匆匆地来到了古城。

然而，等她探察到生意经的准确位置后，地狱的大门已经朝她打开了。

临终前，她紧紧地拉着外孙女尤方灿的手，将四方井中生意经的秘密、将她终极一生都没有实现的鸨母梦想，一并郑重地托付给了外孙女。最后，她注视着外孙女，说：“尤方灿，你一定要把我的心愿完成后，再取那部生意经。你如果不这样做，我在阎王爷面前，都会告你的地狱大状！”

等尤方灿话音刚落，我迫不及待地说：“现在已经没有妓院了，你外婆的那个鸨母梦想……”

没等我说完，尤方灿就冷冷地笑起来，她指着大街对面的茶馆，冷冷地问：“欢哥，那是什么？你以为现在的妓院非要挂一块青楼的招牌吗？”一边说一边扑一声吹熄了玻璃杯中的红烛，在一瞬间涌进我眼帘的黑暗浪潮中，她说：“欢哥，这间屋子里，现在没有一点光亮。我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事情。如果你同意，这间屋子就会亮起来。如果你不同意，那么，不仅这间屋子不会亮起来，已经开张了的尤氏泡粩店也会立刻消失。”

我坐在椅子上，感觉到背心的冷汗如蚯蚓般地爬动。我有些恐惧地问：“尤小姐，你要我答应什么事情？”

“欢哥，你看过舞台上的魔术表演吗？”没等我回答，尤方灿又继续说，“魔术表演之所以会成功，就在于演员与观众之间隔了一层不透明的纸。要是把这层纸捅破了，魔术表演还能吸引观众看下去吗？”尤方灿的话语忽然严肃起来，“欢哥，我希望你不要捅破这层纸。”

我终于明白尤方灿的意思了。她下一步计划就是策划大街对面的茶馆，将其改成夜总会，而要得到那家茶馆的前提条件，就是尽快地把尤氏泡粩店捐赠给古城市。说穿了，尤方灿是用生意兴隆的尤氏泡粩店与古城市的一帮地方权贵们交换生意清淡的茶馆。

我说：“尤小姐，你这样做，不是得不偿失吗？”

尤方灿说：“欢哥，我在取四方井那部生意经之前，一定要把外婆的鸨母梦实现了。有一件事，我要请欢哥为我保密，无论是开这间尤氏泡粩店也好，还是将来开那家夜总会也好，都不会以我尤方灿的名义出现，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尤老头和尤方庆，还有……”她犹豫了一下，“往后，无论你看到了什么、或是听到了什么，希望你保持沉默，不要捅破这层玩魔术的纸，好吗？”

一时间，我沉默起来。

“欢哥，”尤方灿轻轻地说，“我并不是干什么犯罪的勾当，我只是想完成外婆的心愿而已，再说，这样的夜总会，不是全国各地都有人开吗？”

我以为尤方灿是想学那些钱财来路不明的权贵们，抛头露面的事情让人家去做，自己则当一名实权在握的幕后老板。想了想，我终于答应了她：“尤小姐，从今往后，我既是聋子又是哑巴。”

我的话音刚落，只听到黑暗中的尤方灿打了一个响亮的响指，高兴地喊了一声：“开灯。”

大厅里全部的灯光倏地亮了起来，一刹那照耀如同白昼，明晃晃地刺着我的双眼。与此同时，一身乡下人打扮的尤老头和那位肥肥胖胖的中年男人尤方灿，一同从大厅外面涌进来，站到我的身边，笑眯眯地望着我。

尤方灿仍旧坐在小圆桌边，却将双掌合十到胸前，轻轻地说：“欢哥，谢谢你。”

## 第九章 突然捐赠与泡哥茶馆

一转眼，一个多月过去了。

在这一个多月时间里，我没有跨进尤氏泡粩店的大门一步，不仅如此，每次我乘坐公司的小车路过尤氏泡粩店大门时，我都会产生一种欲盖弥彰般的心理，将脸调向另一个相反的方向，似乎那家因为我的关系重现在四方井的尤氏泡粩店，有一种让我不敢正视的东西。

尤氏泡粩店的名声在古城市是越来越响亮了，包括集团公司的许多女职员，也越来越习惯把午餐安排到泡粩店去吃。

在“尤氏泡粩、货真价实”的宣传资料上，人们除了找到传统配方、传统工艺的字样外，还可以找到传统模具、传统形状的特别说明，也就是说，在顾客们看来，尤氏泡粩除了口味是传统的以外，就连那种乳房形状的泡粩，都是那位十六岁妓女桃红传统下来的。

一想到那些尤氏泡粩是用食用香精调配出来的机械口味，一想到今天的尤氏泡粩是仿造的尤小姐胸前的乳房形状做出来的，我就有一种真是传统到家的想发笑的感觉。

一天中午，办公室那位秘书到尤氏泡粩店吃完午餐后，带了几个尤氏泡粩，轻轻地放到我的办公桌上。她笑眯眯地说：“欢经理，你品尝一下这种泡粩。”

望着还散发出热气的泡粩，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问秘书：“你们为什么喜欢到尤氏泡粩店吃午餐呢？是因为泡粩的口味独特呢还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

秘书想了想，说：“依我看，泡粩的口味并不是吸引顾客的最大理由。”

我不解地望着秘书，“你分析一下，尤氏泡粩店生意兴隆的最大秘密是什么？”

“传奇文化。”秘书毫不犹豫地答道，“尤氏泡粩店吸引顾客的最大理由就是它在古城市的历史上有一段传奇文化。”秘书指着桌上的泡粩，“像这种口味的泡粩，是许许多多的饮食公司都可以搞出来的。”她微微仰起脸，“然而，像尤氏泡粩这样的文化演变，是现代人无法做出来的。据我所知，许多人到尤氏泡粩店，除了吃泡粩之外，更主要的是消费那里的传奇文化。这就好比人们到某个文化名胜点去旅游，同样的山山水水，在别处毫无价值，但一旦与历史扯上边，一草一木都成了文化，也成了吸引游客的理由。”她望着我，微笑着问，“欢经理，我说得对吗？”

我点点头，“你分析得很有道理。”

不知不觉中，又是一个多月过去了。

在这一段时间里，尤方灿没有跟我打过一次电话，尤氏泡粩店的生意一如往昔一样的兴隆。

每每想到那天晚上尤方灿跟我谈起的捐赠一事到现在还没一点动静，我禁不住暗暗地猜测起来，他们商业策划的最终目的是钱，无论是开尤氏泡粩店也好、取那部四方井中的生意经也好、还是所谓的实现外婆的鸩母梦开夜总会也好，都是为了一个钱字；如今，泡粩店的生意如此兴隆，他们的“钱眼”也许就打在泡粩店上了。

一天傍晚，我下班回家。

路过尤氏泡粩店时，司机忽然感慨起来，说：“欢经理，这世上还真的有一诺千金的人。”

我不解地望着他。

司机一边开车一边解释道：“那个开泡粩店的什么乡下尤老头，已经把兴意做得红红火火的泡粩店捐给政府了。”

虽然我知道捐赠的内幕，一定是尤方灿与那帮地方权贵们达成了交易那间茶馆的最终协议，但是如今听到这个对于我来说早就知道的秘密，我还是禁不住吃了一惊。我问：“真有这样的事？”心里却想，那位神秘的女人尤方灿，到底是用了什么样的手腕达到了她的目的呢？

司机将前座上一张《古城晚报》反手递给我。

我在晚报上看到一篇报道，大意是说：尤老头在四方井原址上重现尤氏泡粩店，终于完成了先辈的遗愿，使古城历史上闻名遐迩的尤氏泡粩重新在今天的古城市辉煌起来，如今，尤老头为了实现他早先许下的诺言，决定将尤氏泡粩店无偿地捐献给国家。在文章前面，是尤老头那张刻满皱纹的脸庞。接下来，我在晚报的第二版又看到一条毫不醒目的消息：古城市接受尤老头捐赠的尤氏泡粩店后，立刻委托某局组建了古城市历史上第一家尤氏泡粩店食品公司，聘任尤老头为该公司顾问。

看到这里，我猛然预感到了什么，急忙对司机说：“把车开回去，开到尤氏泡粩店门口去。”

司机从返光镜中莫名其妙地望了我几眼，将方向盘一转，小车很快就开到了尤氏泡粩店门口。

我心里的预感终于得到了证实。

尤氏泡粩店大门旁边，在“尤氏泡粩、货真价实”的布幌子下，早已挂起了一块古城市尤氏泡粩店食品公司的招牌。这并不是我心里的预感。我预感到的是，那家茶馆，很可能已经落入尤方灿手里了。果然，小车到达那里时，我看见与尤氏泡粩店隔街相望的茶馆早已修缮一新，如同尤氏泡粩店一样，茶馆也挂出了一个仿古的布幌子，上面竖起四个大字：泡哥茶馆。从字面上理解，茶馆取名泡哥，大约是指男人们工作之余到这里泡一碗茶，

闲谈风月，放松一下的意思吧。然而，我明白，这是尤方灿玩的一个文字游戏。所谓茶馆，就是夜总会。所谓泡哥，就是“嫖”哥。尤方灿要实现她外婆的鸩母梦，只有挂羊头卖狗肉，把茶馆经营成青楼，把顾客经营成泡哥。我摇摇头，心想，这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她的城府，比深埋在四方井中那部生意经还要隐秘；继而又想，她到底是用了什么样的手腕，才与古城市的地方权贵们达成了交易？

司机回头告诉我，“这家茶馆现在被一个外地人承包了，今天才开业。”

我自言自语道：“外地人？哪个外地人？”

司机说：“一个中年男人，大胖子，叫什么尤方庆。”司机笑了笑，“不过，尤方庆那样子看起来傻兮兮的，人们不叫他尤方庆，也不叫他尤老板，而叫他阿呆。”

阿呆？我心想，阿呆这个绰号倒与他的形象很相符，只是他的内心，比许多的聪明人都还要精明。

“欢经理，”司机问，“你去泡哥茶馆喝茶吗？”

我轻轻地说，“我想回家。”

回到家，我刚在沙发上躺下来，尤方灿的电话就打来了。

“欢哥，”她在电话中说，“我请你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吃晚饭。”

意想不到的地方？我心想，这个神秘的女人，又在玩什么样的花样呢？

“欢哥，”她又说，“我就在你楼下等你。”

我先是犹豫了一下，接着以最快的速度把身上那套西服脱下来，换了一套休闲装。等我下楼时，尤方灿开着一辆小车，已经在楼下等我了。这一次，尤方灿穿着一身小碎花衣服，将长长的黑发用一条白手绢扎起来，脸上露出野山坡上山菊花似的微笑。恍惚间，我以为是哪一位纯朴的乡村少女错误地钻进了一辆小车里。我看着她，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心里禁不住怀疑起来，面前这位看起来如此单纯、质朴的少女，难道就是那位神秘莫测的尤小姐吗？

尤方灿偏过头，先是不解地打量了我几眼，跟着就明白过来，一边笑着一边说：“欢哥，你不习惯我一身乡姑打扮？”接着，她朝我努了努嘴，“上车吧。”

小车朝着古城市的郊外飞驰而去。

我坐在副驾驶座上，眼睛一会儿望着前方，一会儿打量着身边的尤方灿，我心里涌上来许许多多的疑问：这位神秘的女人到底是谁？她给我诉说的外婆的还愿故事是真还是假？她到古城市重现尤氏泡吧店的动机是什么？她开设泡哥茶馆，最终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许久，小车到达一座山坡。

尤方灿将小车停下，熄灭车灯，四周的夜色立刻淹没过来。我这时候才发现，这是古城市旁边的一座山峰，那座灯火辉煌的城市，就坐落在山脚下。

就在我远眺着山脚下的城市时，尤方灿已经在我身后铺好了一块塑料布，又从小车尾厢里取出一些食品放到上面。接着，她轻轻地站到我身边，偏着头望着我，两颗眼珠在夜色里闪着光明。她轻轻地长叹一声，说：“欢哥，能够在一个人清静的地方，找一个自己信任的人，无拘无束地谈一些心里话，这是人生的一大快事。”

我说：“尤小姐，找一个自己信任的人？”我笑了笑，接着说：“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你怎么知道，我是你值得信任的人？”

尤方灿没有急于回答我的问题，她拉起我的一只手，坐到那块塑料布上。夜色中飘来一丝丝青草的芳香，还有一缕缕湿润的潮气。

许久，她开口了——她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而是打了一个比方：“欢哥，生活中有一种现象，不知你是否注意到了？”她说，“如果说了解的深入程度，没有什么人能够比得上邻居之间了，然而，为什么邻居中从小长大的青年男女，却很少有结为夫妇的？”

我仔细一想，生活中这种现象确实很普遍。

“欢哥，你不了解我，这是事实。”尤方灿望着我，尽管有着夜色的遮掩，我还是能够感觉到她脸上露出一层诡秘的笑容，“但是，欢哥，我很了解你。”

我对尤方灿的话并不感到吃惊，我与她，一明一暗。

我在明处，她在暗处。也许，她对所谓的了解，是从集团公司开始在报上打招聘广告那天就开始了；而我

对她的了解呢？至今为止，可以说是一团迷雾。我的警惕是有充足理由的，面前这位神秘莫测的女人，既然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在我的生活中，那么，她今天晚上把我约到这个偏僻的山坡上来，仅仅是为了找一个信任的人谈谈心吗？

我的沉默似乎让尤方灿猜测到了什么，她轻轻地握住我的手，温柔地问：“欢哥，你心里是不是有点害怕？害怕我勾引你？”

“不不不……”

我嘴上矢口否认起来，心里却吃惊起来。这个女人太厉害了，一眼就可以把别人的心思看穿。

这时候，尤方灿慢慢地站起身，双手抱到胸前，远眺着山脚下灯火辉煌的城市，似乎浸入某种思绪之中，久久地不说一句话。

我拿起一个熟鸡蛋走到她身边，将那个鸡蛋递到她的面前。她没有接鸡蛋，却猛然调过头望着我。我禁不住后退了几步，我骇然看见尤方灿的脸上已经是满脸的泪水。

“尤小姐，你……”

“欢哥，我今天晚上约你到这个地方来，没有一丝一毫害你的想法，更不会勾引你。”她一双泪眼注视着我，“我只是要你记住我今天晚上的形象。”

我不解地问：“尤小姐，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这时候，尤方灿又从小车尾厢里找出一支手电筒，放到我手里，然后，她慢慢地后退着，一直退到我们彼此之间看不到时，她才轻轻地说：“欢哥，开始吧。”

我犹豫了一下，我虽然不明白她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但是我还是拧亮了手电。一束雪白的光柱划破漆黑的夜空横射过去，照亮了一位身着乡村衣服、满眼是泪的年轻女人。一会儿，她开始缓缓地解衣服扣子，当那件衣服从她身上滑落下去的同时，我看到两粒泪珠从她脸上滚下来，滴到她胸前两个小小巧巧的乳房上。一瞬间，我恍惚看到的不是位裸露着上身的女人，而是一树遭风吹雨打后的梨花。我关掉手电，脸上仿佛滚过一团火焰。

黑夜里传来她冷冷的声音：“欢哥，请你记住我今天晚上的形象。”

我又一次拧亮了手电。她仍旧裸露着上身，迎着手电光一步一步地走过来，最后，将心窝抵到手电上，雪白的手电光将两个乳峰之间的那一段空白，照耀得通体发亮。我的心立刻狂跳起来，全身因了某种激动而微微战栗。

“欢哥，”她说，“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如果一个你还根本不了解的女人，在一个漆黑如墨的晚上对你说：她有一件非常秘密的事情告诉你，不知道你会产生什么样的想法？我稳了稳情绪，将手电筒从尤方灿的心窝上移开，再慢慢地移到她的脸上。我在她的脸上，没有看到一丝一毫的秘密表情，反而看到她闭上眼，泪珠从她眼缝里一颗接一颗地挤了出来。我抑制住狂跳的心情，故作平静地问：“尤小姐，你要告诉我什么秘密？”

尤方灿先是从我手中拿过手电筒用力朝远处扔去。手电筒仍旧开着，雪白的光柱在夜空中跳着奇形怪状的舞蹈，随后消失在山坡下茂密的草丛中。她捧起我的双手，将手掌轻轻贴到她绵软的乳房上，还没让我回过神来，她便长长叹息一声，幽幽地问：“欢哥，你知道我要告诉你一个什么秘密吗？”

我想将手从她乳房上移开，却被她紧紧地按住了。

“欢哥，你的心跳已经通过手掌传给了我。”尤方灿说，“欢哥，我研究你很久了，唉，可惜，我没有早点遇到你！”泪水又一次满满她的脸颊，“我要告诉你的秘密是，我胸膛上的两个乳房，早已不是少女乳房了。”

我心想，这算什么秘密，社会发展到今天，像尤方灿这样年轻漂亮的女人，难道还要残酷地要求她守身如玉吗？我先是笑了笑，接着拾起那件扔到草地上的碎花衣服，轻轻地披到她的身上。然而，就在我给她穿好衣服的同时，我猛然意识到什么。天哪！她那句“早已不是少女乳房了”的话里，曲曲折折地透露出一个女人她在曾经的往事里，有多少无处诉说的伤心与悲愤？我一下子抓住她的双肩，两眼逼视着她，用一种双方都明白的曲折语气，冷峻地问：“尤小姐，请你告诉我，那些把‘泡烂煮熟’了的人，到底是一些什么人？”

我的话音刚落，尤方灿立刻扑倒在我怀里，一声压抑已久的凄厉哭声，响彻在身边的夜空里。

许久，她止住哭声，解下那块扎头发的白手绢，揩净脸上的泪水，说：“欢哥，我惹你笑话了。”顿了顿，“我已经好久没有哭过了，没想到……欢哥，真的不好意思。”

“尤小姐，”我仍旧冷峻地问，“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尤方灿从我怀中挣脱出来，调头望着山脚下的不夜城，轻轻地说：“欢哥，我现在不想谈这个问题了。”想了想，她回头望着我，“我拒绝你再提这个问题！”

一时间，我木呆呆地看着她。我不明白，刚才在我怀中还像一只受惊的小绵羊般哭泣着的尤方灿，为什么一分钟后，就换了一副冷冷的面孔？

一阵夜风吹来，扑了我一脸的寒气。

这时候，尤方灿轻轻推了我一下，说：“欢哥，谢谢你陪我出来。唉，往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怎么？”我回过神，问：“尤小姐，你要离开这座城市？”

“这座城市？”尤小姐语气淡淡地说，“这是你们的城市，这不是我尤方灿的城市。离开这座城市，是早迟的事情。”

“尤小姐，你……”

“欢哥，”尤方灿打断我的话，“我们回家吧。”

小车慢慢地驶下山坡，重新回到光怪陆离的都市里。

在经过一条两边摆满了各式小吃摊点的街道时，她将车停下来，对我说：“欢哥，陪我吃碗面条，好吗？”

吃完面条，她拍了一张一百元面值的钞票在那位卖面条的老年妇女手里。老年妇女急忙说：“我没有零钱找补。”

“我身上有零钱。”

我正想掏钱时，尤方灿赶忙拉着我的手上了车。

直到小车开远了，我还望到那位老年妇女愣愣地站在原地。

我听到尤方灿深深地叹息了一声，幽幽地说了一句：“这些人做生意，太老实了。”

我不明白她话中的这些人是指哪些人？那位卖面条的老年妇女？或是其他一些什么人？

第二天上午，尤方灿将电话打到我的办公室。

“欢哥，”她提醒道，“我托尤方庆交给你保管的那份图纸，没有弄丢吧？”

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份装在信封中的比巴掌略大一点的图纸。那个信封还锁在我的办公桌上。

得到我肯定的答复后，她高兴地说：“过一会儿，我叫人来取。”

大约半小时后，一位自称是古城市美术装璜公司高级技师的中年男人来到我办公室。我将那个信封递给他时，禁不住好奇地问：“这是一份尤氏泡粩店的建筑结构图，你们美术装璜公司难道要对尤氏泡粩店重新装饰吗？”

“不是。”那位中年男人用手指着不远外的泡哥茶馆，解释道：“是他们做的业务。”

我更奇怪了，难道泡哥茶馆要将尤氏泡粩店搬进茶馆里去？

当我提出这个问题时，那位中年男人耸耸肩膀，说：“我只管接业务做事情，至于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不是我关心的问题。”

## 第十章 一桌酒席与生意下滑

一晃，半年过去了。

在这半年时间里，我没有尤方灿的一点消息，她也没跟我联系过。倒是关于尤氏泡粩店的生意每况愈下的小道消息，时不时地传进我的耳朵里。我不明白，半年前，尤氏泡粩店的生意看起来还蒸蒸日上啊，难道捐赠给国家后，生意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吗？接下来，我又发现一个不正常的现象，过去，集团公司的许多员工是把午餐安排到尤氏泡粩店去吃的，现在，不仅没有一人去吃午餐，而且在办公室里，很难再听到尤泡粩三个字了。

一天中午，临近下班时，秘书将一叠文件送到我的办公桌上。趁此机会，我问：“公司的员工在什么地方吃午饭呢？”

“有的到小面馆、有的到大众餐厅、有的……”

“你呢？”我打断秘书的话，问：“你现在到哪家餐厅吃午饭呢？”

她用手指了指不远处的一家小餐馆，“那里。”

我继续问：“我记得，你们过去不是很喜欢到尤氏泡粩店吃午餐吗？现在……”

没等我问完，她便一只手捂住嘴，吃吃地笑了起来，脸上立刻飞起一阵红云，两只眼睛不好意思地看看我，又看看别处。

秘书的举动反倒把我弄糊涂了。

“欢经理，”她仍旧吃吃地笑着说，“现在，除了那些社会上的泡哥，还有谁愿意到尤氏泡粩店品尝泡粩啊？”

——“社会”原本是一个让人一目了然的词，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有哪一个不是生活在“社会”中呢？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在“社会”后面加上一个“上”字，于是乎，“社会上”这三个字就成了一种非常复杂的背景称呼，倘若说某人是“社会上”混日子的人，那么，这个人很可能不太正经。在古城市，人们把一切不务正业的人统称为“社会上”的人，把到夜总会消费的男人统称为泡哥。既然有了男人泡妞的现象出现，当然也会有女人泡哥的事情发生。问题是，尤氏泡粩店只是一家食品店，堂堂正正地做泡粩生意，那种女人泡哥的不明不白的暧昧情事，怎么会与尤氏泡粩店挂上钩的呢？

秘书的奇怪举动把我弄糊涂了。我想，找个机会，问一下尤老头，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天傍晚，我走进了尤氏泡粩店。

站在门口的那位服务小姐大约是许久都没迎接到什么客人了，对我这样一位单身顾客的光临热情得让人吃惊，我刚一坐下，一碗热茶就放到了我面前。

“先生，”服务小姐满脸笑容地望着我，“你需要点什么？”

我想了想，说：“我一个人，你看着给我安排吧。”停了一下，我问：“你们的尤顾问在店里吗？请他来一下？”

一会儿，随着尤老头的出现，我面前的餐桌上，摆满了一大桌菜。

我吃惊地站起身，手指在那些大盘小碟的菜肴之间不知所措地点来点去，心想，这满满一大桌菜，就是再来十个人都吃不完，何况我这样一个单身顾客？

尤老头望着我少见多怪的举动，脸上露出诡秘的笑容，在我对面默默地坐了下来。

“小姐，”我朝那位服务小姐大声喊道，又招了招手，“你过来。”

服务小姐走到我面前，微微弯了一下腰，轻轻问：“先生，还需要点什么？”

我指着满桌的菜肴，愤愤地问：“这是怎么回事？”

服务小姐仍旧微笑着说：“先生，这是你让我安排的呀？！”

我正想说什么，这时候尤老头却挥了挥手，抢着说：“算了算了。”

“尤老头，什么算了？”我双眼望着仍旧一身乡下人打扮的尤老头，冷冷地说，“有这样做生意的吗？难怪，你们尤氏泡粩店的生意现在如此冷清，原来……”

“欢兄弟，你坐下。”尤老头招呼我坐下后，给我解释道：“这些服务小姐是靠提成发工资的，她们已经两个多月没领到一分钱了。”尤老头望着我，戏谑地说：“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个出得起价钱的大顾客，她们不宰你，你让她们宰谁去？”尤老头仍旧戏谑地问：“欢兄弟，你干脆把这个大款（有钱人）操到底，今天晚上，我陪你喝几杯，让服务小姐‘上’两瓶好酒，怎么样？”

我想了想，朝那位服务小姐招招手。等她走到桌前，我问：“小姐，如果我消费一瓶酒，你可以得到多少提成？”

那位小姐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她看看我、又看看尤老头，显出一副到底说不说的为难表情，“这个……这个……多……也不多……”

“你照实说，别怕。”尤老头朝着那位小姐眨了一下眼睛，“今天晚上，说白了，我们就是要让这位大老板多出点血（多花钱）。”

“先生，”服务小姐犹豫了一下，照着尤老头的意思实话实说了，“普通的酒水，我们的提成只有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如果是名酒，价格很高，我们的提成可以达到百分之十以上。”紧接着，服务小姐微微弯下腰，脸上洒几点斑驳的阳光，柔声问：“先生，你要一瓶什么样的好酒。”

没让我回答，尤老头就抢着说：“一瓶太少，来两瓶贵点的名酒。”

片刻功夫，两瓶价格近千元的好酒就摆到了我面前。

望着满桌的好酒好菜，我啼笑皆非地对尤老头说：“今天晚上，你到底是发了哪门子疯？”想了想，我又问：“我到这里，并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

“我知道你到这里是为了什么。”尤老头先是冷冷地说，接着拧开瓶盖，将酒杯斟满，自顾饮了一杯，最后说：“你是来谈泡粩店的生意一落千丈的事情。”

我环顾了一下冷冷清清的大厅，疑惑地问：“尤老头，仅仅半年多时间呀，原先这红红火火的生意……这是怎么回事？”

尤老头又倒了一杯酒，与我碰了一下杯，在将那杯酒喝下去以前，他的两颗眼珠从酒杯上方滚过来，直直地望着我，冷冷地问：“欢兄弟，原先，尤氏泡粩店的生意为什么兴隆？”问完这句话，他才将那杯酒一口喝了下去。

“泡粩啊！”我毫不犹豫地答道，“谁都知道，到尤氏泡粩店来的目的，就是品尝‘尤氏泡粩、货真价实’的泡粩啊！”

尤老头放下酒杯，不紧不慢地从怀中掏出一根竹烟筒，正准备卷烟叶，却忽然想起了什么。他诡秘地望着我，问：“欢兄弟，想不想知道尤氏泡粩店为什么现在生意清淡的真正原因？”

我又一次瞟了一眼满桌的好酒好菜，说：“像你们这样给客人‘尽心尽力’地安排酒席，生意当然会一落千丈。有哪个傻瓜还敢再次光临尤氏泡粩店？”

尤老头将那根竹烟筒举到我眼前，说：“欢兄弟，我没烟叶了，你看……”

我明白尤老头的意思，没好气地说：“你要我帮助那位小姐多点业务提成，干脆明明白白地说出来多好。”接着，我不怀好意地问：“尤老头，你跟那位小姐是不是泡哥关系？”

尤老头同样不怀好意地笑起来，那根竹烟筒在我面前点来点去，“欢兄弟，我这把年纪的人了，就是有当泡哥的想法，都没当泡哥的力气了。”说完话，他回头把那位服务小姐叫过来，当着我的面吩咐道：“拿两条贵点的香烟给我，钱嘛，记到这位大老板的账上。”

那位服务小姐可能是第一次遇到这种闻所未闻的事情。如果说先前的两瓶高档酒是可以喝掉的话，那么，现在的两条高档香烟，是两个人无论如何都消费不下的。她先是吃惊地问尤老头：“尤顾问，两条香烟？两条高档香烟？”

她又调头望着我，张开嘴巴，却没说出话来，只举起一只手，伸开两根手指挡到眼前。

我朝那位服务小姐点点头，“照尤老头……对了，照你们尤顾问说的话去做。”

等服务小姐将两条高档香烟放到桌上时，尤老头问她：“你已经两个多月没领到一分钱了吧？”见对方点点头，尤老头又说：“你好不容易逮住了一条大鱼，应该拿快刀狠心宰，宰得好！”

那位服务小姐不好意思地说：“尤顾问，这……”

尤老头指指我，对她说：“你这个月有提成收入了，还不快去谢谢人家。”

那位小姐倒了一杯酒，双手捧到我面前，还未说话，一张脸便涨得通红。

我接过酒杯，先是一饮而尽，然后对尤老头愤愤地说：“这位小姐拿快刀宰了我，还知道脸红；你宰了我，脸都不红一下。”

尤老头点燃一支香烟，慢悠悠地说：“我脸皮子厚，血珠珠冒不出来。”

等那位服务小姐离开后，我才问尤老头：“泡粩店生意清淡的真正原因，你可以告诉我了吧。”

尤老头又喝了口酒，沉默了一会儿，他将嘴唇朝桌上努了努，问：“欢兄弟，你仔细看看，满桌子的酒菜当中，是不是少了一样重要的东西？”

我将目光在那些大大小小的盘子上一一地扫过去，猛然，我想起来了：人们到尤氏泡粩店，主要目的是品尝泡粩，其余的菜肴是陪衬；但现在，陪衬的菜肴摆满一桌，却没有主食尤泡粩。

我禁不住奇怪地问：“尤老头，泡粩店不卖泡粩，这是……”

尤老头诡秘地看了看我，轻轻地说：“这个问题，我请邹大姐来回答。”他对不远处的服务小姐大声说：“请邹大姐到这里来一下。”

我以为尤老头嘴里的邹大姐是一位老太婆，没想到是一位风韵犹存的中年妇女。

半年前，尤氏泡粩店捐赠给古城市后，市政府便将其组建成一家古城市尤氏泡粩店有限公司，按照当时的设

想，还想办若干家连锁公司。因为有了这份想法，他们便将某百货公司的一位中年女干部调到尤氏泡粩店担任总经理。

那位中年女干部就是尤老头嘴里的邹大姐。

我最先看到邹大姐圆而白皙的脸，坦诚地讲，邹大姐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即便是在人到中年的今天，她的美丽还是会让许多男人产生桃子熟了的非份想法；接着，我看到她用一只手按住腰，一拐一拐地走近桌边。我不禁惊愕地瞪大双眼，一下子站起身，吃惊看着她。

等尤老头为我和她作了介绍后，邹大姐一边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一边握了握我的手，说：“欢经理，抱歉得很，我不能陪你喝酒。我的腰实在是痛……哎哟……”

服务小姐赶快跑过来，将邹大姐轻轻地扶到凳子上坐下。

尤老头对邹大姐说：“你告诉欢兄弟，我们尤氏泡粩店的生意为什么突然之间一落千丈？”

邹大姐还是用一只手按住腰间，却将另一只手指着大街对面的泡哥茶馆，愤愤地说：“都是那一帮妖里妖气的泡哥族，坏了我们泡粩店的名声。”

邹大姐从那家百货公司调到尤氏泡粩店担任总经理后，每天看到顾客盈门，心里的笑意全都写在脸上。用她的话来说：那段时间，是尤氏泡粩店的黄金时期。然而，自从尤氏泡粩店对面挂出一家泡哥茶馆的牌子后，原本红火的泡粩生意便一天天清淡下来。开始，她并不在意，心想，我做我的泡粩，你做你的泡哥；我喂的是顾客的嘴，你掐的是男人的腰，在七十二行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业。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一些奇怪现象，使她感到有些不妙了。尤氏泡粩店有一批老顾客，用当地的语言来说，这一批顾客都是正经人，如今，就连这一批正经人，每每路过尤氏泡粩店门口时，原本缓慢的脚步，忽然间像生了风似的快速翻飞起来，仿佛泡粩店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会缠上他们一样。就在邹大姐莫名其妙时，昨天中午，一位中年男人突然冲进尤氏泡粩店，先是一脚踢飞一条凳子，继而双手叉在腰间，大声喊道：“邹小晓，你给老子滚出来。”

邹大姐在一间小屋里听到有人如此不客气地直呼她的姓名，禁不住吃了一惊。她赶忙来到大厅，认得那位中年男人是她的丈夫。她红了脸，问：“你跑到这里来吼什么？”

那位中年男人二话没说，一把揪住她的头发，先是啪啪两个耳光，再一脚将她踹到地上，恨恨地骂道：“泡哥，泡哥，你敢背着老子在店里泡哥。”

这样一来，尤氏泡粩店少不了一场大热闹。等大家的情绪都平静下来后，人们也终于弄清楚了尤氏泡粩店生意清淡的真正原因。

原因就在大街对面那家泡哥茶馆上。

那位绰号叫做阿呆的茶馆老板弄了一批白生生、粉嫩嫩的小姐，按照古城历史上尤氏遇中年客商的传说，编排了一出现代艳情泡哥故事，每天在泡哥茶馆里演出，演员的组成当然就是那些泡哥的夜总会小姐，以及到茶馆里去泡妞的各色泡哥族们。没有多久，社会上就传开了这样一种说法：尤氏泡粩店养了一群嫩嫩的泡哥族，专门做一些女人們的乳房泡粩出来勾引顾客。有了这种邪门说法后，正正经经做泡粩生意的尤氏泡粩店，业务还怎么能够红火下去呢？

“欢经理，”邹大姐一边轻轻地按着被丈夫打伤的腰，一边愤愤地说：“你看看，泡哥茶馆那种搞法，不仅断了我们的财路，反而还让我们背了一身的黑皮子。”她恨恨地说，“我一个堂堂正正的尤氏泡粩店食品公司的总经理，如今，在外人的口中，居然莫名其妙地背上了一块泡哥茶馆妈咪（夜总会女老板）的黄色牌子。”

邹大姐嘴里吐出的妈咪两个字，让我猛然想起尤方灿外婆的鴛母梦，我想，尤方灿是如何完成她外婆的心愿的呢？我转头望着大街对面的泡哥茶馆，看到一辆接一辆的小车开到茶馆门口，从小车里走出一个又一个腋下挟着公文包、肚腹微挺的各色男人们。

“欢经理，你看那些人，”邹大姐指着那些跨出小车继而又走进泡哥茶馆的男人们，说：“他们泡妞去了。”

许久都没说话的尤老头，这时候却忽然插进一句：“那些男人只是一群发情的蠢猪，他们哪里懂得什么泡妞？真正的泡，是茶馆里面的女人，她们才是真正的泡哥族。”

“噢，”邹大姐楞了尤老头一眼，连讥带讽地说：“尤顾问，莫不是你到泡哥茶馆去品尝过粉嫩嫩的泡哥味道？”

尤老头猛然察觉到自己失言，他立刻笑起来，脸上重新堆满了乡下人特有的憨厚表情，连连说：“邹大姐，我是瞎猜的。”他接着补充道，“我看电视里，全是男追女跑的场面。嘿嘿，那些男人傻傻地追，而那些女人呢，却精精灵灵地跑。”

尤老头的乡下人举动终于博得了邹大姐的如花笑容。

她又一次楞了尤老头一眼，笑着说：“没想到你这把年纪了，还这么浪漫。”

过了许久，我走出尤氏泡吧店，扬手招了一辆出租车，准备回家。然而，在我刚打开车门的一瞬间，忽然想起邹大姐说的泡吧茶馆里尤氏遇中年客商的话。若干年前的尤氏与中年客商，不正是我欢氏家族的先辈吗？想了想，我将车门关上，对司机说了一句：“对不起。”

等那辆出租车消失在夜色深处后，我刚向泡吧茶馆走了几步，身后突然传来尤老头的声音：“欢兄弟，你真的要到茶馆里去吗？”

我回转身，冷冷地望着尤老头，冷冷地问：“我不可以去吗？”

尤老头双手背在身后，先是仰起脸望了望夜空，然后慢慢地将目光收回来，望着我，轻轻地说：“欢兄弟，我要是你，就不会去看什么尤氏遇中年客商的戏。那会让你心里不舒服。”

我嘴角扯起一丝冷纹，冷冷地说：“我去泡吧，这个理由可以了罢？”

尤老头想了想，叹了口气，说：“欢兄弟，你要去，就去吧。”

我刚走到泡吧茶馆门口，站在门后黑暗处的一位小姐立刻迎上来，她的手正想挽住我的胳膊，两颗眼珠却突然直立起来。一刹那，原本举起的手飞快地放了下去，脸上同样飞快地挤满笑容，客客气气地说：“先生，请走这边。”

在这以前，我是亲眼看到那些泡吧们走进泡吧茶馆时，都会有小姐挽住他们的胳膊。我猜想她一定是看到了我身后的什么东西。我猛然回头，只看到尤老头的背影，一闪就隐没在黑夜里。

“先生，”那位小姐仍旧做出先前的表情，“请进。”

我站在门口，冷冷地望着那位小姐，慢慢地抬起胳膊。我虽然没说话，但是那意思再明显不过了：我要求得到其他泡吧们手挽小姐进茶馆的待遇。一时间，那位小姐脸上现出惊慌的神色，她的眼睛先是朝我身后瞟去，接着又四处看了看。很显然，她在寻找某种信号。

“小姐，”我冷冷地说，“把你的手给我。”没等她反应过来，我一下子拉起她的手，用力挟到我的胳膊弯里，“带我去见你们的阿呆老板。”

那位小姐挣了一下，没挣脱，她的脸上顿时现出慌乱的神情。

就在这时，黑暗中传来一个女人温柔的声音：“青青，你把这位客人领到六号包间去。”

## 第十一章 小间包房与隐语恐龙

那位叫青青的小姐听到黑暗中另一位女人的声音后，脸上不再现出惊慌的神色。她挽住我的胳膊，将我带进泡吧茶馆的六号小包间。小包间的天花板上原本有几丝猩红的光亮透进来，勉强可以看见屋内的沙发和茶几，然而，当我跨进小包间，那几丝微弱的猩红色光亮忽然熄灭，我的眼前顿时一片黑暗。等我回过神时，挽住我胳膊的青青已经消失了。我用手摸了摸，没有找到电灯开关在哪里。我定了定心神，猛然间想起早先那位在黑暗中的女人的声音。

天哪，那是尤方灿的声音啊！

我在黑暗中轻轻地说：“尤小姐，你在哪里？”

一会儿，我听到小包间的某个地方有人微微地叹息了一声，紧接着，一个黑影慢慢地走到我身后，似乎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从身后温柔地抱住了我。

我的猜测没错，她果然是尤方灿。

“欢哥，”尤方灿抱着我的腰，轻声问：“你为什么要到泡吧茶馆来？唉，你不应该到这种不干不净的地方来的呀。”

我说：“尤小姐，我们能不能开着灯说话？”

“不。”尤方灿手上用了点劲，将我紧紧抱住，“欢哥，我一会儿要上场表演节目了，我……”

尤方灿的话提醒了，我到泡哥茶馆来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证实尤氏遇中年客商这出戏吗？我不满地问：“尤小姐，我听外边的人说，你们编排了一出什么泡耙戏，我很想看一看。”停顿了一下，“尤小姐，我来观看，不会影响你什么吧？”

尤方灿听出了我话中的不满，毕竟，泡哥茶馆里编排的那出现代艳情戏中的尤氏与中年客商，是我欢氏家族的两个先辈。我相信这样的艳情戏落到他们的祖宗身上，他们的后人都不会喜笑颜开的吧。她久久地不说一句话，只是更紧地抱住我。

一时间，小包间里出奇的寂静。

许久，我将尤方灿绞在我腰间的手掰开，正要说话，小包间里的灯啪地亮了起来。当一阵晕目的光亮过后，我骇然看到尤方灿穿着一件碎花衣裳——就是那天晚上她开车约我到郊外的山坡上时穿的那种衣裳，如一位纯朴的乡村少女静静地站在我面前。

她眼睛里闪出秋水般的寒意，说出的话也是冷冰冰的：“你不是要了解我为什么要泡哥吗？”她嘴角扯起一丝冷纹，“今天晚上，你就可以看到我泡哥的全部过程。”

说到这里，她一颗一颗地解开碎花衣服的纽扣，将衣襟往两边一拉，两个绵软的乳房暴露无遗。

我惊愕地望着她，问：“尤小姐，你这样……”

“欢哥，我泡哥的技术很简单。”尤方灿嘴角扯起一丝冷冷的笑纹，用一只手指着胸前的乳房，冷冷地说：“只要舍得这两砣泡耙卖出去，批发和零售都可以。”

我不敢相信眼前的尤方灿会是我记忆中的尤小姐？第一次在尤氏泡耙店，她给我留下了神秘的印象。第二次在市郊的野山坡上，她给我留下了清纯的印象。现在是第三次见面，她又给我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呢？

“尤小姐，你……”

尤方灿没有理睬我，她重新扣好衣服，重新将小包间的灯关灭，紧跟着，她重新从身后猛然抱住我，抱得比任何一次都要用力，然后，她突然在我的肩膀上狠狠地咬了一口。

我从肉体的疼痛中感觉到她在发泄精神深处的伤害。

她淡淡地问：“欢哥，在你们男人圈子里，把玩弄女人的游戏叫做什么？”

我悄悄地摸了摸印着牙痕的肩膀，轻轻地答道：“泡妞。”

“欢哥，在我们女人圈子里，把玩弄男人的游戏叫做泡哥。不过，”她依旧淡淡地说，“我现在做的这桩泡哥生意，不是你想象中出卖色相那么简单。”

我疑惑起来，在生意场上，我见过太多的泡妞与泡哥现象，他们的交易无一不是肉体与色相的买卖，难道这家泡哥茶馆的经营业务，不是批发和零售灵魂与皮肉的场所吗？

这时候，尤方灿轻轻地拉起我的手，将她的脸孔埋进我的手掌里，忽然间流出来的泪水，很快就浸满我的掌心。她哽咽着说：“欢哥，你真的不该到泡哥茶馆来，你真的不该……”

我抢着说：“尤小姐，可是我已经来了呀！”

她叹息一声，说：“既然来了，欢哥，我记得你曾经答应过，无论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你都会沉默的，是不是？”

我用力点点头。

尤方灿终于放下心来，她揩净泪水，说：“欢哥，你等一会儿。”

门开了一条缝，尤方灿悄无声息地飘了出去。

我愣在那里，似乎进入一个粉红色的梦境中。

还没等我从梦境里走出来，早先领我进入小包间的那位青青小姐推开门，打开灯。她说：“先生，来，我带你到大厅去。”

我明白，尤方灿一定在大厅里给我安排了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座位。

青青小姐拉住我的手，我手上残留的泪水使她吃了一惊，她惊奇地望着我，问：“先生，你刚才哭过？为什么哭呢？”

“不是。”我急忙否认道，“我手心有出汗的毛病。”

青青小姐先是看看我的手，继而望望我的脸，最后，她露出一脸诡秘的笑容，说了一句莫妙其妙的话：“哦，反正，泪水和汗水都是咸的。先生，你说呢？”

“可能罢。”

我吱吱唔唔起来。

青青牵着我的手，把我带到大厅一个比黑暗还要黑暗的角落。这是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地方。坐在这个位置上，可以将整个大厅的情况观察得清清楚楚。此刻，偌大的大厅里只有天花板上一个圆球状的摇滚灯，将忽明忽暗的光线一忽儿投向这里、一忽儿投向那里。这种灯光的好处在于，可以将大厅里各种表情的泡哥族们掩饰在光怪陆离之中。大厅中央，有一座仿古建筑，所有的顾客，都围绕着那座仿古建筑秘密地坐着。

青青显然是尤方灿特意安排来陪我的，她刚挨着我坐下来，整个上身就像突然塌了一样，立刻倾倒在我怀里。我先是吓了一跳，接着用力扶起她，小声问：“你生病了？没事吧？”

青青立刻抬起头，吃惊地打量了我好一会儿，接着吃吃地笑起来，一边笑还一边摇着头。

“你笑什么？”我不解地望着她，摸了一下她的额头，又一次问：“你真的没生病吧？”

“天啊！”青青小声地惊呼起来，做出一副极其夸张的惊呼表情，“我真是遇到恐龙了！”

“什么恐龙？”我说，“哪里有恐龙？”

青青忽然捧起我的脸，猩红的嘴唇在我额上响亮地吻了一下，惹得坐在我前面的那一对泡哥、泡妞回过头来，朝我们意味深长地眨了几下眼睛，露出一脸幸福时光的暧昧笑容。等他们回过头时，那位泡妞似乎也不甘示弱，在身边的泡哥脸上同样响亮地吻了一下。

青青又一次吃吃地笑起来，小声地问我，“先生，你到底是真恐龙还是假恐龙？”

“小姐，我是男人，不是恐龙。”我望着青青，“你到底想说什么？”

青青仍旧吃吃地笑着说：“她们说你工商泡哥，你还要假打（做假）什么恐龙呀。”

工商泡哥？我心中一跳，一种不祥的预感马上升上来。

青青仍旧在吃吃地笑着。

在头上忽而明忽而暗的摇滚灯光中，我想起她早先讥讽我“你到底是真恐龙还是假恐龙”的话，忽然间，我恍然大悟过来——在她们的语言里，恐龙就是我不相信的意思。众所周知，在地球上还没出现人类之前，就有了恐龙；等人类出现时，恐龙已经从地球上灭绝了。仔细一想，这样一种远古时代的巨型动物，怎么会复活在现代社会里呢？对于身边这位夜总会小姐来说，我这样一位成熟男人既然走进泡哥茶馆，又坐到这样一个比黑暗还黑暗的位置上，怎么会不懂得她的风情举动呢？难怪她会讥讽我是一只恐龙。

青青一边笑着一边小声讥讽道：“工商泡哥，你真是恐龙呀？”

接下来，我又想通了一个问题，尤方灿之所以要安排青青陪我，是因为大厅里其他泡哥们身边都有一个小姐的缘故，如果我一个人独自坐在这儿，岂不显得很另类？我想了想，一横心，将青青一拉，她趁势倒入我的怀里。

青青说：“天哪，恐龙灭绝了！”

这一次，我是完完全全听懂了她的话中话了。“恐龙灭绝了”的意思是我这位泡哥的圣人面纱终于迫不及待地撕掉了。我抱住她，低声问：“青青，你刚才说什么？什么叫工商泡哥？”

她重新吃吃地笑起来，反问：“先生，你都是泡哥族……哦，用你们男人的话来说，你是泡妞族中的一员了，怎么会不知道工商泡哥？先生，你又开始假打（做假）恐龙了。”

“青青，”我脸上立刻严肃起来，“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会有工商泡哥这样古怪的说法？”

看到我一本正经的样子，青青大约也察觉到我确实不知道内情，笑容从她脸上渐渐退去。她试探着问：“先生，你是干什么的？”

“生意人。”我说，“做一点小买卖。”

青青听说我是生意人，双眼立刻放出光来，改口说：“老板，我们泡哥茶馆有很多种泡哥，刚才说的工商泡哥是其中一种，如果老板真的想知道……”

青青故意把那个“……”音拖得细细的、长长的，翻开眼皮仰视着我。

我当然明白她的心思，也明白她挣钱的花样。我先是在她耳畔轻声说：“只要你告诉我，我一定会给你报酬。”

青青立刻摊开一只手掌，举到我眼前，小声说：“马上兑现。”

“请你相信我。”

青青摇摇头，仍旧摊开那只手掌，“老板，现在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早已没有信用了，除非子弹从枪管里射出来（拿现钱），其余的恐龙语言（假话），最好灭绝（不说）了。”

我从衣袋里取出二百元钱，拍到她掌心里，不满地问：“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吧。”

青青先是将钞票在手指间捻来捻去，接着双手搂住我的脖子，讳莫如深地望着我，小声问：“老板，你不是泡哥吧？”没等我回答，她用手横扫了一遍大厅中黑压压的人群，主动说，“那些到泡哥茶馆来的泡哥们，没有谁会上这种当、吃这种亏的。”

我不解地望着她，问：“我拿钱买知识，公平交易，我上什么当、吃什么亏？”

没料到，青青在听完我的话后，居然动情地叹息了一声，自言自语地说：“唉，我真是遇到了一个不是泡哥的泡哥。”

“青青，你的意思……”

青青从我怀中挣脱出来，整理了一下衣服，顷刻间，她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一本正经地坐在我身边，用一种正常人的眼光看着我，出人意料地将二百元钱还到我手里。她小声说：“大哥，再过一会儿，你就会看到各式各样的泡吧，到时候，我会告诉你。”她的脸上慢慢地现出干净的笑容，“大哥，这些泡吧知识，我可以不收你一分钱的讲课费，但是，我要大哥答应我一件事情。”

在不长的时间里，青青对我的称呼，从陌生的先生、到商界上的老板、再到兄妹般的大哥，我不知道她内心上空的思绪是如何快速变化的。难道女人的心，真的像秋天的云一样变化万端吗？我问：“青青，你要我帮你什么忙吗？”

青青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说：“大哥，我希望你不要再到泡哥茶馆来。这种地方，是泡吧交易市场，你不品尝泡吧，又不是泡哥族中的人，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呢？”

“青青，你……”

我先是愣愣地望着青青，慢慢地，我的眼眶红了起来。激动中，我张开双臂，正想将她拥入怀里，没想到，正襟危坐着的青青冷冷地小声提醒道：

“我已经叫你大哥了，你还好意思搂抱自己的妹妹吗？”

我收回双手，紧紧地闭上两眼，小声问：“青青，常言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你我素不相识，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她很干脆地答道：“不知道，没有原因。”

我睁开眼，定定地望着她。

她说：“如果非要找出一个原因，大概像我们这样的女人，因为没有见过真正的恐龙，所以，内心深处还是希望世上有恐龙出现，哪怕那只恐龙只披了一件外衣。”她话锋一转，“大哥，但愿我没有闻错你身上的恐龙气味。”

我拉过她的双手，这一次，青青没有缩回去，任随我把她的小手捧入掌心里。光怪陆离的摇滚灯从我们身上忽明忽暗地滚过去，似乎把我和青青都浸入一种五彩斑斓的人生里。

一瞬间，我怀疑捧着的不只是两只夜总会小姐的手，而是一双不亚于任何淑女的纤纤素手。

许久，大厅里响起一位男人的声音，随着天花板上的一盏射灯的开启，一束雪白的光亮打在一个肥肥胖胖的中年男人身上。我一眼就认出来了：那位中年男人是尤方庆。对了，他现在的绰号叫做阿呆。

阿呆站在大厅中央，手持话筒，如同我们在许多娱乐节目中看到过的主持人一样，他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通开场白，现代语言叫做过门。过门的大意是，过去，古城边有一个地名叫做四方井，四方井旁边有一家尤氏泡吧店，开店的是两位漂亮非凡的母女。说到这里，阿呆大声吼道：“泡哥朋友们，我要问你们两个问题，过去的四方井，现在叫什么名字？”

满大厅心甘情愿当泡哥的众多客人争先恐后地答道：

“金山路。”

阿呆又大声吼道：“泡哥朋友们，现在我问第二个问题，母女二人叫什么名字？”

“母亲叫尤氏，”满大厅的泡哥族们又一次争先恐后地答道，“女儿叫尤家坡。”

“吼”完以上两个问题，阿呆又开始他的过门。

过门大意是，某天，一位外地的中年客商在尤氏泡粩店品尝了尤泡粩后，顿时发现了一个做大生意的机会。为了完全占有尤泡粩的秘密配方，中年客商想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做通了儿子——一位年轻客商的思想工作，采取了一个世上少见的父娶母、儿娶女的办法，通过种种努力，最终实现了两全其美的发财计划，父子二人一方面得到了尤氏母女，另一方面又搞到了尤泡粩的秘密配方。

这时候，不知不觉中，我紧紧地抓住青青的一只手，一种激动的情绪让我浑身发抖。我已经猜想到阿呆下一步要做出令人瞠目结舌的活动出来。问题是，阿呆嘴里的尤氏母女、中年客商和年轻客商，他们是我欢氏家族的四位先辈，他们当年悲壮的爱情故事一直是欢氏家族的后人们引以为骄傲的事情，没想到若干年后，可歌可泣的爱情壮举被泡哥茶馆复活成一出骗财骗色的现代艳情戏。

青青感觉到了我的激动，她偏过头，奇怪地望着我。

“大哥，你怎么了？”

我指了指大厅中央的阿呆，愤愤地说：“他怎么可以把人家两母女编排成尤姓？”

青青笑了笑，说：“你这人真好笑，那两母女姓尤姓水，跟你有什么关系？历史上出了一个亡国女人杨贵妃，以后天下姓杨的女人们，难道都要改姓吗？”

青青虽然并不知道泡哥茶馆的艳情戏，是根据我欢氏家族先辈们的真人真事改编出来的现代版本，但是，她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何况，阿呆并没说明，这出艳情戏中的男女人物是我欢镜听的先辈们。

大厅中央的阿呆在做完了过门后，大声吼道：“亲爱的泡哥朋友们，你们想不想知道尤泡粩的秘密配方？”

满大厅里的泡哥们纷纷答道：

“想。”

接着，阿呆将目光在大厅周围故作神秘地扫视了一遍，再一次大声吼道：“泡哥朋友们，你们想不想扮演一回中年客商与年轻客商？”

立刻，满大厅举起了秘密麻麻的手，像青草地上突然间勃起了一群雄性动物似的，一阵震耳欲聋的雷声从我耳畔隆隆地滚过去：

“想。”

青青碰了一下我的手肘，小声说：“大哥，戏，开演了。”

等那阵“雷声”滚过去后，阿呆一只手在半空中用力一挥，朝着大厅某个黑暗的角落说：“精彩的节目，现在开始。”

顷刻间，原本闹哄哄的大厅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似乎能听到泡哥族们吞口水的声音。与此同时，阿呆头上那束雪亮的直光灯慢慢地熄灭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盏发出粉红色柔和光亮的大灯，灯光刚好笼罩在大厅中央那座仿古建筑物上。那座仿古建筑，与大街对面的尤氏泡粩店一模一样，只是尺寸大小不同罢了，然而，真正的尤氏泡粩店里，摆着的是桌凳，而这个假的泡粩店里，只放了一床席梦思床垫。

我轻轻地叹息一声，心想，难怪大街对面的尤氏泡粩店，要背着一口色情的黑锅，继而又疑惑起来，那位神秘的女人尤方灿到底在演一出什么戏？尤氏泡粩店与泡哥茶馆，不都是她亲自策划出来的做大生意，发大财的商业游戏吗？没等我继续思考下去，大厅里忽然响起了《梁山泊与祝英台》的音乐，而且播放的是一段如怨如泣的“化蝶”。

在音乐声中，阿呆慢慢地退到黑暗里，朝周围的泡哥族们大声说：“现在，请一代美女——母亲尤氏闪亮登场。”

立刻，一个黑影从大厅一角缓缓地现身来——扮演母亲尤氏的演员上场了。当尤氏一出现在灯光下时，满大厅的泡哥族们立刻哄堂大笑起来。我也忍俊不禁地笑出了声。精明的阿呆，他在一分钟前宣布的“一代美女——母亲尤氏”把众多泡哥族们的胃口高高地钩到了云端上，等尤氏出现在眼前时，人们看到的却是一位年近六旬、满脸皱纹的老太婆，穿着一件灰色的旗袍，一根粗壮的大辫子差点拖到地上。那种受到骤然打击时的失望感如同从云端上一跟斗摔下来，有部分泡哥吐出一丝丝从云端上吸进的冷气，瞪大双眼，说：“我的妈呀，这就是一代美女——母亲尤氏啊？！”

扮演母亲尤氏的演员，伸直脖子，脸上的五官朝着四周的泡哥族们做出一种古怪的动作。

隐身在黑暗里的阿呆及时地插进话来，“泡哥朋友们，一代美女——母亲尤氏在向你们诉说她心中的苦恼，她做出的那些动作，说明了一个问题，”阿呆话锋一转，问：“这个问题，有哪一位泡哥朋友可以回答？”

黑暗中，一位泡哥站起身来，大声说：“我知道。小时候，她缺钙；长大了，她缺爱！”

四周立刻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笑声。

待笑声消失后，黑暗中的阿呆夸奖道：“这位泡哥朋友真聪明。”跟着，他大声问：“这位泡哥朋友，我现在问你：假如一代美女——母亲尤氏需要得到你的爱，你会不会爱她。”

“不会。”

“为什么？”

那位泡哥大声说：“因为，她已经变成丑八怪了，所以，我现在爱的是她的女儿——风华绝代的尤家坡。”那位泡哥回过头，问身边的泡哥族们：“你们说，我的选择错了吗？”

“错了，完全错了。”四周的泡哥族们纷纷嚷起来，“因为我爱风华绝代的尤家坡，所以你的选择是错误的，你应该选择一代美女——母亲尤氏，哈哈……”

这时候，阿呆从黑暗中慢慢地现出身来，走到母亲尤氏跟前，说：“看来，你没有赶上新时代，不仅小时候缺钙，年纪大了，还真的没有人爱。”他做了一个请下去的动作，“请原谅，真的不怪我，我没办法把你一身煎糊了的爱情锅巴推销出去。看来，你的爱情没有买主了。”

在泡哥族的一阵哄笑声中，扮演母亲尤氏的演员夸张地做出遗憾的动作，缓缓地退下场去。

我紧紧地闭上眼睛，心里泛起一丝冷笑。我已经认出来了那位假扮母亲尤氏的人物就是尤氏泡粩店的顾问尤老头。

青青又碰了一下我的手肘，小声说：“大哥，好戏开始了。”

我睁开双眼，看到两位浓装艳抹的小姐抬着一位裹着红毯的女人上场了。一时间，大厅里再一次鸦雀无声起来，我再一次听到泡哥族们吞口水的声音。一会儿，两位小姐将红毯轻轻地放到大厅中央。

这时候，阿呆做出一副晕过去的夸张动作，对周围的泡哥族们说：“美若天仙的人间尤物，天哪，风华绝代的美女尤家坡终于出场了。”

“哇噻……”

众多的泡哥心绪又一次飞上了云端，大厅里的“柴火”仿佛突然间烧到了一百度度，人声立刻沸腾起来。

在人声鼎沸中，阿呆使了一个眼色，两位小姐立刻将红毯慢慢地揭开，一尊美女玉体立刻闪亮地呈现在泡哥族们的眼前。这就是艳情戏中的主角——风华绝代的美女尤家坡。此刻，在这位美女身上，只披着一件薄纱般的睡袍，睡袍上面印着许多淡淡的小碎花，除此以外，她什么内衣内裤都没有穿。在粉红色的柔和灯光下、在《梁山泊与祝英台》的音乐声中，女人身体上的每一个敏感部位，都雾里看花般地时隐时现在泡哥族们眼前。

我再次紧紧地闭上眼睛，心里莫名其妙地割过一刀痛楚。

那位扮演美女尤家坡的女人，就是尤方灿。

“哇噻……”

四周的泡哥族们兴奋起来，“风华绝代尤家坡，爽极了……”

青青再次碰了一下我的手肘，说：“大哥，抽签活动开始了。”

我望着青青，心想，前一个工商泡粩的问题还没弄清，现在又来一个什么抽签活动？

青青偏过头望着我，眨了眨眼睛，嘴唇往大厅中央努了努，她的意思是无论是工商泡粩还是抽签活动，在下面的表演中，都会解开谜底。

果然，阿呆一只手持话筒，另一只手指着风华绝代尤家坡若隐若现的肉体，朝着泡哥族们大声吼道：“泡哥朋友们，你们想不想得到这个人间尤物？”

众多的泡哥族们齐声答道：

“想。”

还没等暴风雨般的“想”声消失，另一位泡哥紧跟着补充了一句：

“我想尽了命。”

阿呆的目光先是在泡哥族们的头顶上缓缓地扫过去，接着做出一脸的遗憾表情出来，最后用一种调侃的语气

说：“可惜呀，鲜花只有一朵，牛屎却有很多堆。”顿了顿，“这朵鲜花到底插在哪堆牛屎上呢？”

众多的泡哥族们似乎很喜欢阿呆把他们调侃成牛屎，他们纷纷举起手，一些诸如“把鲜花插到我这堆牛屎上，我的营养成分最优良”这样自损形象的语言在大厅里此起彼伏。

阿呆做出夸张的为难表情，重重地叹了口气，摊开双手，说：“哎呀，难办啊！”他说，“到泡哥茶馆来的泡哥朋友那么多，有来自党政部门的泡哥朋友、有来自事业单位的泡哥朋友、有来自工商界的泡哥朋友……哎呀，你让我怎么办啊？”

直到这时，我才终于明白过来什么叫工商泡耙。原来，阿呆他们把到泡哥茶馆消费的各色顾客分成了若干类，然后以顾客们不同的职业背景，冠之以不同的泡耙绰号，难怪从阿呆嘴里会吐出“党政泡耙、事业泡耙、工商泡耙”等闻所未闻的新名词出来，也难怪，那位夜总会小姐青青只一句工商泡耙就检验出我不是泡哥族中的人。

青青讳莫如深地望着我，小声问：“懂了吧？”

我默默地点点头。

阿呆问：“泡哥朋友们，你们帮我出一个主意，到底怎么办？”

“竞争。”众多的泡哥族们毫不犹豫地，说：“公平竞争。”

阿呆又问：“怎样才能公平竞争呀？”

黑暗中站起一位泡哥，大声建议道：“抽签。”

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了众多泡哥的赞同，“好，抽签。谁抽到该谁享受。”

“好嘛。抽签嘛。”阿呆将手在半空中做了一个决定的动作，说：“现在，我宣布抽签规则，请泡哥朋友们注意听。”

人声鼎沸的大厅顿时安静下来，阿呆再一次将目光从泡哥族们的头顶上缓缓地扫过去，又开始了他的过门。过门的大意是，风华绝代尤家坡身上的每一个或明或暗的部位都标出了公平的价格，从头发丝到脚板心，无一处不是明码实价。每一个部位注明签号，比方说嘴唇是五号签，那么，抽到五号签的泡哥就可以同风华绝代的尤家坡接吻。

我长长叹口气，终于明白了所谓的抽签活动原来是这么一个艳情游戏。

这时候，阿呆指着身穿睡袍的尤家坡，宣布三个最贵重的价格。他先指着对方的嘴唇，大声说：“这个部位，是铜贵；”他又指着对方胸前两个绵软的乳房，“这个部位，是银贵；”最后，他指着对方腰间的某个地方，“这个部位，是金贵。”

阿呆虽然简化了许多口头语法，但是大厅里众多的泡哥族们还是明白，铜贵、银贵、金贵的意思类似于铜奖、银奖、金奖。

“泡哥朋友们，”阿呆说，“下面，大家最关心的抽签活动，马上开始。”

“哇噻……”

众多泡哥族们的热情又一次高涨起来。

接下来，阿呆端着一个盘子，盘子里放着一大叠裁成巴掌大小的白纸，白纸旁边是一支圆珠笔。

按照泡哥茶馆的抽签规则，每一位泡哥只需把本人的代号（姓名）写到白纸上，就可以参加抽签活动了。

这时，青青将嘴唇凑到我的耳边，细细地说：“大哥，你注意观察，到底是哪些人才有条件到泡哥茶馆来品尝泡耙？”

经青青提醒，我才注意到阿呆端着盘子，在将盘子递到每一位泡哥面前时，他都会低下头，与对方耳语几句，在得到对方的点头或摇头后，他就会在对方填写的那张白纸上做一个特殊的记号。一会儿，阿呆走到我前面那位泡哥面前，在重复先前的动作时，我听到他细如蚊音般地问我：“先生，你是姓公还是姓私？费用有出处（报销）吗？”

那位泡哥点点头，用同样细小的声音反问阿呆：“你们这里有下乡补贴吗（回扣）？”

阿呆伸出一根指头，细声说：“百分之十。”紧跟着补充道，“我们是正规发票。”

那位泡哥又问：“满汉全席是多少价？”

阿呆明白对方话中满汉全席的意思是把一个女人从头至脚“包”一个晚上的意思。他知道遇到了一个不花自己一分钱的大泡哥。精明的阿呆马上反应过来，他张开一只手掌，开出了价码，意思是，包一个晚上五千元。

“这……”

那位泡粑显然嫌贵了。

阿呆立刻提出了一个补充条件，细声说：“你听好。第一、我们是正规发票；第二、我们收你五千元钱，发票上写八千元钱，给你三千元的下乡补贴（回扣）；第三、发票上的名目由你本人确定。”

与女人白白地关怀体贴一通后还要补贴他三千元的取暖费，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情，立刻让那位泡哥喜笑颜开地重重点了点头。他在一张白纸上随便写了一句“春宵一刻值千金”的话，权且作为他的姓名，交给了阿呆。

阿呆在那张白纸上做了一个特殊的记号，眼光冷冷地瞟了我一眼，装作不认识也没看见我的样子，将盘子递给了下一位泡哥。

阿呆的视而不见是我意料中的事情。我调头望着青青。没料到青青也在调头望着我，脸上还露出浅浅的笑意。忽然，她拉起我的手，仍旧浅浅地笑着，却用一根手指悄悄地点了点前面那位泡哥，继而在我掌心写出一行文字：吃喝嫖赌全报销。

我差一点笑出声来，在她的手背上轻轻地打了一下。一刹那，她脸上飞起一团羞红，显出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我看看她羞红如处子的神态，又瞧瞧前面那位泡哥端正严肃的脸庞，禁不住叹了口气。

抽签活动正式开始了。

阿呆走到大厅中央，手持话筒，如同早先一样，又说了一通必不可少的过门，最后，他端起盘子，大声吼道：“哪些泡哥朋友是今晚的幸运者呢？”阿呆先将盘子里的纸条一张一张地掂起来，举到半空中亮相给周围的泡哥族，以示没有做假。其实，满盘子里的纸条，哪些有价，哪些无价，他早已做好了记号。等把该做的过门都做完后，他才将那些纸条理好，端着盘子，大声说：“现在，请一位泡哥朋友上来，为今天晚上的幸运者抽签。”

黑暗里立刻站起来一位泡哥，冲到大厅中央，说：“我来。”

大厅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泡哥族们的眼光，不约而同地射向那个发出冷光的金属盘子。

第一张签抽出来了。

阿呆接过手，一边看一边大声念道：“红星村。”

红星村是代号，也是一位泡哥随便取的姓名。

他一下子从人堆里站起来，兴奋地问：“我中了几等奖？”

阿呆耸了耸肩，说：“可惜啊，农民兄弟！你这个红星村辛苦一年，到了年尾，交完公粮，纳完多如牛毛的这税那费，最终得到什么呢？白条一张而已。”

在人们的嘻笑声中，那位取名红星村的泡哥叹息一声，坐回原位。

第二张签，也抽出来了。

阿呆又一次大声念道：“八级工。”

八级工是另一位泡哥的代号，也是他随便取的姓名。

他刚站起身，还没开口，阿呆抢着说：“祝贺你，你中了三十二号签。”

“哇噻……”

四周的泡哥立刻眼红起来。

八级工冲到大厅中央，兴奋地问：“三十二号签是什么内容？”

“这个三十二号签嘛，”阿呆弹出一根指头，先伸到那位取名八级工的泡哥眼前，晃了晃，然后慢慢地将他的目光牵到风华绝代尤家坡的脚底，说：“舔一下她的脚板心。”

“啊！”那位八级工做出大为失望的表情，“怎么会是这样呢？”

周围的泡哥族们立刻嚷起来，有的说不干，有的说舔一下。

阿呆定定地望着八级工，调侃着说：“怎么了？你嫌少啊！”他用手指了指黑暗处，“你这个八级工虽然只舔到了一下脚板心，但比刚才那位红星村强多了，人家手里除了白条，还是白条。”他换了一副脸色，问：“你舔不舔？”

周围的泡哥族们当然不愿意八级工放弃，这一次，他们异口同声地嚷道：

“八级工，舔。八级工，不舔白不舔。”

那位取名八级工的泡哥一咬牙，说：“舔就舔。反正，比起那位连气味都没闻到的红星村来，我八级工幸运

多了。”

在此起彼伏的哄闹声中，八级工终于伏下身子，伸出舌头，在风华绝代尤家坡的脚板心处狠狠地刮了一嘴。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有或没有……

在一片热烈的气氛中，我身子往下缩了一下，闭上眼睛，嘴里吐出一口气来。

青青不解地望着我，小声问：“大哥，你累了吗？”

我先是点点头，继而摇摇头。我的思绪很乱，我不知道，我心中的那个想法对于我的将来意味着什么？过了许久，就在我闭目思考心中想法的时候，我猛然听到阿呆念出一句我很耳熟的话：

“春宵一刻值千金。”

忽然，我的心跳前所未有地狂跳起来。我知道春宵一刻值千金是前面那位泡哥随便取的姓名，我还知道那位泡哥用五千元钱整夜买断了一位女人的通宵“晚霞”。我更知道，等到明天早上，送到春宵一刻值千金手里的发票，将是八千元的数字。我睁开眼，看到前面那位泡哥满脸的洋洋喜气。

我霍地站起身。

青青猛一下拉住我，吃惊地问：“大哥，你要干什么？”

我没说话，只朝青青摆了摆手，没有任何犹豫地走到大厅中央。

“哇噻……”

众多的泡哥族们纷纷喝起彩来。

他们一定是眼红我这样一位幸运者了。

我斜着眼瞟了一下那位真正的春宵一刻值千金，此刻，他正目瞪口呆地望着我。

“欢……”阿呆看看我，又翻阅了一下手中的纸条，确认眼前发生的意想不到的变化不是他的错误后，他才死死地盯住我，细声问：“你要干什么？”

与此同时，我听到风华绝代尤家坡轻轻地惊叹一声：“欢……你……”

“尤老板。”我没有看尤家坡，却冷冷地对阿呆说，“纸条上写着什么，我就应该干什么。”

阿呆的脸上闪过一丝慌乱，细声说：“欢……你不可能……”

没让阿呆继续说下去，我出奇不意地从他手里夺过那张纸条。我面向四周的泡哥族们，大声宣布道：“朋友们，我就是春宵一刻值千金，也是今天晚上最大的幸运者。”我将那张纸条翻了一转，纸条背面写着签约文字，也就是前文提到过的包一个整夜的内容。我把纸条扯平，向四周的泡哥族们做了一个展示动作，说：“如果有哪一位朋友不相信，可以上来验证一下。”

泡哥族里还真的站出来一位“不信任者”，他从我手里接过纸条，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几遍。

我说：“朋友，请你把纸条上的内容读给大家听听。”

那位泡哥回转身，手拿纸条，将包一个整夜的内容一字不漏地读了一遍。

顷刻间，我身边就响起各种心态的笑声。

那位泡哥把纸条还给我，临走前，还握了一下我的手，无比羡慕地说：“你这个名字取得真好，春宵一刻值千金，你龟儿子真是钻进蜂糖罐里面去了。”

阿呆做梦都没想到我会有这一手。他额上冒出了细细地汗珠，慌忙贴到我身边，细声说：“欢经理，有什么事好商量。”

我冷冷地望着他，警告道：“阿呆——尤方庆，如果你再跟我多说一句话，就别怪我姓欢的对你不客气！”

与此同时，我听到风华绝代尤家坡细微的声音：“欢……唉，好吧，我今天晚上属于你。”

阿呆脸上闪过一丝无可奈何的神色。他强装笑脸，大声说：“泡哥朋友们，我很高兴也很遗憾地告诉大家，今天晚上的名花已经有主了。”说到这里，显然是十分的不甘心，他伸出一根手指点着我，咬牙切齿地说，“一朵鲜花，终于插到了这堆牛屎上。”

在其他人看来，阿呆的举动似乎是娱乐节目中活跃气氛时的调侃，然而，我清楚他此时此刻的咬牙切齿一定是发自内心的敌意。

就在阿呆咬牙切齿的时候，那位真正的春宵一刻值千金悄悄地离开了泡哥茶馆。

风华绝代尤家坡缓缓地走到我面前，默默地望着我，脸上露出一一种非常复杂的表情。想了想，我将她整个人

抱了起来。

大厅里顿时爆发出一阵紧跟一阵的轰鸣声。

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里，她闭上双眼，清亮的泪水从眼缝里挤了出来。她喃喃地问：“欢哥，你为什么要这样？”

我抱着她往大厅外面走去，一边走一边说：“尤小姐，本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跟你是井水不犯河水。”我恨恨地说，“但是，你们把我欢氏家族先辈们可歌可泣的悲壮爱情，复活成现在这样骗钱骗色的艳情戏，在泡哥茶馆里天天寻找刺激，尤小姐，你想一想，我欢镜听作为欢氏家族的后人，难道坐视不管吗？”

青青追上来，问：“大哥，你把她带哪儿去？”

我望着青青，想了想，说：“青青，到你家。”

众所周知，到夜总会去做小姐的女人，一般都是外地人，她们栖身的所谓的家，也就是从城市人手里租来的简陋屋子。青青听说我要把怀中风华绝代尤家坡弄到她家里去，先是大吃一惊，继而看见我一本正经、不像开玩笑的样子，立刻奔出大门找了一辆出租车。

没多久，青青的家就到了。

我将尤方灿放到床上，顺手给她几乎赤裸的身体盖上了一床毛巾被。

正要转身离开，尤方灿却叫住了我：“欢哥，今天晚上……”

我回转身，注视着她，冷冷地说：“尤小姐，我是信奉明哲保身哲学的人。你过去做了什么？现在做什么？将来准备做什么？说实话，你的所做所为本来与我没有关系。但是，你对我欢氏家族先辈们的伤害，却是我这位欢家后人不能容忍的。”

“唉……”她轻轻地闭上眼，“那不过是一出戏，你何必……”

我看了看站在旁边不知所措的青青，想了想，对青青说：“你暂时回避一下，我要问尤小姐一些重要的事情。”等青青离开屋子后，我关上门，回到床前，重新注视着尤方灿，小声问：“尤小姐，你开尤氏泡吧店是为了四方井里那部生意经，你捐赠尤氏泡吧店是为了得到泡哥茶馆，绕来绕去，无非都是围着一个钱字打转转。”我问，“我有两点不明白，第一、你为什么要搞垮尤氏泡吧店？第二、你为什么到泡哥茶馆做这种风月游戏？”

尤方灿的泪水泉水般涌了出来，她动了动嘴唇，又咬了咬嘴唇，显然，在短短的时间里，她心里经历了三番五次的斗争，最终，她长长地叹了口气，幽幽地说：“欢哥，你今天晚上到底要不要我？我太疲倦了。如果你不要我，我想早点回家休息。”

我知道那个“要”字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回答尤方灿，却返身打开门，请青青找一件她的衣服递给尤方灿，说：“你回家吧。”

“大哥，你……她……”

青青望望我，又看看尤方灿，一时间，她迷糊起来，不知道我与尤方灿到底在玩什么游戏？

尤方灿穿上青青那件显然不合身的衣服后，眼泪汪汪地望了我许久，接着走出大门。

我追出去，轻轻说：“等一等，我为你叫一辆出租车。”

尤方灿没有停下脚步，也没有说话，她只是轻轻地摇摇头，又一次长长地叹息一声，慢慢地消失在古城市光怪陆离的黑夜里。

“大哥，你是一个很奇怪的人。”青青站在我的身后，小声说：“你今天晚上做的事情，从头到尾都透出一种奇怪。”她禁不住好奇地问，“大哥，你为什么要做这些奇怪的事情呢？”

我没有回头，也没有理睬青青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我仰望着悠远幽深的夜空，说：“我只是在维护一段悲壮的爱情而已。”

这句话，不知道是说给青青听的呢还是说给我自己听的？

## 第十二章 青青小姐与攻毒计策

日子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中，一个多月一眨眼就过去了。

这一个多月中，我极力回避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试图将那天晚上的记忆从心里刻意抹掉。为了忘却的记忆，

我上、下班时，吩咐司机改变了往日的行车路线，从金山路的另一端绕道行走。因此，尤氏泡粩店和泡哥茶馆的影子，也就一个多月没有出现在我的视野里。

一天上午，秘书在将一叠文件放到我办公桌上时，露出一副欲说还休的神态。

我奇怪地问：“你还有事吗？”

“外面有一位中年妇女，等了很久了。她说她姓邹……”

我猛然想起来了。邹大姐，那位尤氏泡粩店风韵犹存的中年妇女。我急忙站起身，亲自奔到接待处，将她请到办公室坐下。我一边给她倒水一边问：“你为什么事先不打电话来？”

邹大姐说：“我厚着脸皮来找你，心里七上八下的，提前打电话，万一你拒绝了，怎么办？”

“邹大姐，你开什么玩笑？”我在她身边坐下来，“有什么事需要我做的，请讲。”

原来，尤氏泡粩店早已难以为继了，最近几天准备歇业。生意清淡、店铺关门，在潮起潮落的商海里，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然而，尤氏泡粩店拖欠了店员几个月的薪水，对于那些到古城市谋生的外地员工们来说，工资收入就是他们养家糊口唯一的救命钱。作为尤氏泡粩店总经理的邹大姐，想来想去，只有将店里一些资产折价卖掉偿付员工们的工资。她说：“欢经理，你到店里，看看哪些东西你们公司用得上。看中了，写个单子给我，我再报上面批准。”

“好吧，我去看看。”我站起身，刚走了几步，忽然问，“邹大姐，那个尤顾问呢？”

“你是指尤老头？他还是尤氏泡粩店的顾问，不过很少来上班。”她用两根手指做了一个数钱的动作，“我们店里现在付不出人家的顾问费啊！”她叹息道，“说起来，是我们对不起尤顾问：尤氏泡粩店在他手里时，生意红红火火，到了我们手里……唉……”

一会儿，我们进入尤氏泡粩店。

等我把那些东西看过后，心里禁不住凉了半截。尤氏泡粩店是做嘴巴（饮食）生意的，除了锅碗瓢盆，便是满屋子的桌子板凳。这些东西，都是集团公司用不上的。

就在我心生凉意之际，一位服务小姐端着一碗热茶走过来，在将茶碗递到我手里时。她满面绯红地说：“欢经理，那天晚上的事情，请你多原谅。”

她的话提醒了我，一个多月前的某个晚上，不就是这位小姐为我安排了一顿十个人都吃不完的晚餐吗？我开着玩笑说：“小姐，那天晚上，你那把宰人的刀真够快的。”

四周的店员们立刻发出一阵快乐的笑声，那位服务小姐更加不好意思起来。

我接着问：“小姐，你叫什么名字？”

她红着脸答道：“芳芳。”

邹大姐以为我还在为那天晚上挨宰的事生气，急忙出来打着圆场，“欢经理，芳芳要不是几个月没有一分钱收入，也不会在你身上放血（敲诈）。”

这一次，店员们哄堂大笑起来。

不知为什么，店员们的笑声居然让我想起了那天晚上在泡哥茶馆里的热闹。我转过头，望着大街对面的泡哥茶馆，问：“对面的生意现在怎么样？”

邹大姐脸上做出鄙视的神态、口气里却充满了羡慕：“对面呀，生意越来越兴旺了。”

我故意问：“听说泡哥茶馆编排了一出什么艳情戏，是讲一对尤氏母女……”

“改了。”邹大姐抢着说，“一个多月前，不知道什么原因，泡哥茶馆将尤氏母女的名字改成唐氏母女，不过，剧情是一点都没动。”

光把尤氏母女改成唐氏母女有什么用，我在心里愤愤地骂道，那复活后的骗钱骗色的现代版本不照样是往我这位欢氏家族后人脸上打耳光吗？

这时，那位叫芳芳的服务小姐端来两个乳房形泡粩，说：“欢经理，你品尝一下。往后，四方井这里再也没有尤泡粩了。”

我拿起泡粩，忽然间，一个想法升上心间。我一边品尝着泡粩，一边慢慢地走到窗前，望着大街对面的泡哥茶馆，暗暗在心里把那个想法翻来覆去地虑了好几遍。

邹大姐走到我身后，问：“欢经理，这店里的东西，你看不中没关系，不要太为难。”

我知道她误会了。我转过身，对她说：“我有办法让你们尤氏泡粩店的生意重新红火起来。”

邹大姐愣愣地望着我，冲口而出：“欢经理，你不要戏弄我！”

我注视着她，满脸严肃地说：“我是认真的。”

望着我严肃得不能再严肃的样子，邹大姐显出既惊、且疑、还喜的神态说：“欢经理，你是世外高人？”

我摇摇头，轻轻地说：“邹大姐，我不是什么世外高人。只不过，泡哥茶馆里刚好有一个做大生意的机会，让我碰巧发现了。”

邹大姐还是不明白，“欢经理……”

我摆摆手，笑着说：“邹大姐，这是商业机密，说穿了就不灵验了。”我强调说，“只要照我的计策行事，包你们赚大钱。”

邹大姐想了想，反正尤氏泡粩店已经是死马一匹，不如下一个赌注，当活马医治一番，看看效果如何。她点点头，说：“欢经理，你怎样指挥，我们就怎样去做。”

我指着大街对面的泡哥茶馆，对她说：“从明天开始，泡哥茶馆里的小姐们每天到尤氏泡粩店吃一顿午餐，记住，这些午餐是免费的。”

“欢经理，”邹大姐吃惊地望着我，脱口而出，“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垮兮兮的单位，要是再请那些三陪小姐（妓女）白吃白喝，最后连房屋顶上的瓦片都要遭她们吃干净。”

我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笑完后，我握住她的手，安慰道：“邹大姐，如果我的计策失算了，她们白吃白喝的钱，由我来支付，如何？”

看到我胸有成竹的样子，邹大姐稍稍放了一点心，“好吧，明天，我们就看你的高招了。”

泡哥茶馆的工作时间是晚上，因此，那些在泡哥茶馆服务的小姐们也养成了晚上工作、上午睡觉、下午游玩的生活习惯。

我回到办公室时，刚到中午十二点。

我给青青打了一个电话。

我笑着问：“青青，你还记得我吗？”

“大哥！”青青一下子就听出了我的声音，她兴奋地问，“大哥，你怎么突然想起……”

“青青，”我打断她的话，“我今天中午请你吃午饭。”接着，我补充道：“我亲自来接你。”

青青在电话里兴奋地大叫起来，“哇，大哥，你太好了。”

我没有乘公司里的小车，而是租了一辆出租车离开了公司。离青青的家还有一段距离时，我远远地望见她穿着一身职业套装，早已站在门口等着我了。我笑了笑，一丝莫名的感动涌上心间。青青之所以选择一身白领女性的职业套装，完全是为了照顾我的心理和给世人的眼目作一个沉默的交代。

没有多久，在一家酒楼里，我与青青面对面地坐到了一起。

经过一阵必不可少的寒暄后，我终于知道了青青的老家在湖南某县城，她的实际年龄只有二十岁。

“大哥，”青青小小心心地问：“你约我出来，不会只有吃饭这么简单吧？”

我将双手抱在胸前，想了想，却反问：“青青，你到泡哥茶馆服务的目的是什么？”

她一口就答了出来，“钱啊！”

“青青，你说的是老实话。”我微笑起来，又问：“假如有一天，你手里有了一笔不大不小的资金后，你还继续做现在这样的生意吗？”

青青当然明白我话中的意思，她脸上涌起一团红云，先是翻起眼皮瞟了我一眼，然后埋下头，细细地说：“真的有那么一天，我就回家乡小县城去，买一间小店铺，做一点小生意；再有啊，找一个老老实实的男人，过一份踏踏实实的小日子。”

“那么，”我继续问，“在你们那个小县城，买一间小店铺需要多少钱？”

“说起来不贵，”她笑着说，“三万五万的，就可以买一间很不错的店铺。”

我话锋一转，单刀直入地问：“青青，你现在已经积蓄了多少钱？”

青青抬起头冷冷地望着我，警惕地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青青，我知道你很忌讳谈钱的问题。”我诚恳地解释道，“青青，既然你叫我大哥，那么，大哥只是想帮你

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你回家乡买店铺的梦想。告诉我，你还差多少钱？”

青青立刻睁大双眼惊愕地望着我。许久，她才沉下脸来，说：“做我们这一行的，往往是左手挣进来右手扔出去。大哥，不怕你笑话，我从十六岁就在这个行业里做生意了，天南地北到过许多地方，大钱小钱，算下来也挣了不少，可是，我自己都弄不明白，到现在，我手里只有一万多元钱的积蓄，其余的钱……”

“好了，青青，我知道了。”我打断她的话，说：“大哥送一个发财的机会给你，包你不到三个月，就可以回家乡实现你买店铺的愿望。”

“大哥，”青青再次大吃一惊，惊疑地望着我，“三个月？你不是叫我去做什么犯法的事情吧？”她紧张地说，“我虽然是做泡哥生意的，钱财来得不干不净，但都是那些泡哥心满意足之后付给我的体育运动费（嫖资），我不偷不抢……”

我摆了摆手，又一次打断她的话：“青青，大哥送给你的这个发财机会，对于你来说，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的确，我要青青做的事情，是每一位做皮肉生意的小姐稍稍动点脑筋就能办到的，那就是，搞到那些泡哥族的真实身份。众所周知，到泡哥茶馆这样的地方寻欢作乐的泡哥们，一般情况下，都会随意编造一个假身份。然而，这种假身份，说白了，充其量只能欺骗自己。仔细一想，倘若那些党政泡耙、事业泡耙、工商泡耙……们已经进入了欲火红透半边天的状态时，在他们怀中打着滚、撒着娇的小姐们，趁此机会摸清他们的真实身份，似乎比解开他们原本就松垮垮的裤腰带还要容易。

我建议道：“青青，你当一回泡哥茶馆的批发商，其他小姐的生意，全部从你手里零售出去。”

我的意思是青青从我手里批发到活动经费，一个泡哥族的人头数是三百元，她再以二百元的人头数零售给泡哥茶馆里的其他小姐们。我相信青青会暗自盘算这笔批发生意，我也相信泡哥茶馆的其他小姐们会惊喜地迎接这笔零售给她们的意外财富。

果然，青青点点头，说：“这笔生意，赚头不小啊！”紧接着，她疑惑地望着我，小声问：“大哥，你为什么要搞清楚泡哥们的真实身份呢？”

本来，我是准备把尤氏遇客商那一段爱情故事讲给青青听的，但话到嘴边，猛然察觉不妥。毕竟，我面前坐着的是一位在花丛中讨生活的夜总会小姐。于是，急中生智，临时改变了主意，故作神秘地反问：“青青，你猜我是干什么的？”

青青翻了几下眼皮，自言自语道：“说你是泡哥呢，你身上没有泡哥的味道。”忽然，青青双眼死死地盯着我，嘴唇跟着颤抖起来，“你你你……”

我故意不谈我的真实身份，也故意把神秘的情绪传染给青青。望着她忐忑不安的神态，我知道她的思绪已经进入了神秘的想象空间。

青青颤抖着嘴唇，猜测道，“大哥，你是公安局的暗探？”

我故作神秘地笑了笑，问：“青青，你说呢？”

“你是反贪局的检察官？”

我仍旧神秘地笑了笑，仍旧问：“青青，你说呢？”

她努力地想了一下，最后摇摇头，说：“我想不出来。”

我想了想，把一个想象的悬念抛给她：“青青，大哥的真实身份，我以后再告诉你。”接着，话锋一转，“青青，你应该比我更清楚，为什么那些泡哥族们挥霍起钱财来那么大方？”

我这句故作悬念的话让青青思绪万千。

她多少有些紧张地说：“大哥，那些泡哥族们花钱如流水，我看他们……那些贪官污吏早就该整治一下，大哥，我为你搜集他们的犯罪……我可以不要钱，我……”

“不。”这时候，我严肃地说：“青青，这些钱是你应该得到的。”我说，“这些钱得过后，我希望你回到家乡，实现你的店铺梦，不要再做这种泡哥生意了。”

“大哥，你……”

我站起身，握住她的手，“青青，我与你之间的谈话，最好不要让第三人知道。”

青青重重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中午，我打电话到尤氏泡耙店询问情况。

邹大姐的回答果然不出我所料，泡哥茶馆的小姐们，听说每天有一顿免费的午餐，哪里会不光顾的呢？邹大姐在电话里担忧地说：“欢经理，照这样吃下去，不得了哟！”

“邹大姐，你放心吧。”我安慰道，“明天的午餐，还要搞丰盛一些。”

“还要给她们加菜呀？”邹大姐的声音似乎要从电话里蹦出来，“有这样的好事情，干脆，我也去夜总会当小姐。”紧跟着，她又自嘲似地说，“可惜，我已经老了。”

话虽这样，但邹大姐还是吩咐了下去。

青青的批发生意做得很出色，同样，泡哥茶馆那些小姐们的零售生意也不错，仅仅十来天，青青就秘密地交给了我几个信封。信封里全是那些泡哥族的真实身份。在核实了这些党政泡哥、事业泡哥、工商泡哥……的人头数后，我按每个泡哥三百元的价格，如数付清了钱款。接下来，我来到尤氏泡耙店，找了一间清静的小屋。小屋里，早已放着几大盘蒸熟了的泡耙。我关上门，坐到桌边，用刀将泡耙从中割开，在每一个泡耙里塞进一张白纸条。纸条上的内容，无非是，“苟局长，你昨天晚上在泡哥茶馆玩得开心吗？”或者是，“刘主任，你的泡耙留在泡哥茶馆里，忘了带走。”，等等。

不同的纸条上，只有一样东西是相同的。

一句话。

一句简单的话：如果你对我们的收费有疑问，请拨打公安局、检察院或纪委的电话查询。

我将那些乳房形状的泡耙放进不同的塑料袋里，袋子上写着不同单位、不同泡哥的姓名。最后，我打开门，将邹大姐请进屋，把一张单子递到她手里，说：“邹大姐，请按照单子上的单位名称开发票，每张发票写三千元 的便餐费。”

邹大姐吃惊地问：“这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疯了？”

我笑着说：“这是商业机密。邹大姐，你只管赚钱就是了，其他事情，不要多问。”

这天下午，尤氏泡耙店的服务人员，一人提着一袋泡耙、怀揣若干张发票，急匆匆地奔向古城市不同的单位。

一直望着店员们的背影消失在大街上的人流里，邹大姐才回过头，将我从头至脚地打量了许久，问：“欢经理，你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哟？那些单位明明没在尤氏泡耙店吃饭，你为何……”

我将邹大姐扶到凳子上坐下，笑嘻嘻地说：“那些单位上的员工们虽然没有到尤氏泡耙店吃饭，但那些单位上的领导们却可以到尤氏泡耙店请客呀。”

邹大姐一下子从凳子上站起来，再一次把我从头至脚地打量了一遍，似乎明白了什么。

“我的妈哟。”她将一只手掌贴到脑门上，“莫非那些到这里吃午餐的小姐……”她两眼盯住我，小声问，“欢经理，是那些单位上的头头办的招待？”

我故作神秘地笑了笑，避开了她的眼光，说：“邹大姐，这个嘛，我不太清楚。”

邹大姐急忙拉了我一把，继续问：“那些小姐吃的午餐……哪里钻出来的三千元钱？欢经理，那些单位的头头会认这笔账吗？”

我再次将邹大姐扶在凳子上坐下，肯定地说：“那些单位的头头可以不付其他费用，但这三千元餐费他们是一定要付的。”我伸出一根手指，“今天下午，你就等着数钱吧。”

下午四点钟左右，第一个返回的是女服务员芳芳。

看她满脸喜气的神态，就知道初战告捷了。

果然，芳芳一进门，激动地将几张支票交到邹大姐手里，说：“这一下，我们几个月的工资终于有着落了。”

邹大姐将那几张支票翻来覆去地观察了许久。她不敢相信，莫名其妙地飞到那几家单位的餐费，奇迹般地得到了他们的认可。她望着芳芳，不放心地问：“这张票不会是假的吧？这钱划得那么容易？”

芳芳高兴地说：“人家说讨债难，我觉得一点都不难。”她指着其中的一张支票，“这笔钱，还是那位苟局长亲自到财务室，叫财会人员快一点划给我。”

原来，芳芳手提一塑料袋泡耙，来到古城市城建局，找到苟局长。按照我事先教给她的话，对苟局长说：“苟局长，这是你早先打电话到我们尤氏泡耙店订购的泡耙，请你验收。”

话音未落，泡耙就呈现在苟局长的办公桌上。

苟局长一愣，他实在想不起什么时候打过这样的电话？他先是冲口而出：“哪个打电话到你们那鸡毛小

店……”继而，看到塑料袋上一字不错地写着他的姓名，立刻闭上嘴，一边拆开塑料袋，一边鼓起一只眼珠观察着对面的芳芳。等到苟局长用大拇指翻开泡粑看到那张纸条后，脸色大变，情不自禁地说：“泡哥茶馆……检察院……”

就在苟局长的脸色一阵白一阵青的时候，芳芳不失时机地递上一张三千元的便餐发票，笑盈盈地说：“苟局长，我们店小本微，不敢拖欠太久，你签了吧。”

苟局长看着那张发票，咬牙切齿地说：“泡哥茶馆……做的好事……”

“苟局长，”芳芳纠正道，“我们是尤氏泡粑店。”

“对对对，尤氏泡粑店。”苟局长回过神，一边从办公桌里取出钢笔一边说，“是有这么一回事。便餐一顿。”那张发票就签了。

不仅如此，苟局长还以芳芳不熟悉为借口，将她安顿在办公室，亲自拿着那张发票，亲自办理了一张三千元的支票。

听完芳芳的诉说，邹大姐调头望着我，“欢经理，我像在做梦。这钱……”

忽然，邹大姐话中的钱字提醒了我一件事情——其实，这件事情我早就应该想到的，因为没有这件事情，我就不会涉足后来的一系列演变。

这件事情，就是那部秘藏在四方井中的可以做大生意，发大财的生意经。

我环视了一遍大厅，问邹大姐：“这尤氏泡粑店的产权，现在属于谁？”

“属于谁？”邹大姐很干脆地答道，“属于好几个单位，到现在都是一件扯皮事情。”

这时候，第二个外出讨债的店员回来了。

她诉说的过程，与芳芳大同小异。

接下来，第三个、第四个……

无一例外，他们拿回来的，都是可以立即到银行兑现的现金支票。

“欢经理，”邹大姐先是看看那些支票、继而望望尤氏泡粑店，最后打量着我，用一种欢天喜地般的口吻说：“你想一个金点子出来，就把国有资产盘活了哟。”

我笑着说：“邹大姐，你明天把钱取出来，先把拖欠他们的工资发了吧。”

这样的事情重复了若干次后，不到三个月，泡哥茶馆原本红红火火的生意很快冷清下来。

这是我意料当中的事情。可以想象，那些头天晚上到泡哥茶馆狂欢的党政泡粑、事业泡粑、工商泡粑……们、第二天忽然接到一张尤氏泡粑店三千元的便餐发票，他们还会继续到茶馆当泡哥吗？

一天中午，在一家酒楼里，我请青青吃饭。

当我从她手里取过信封，看到信封里只有两个泡哥名单后，我知道泡哥茶馆已经元气大伤了。

这出闹剧，也该收场了。

我将六百元钱递给青青。

她说：“大哥，这次泡哥太少，这点钱，就算了吧。”

“不，青青，这是你的劳动所得。”我先将钱塞到她手里，接着问：“青青，你心中的那个想法可以实现了吧？”

青青明白我是指她回家乡买店铺的想法。她红着脸，点点头，小声说：“一间小店铺的钱，早就够了。大哥，谢谢你。”

我端起酒杯，一本正经地说：“青青，你明天就离开这里，回你的湖南老家去。”我笑了笑，补充道：“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将来，找一个老老实实的男人，过一份踏踏实实的小日子。”

青青没说话，她埋下头，两串泪珠从她的脸颊悄然滚落下来。

我知道，等明天的太阳出来时，青青的身影就会蒸发在古城市灿烂的阳光之下。

一晃，青青离开古城市一个多星期了。

一天下午，办公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我拿起听筒，电话里传来的不是说话声，而是一阵轻轻的抽泣声。不用太多的猜测，我已经知道打电话的人是谁了。

在双方都沉默了许久后，对方终于带着哭腔，愤愤地问：“欢哥，我知道那个便餐费的办法是你想出来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平静地反问：“尤小姐，假如有人把你先辈们悲壮动人的爱情故事复活成一出骗钱骗色的现代艳情戏，你会怎么办？”

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

最后，尤方灿重重地叹息一声，轻轻地压下了电话。

第二天下午，秘书将一个厚厚的信封放到我的办公桌上，说：“这是刚才一个肥肥胖胖的中年男人送来的，他要我亲手交给你。”

我急忙问：“阿呆——尤方庆，他在哪里？”

“他已经走了。”

等秘书离开后，我拆开了信封。

信是尤方灿——尤小姐写来的。

尤方灿是一位从小生长在山区的农家少女，因生计艰难，在十九岁那年，身穿一件碎花衣裳，来到古城市的一家茶馆当服务小姐。那家茶馆就是后来的泡哥茶馆。一天晚上，尤方灿为一桌客人服务。那桌客人正在协商解决一块有争议的地皮，那块地皮就是四方井。中途，那桌客人借口要到四方井看看，需要她带路。结果，在四方井上那座公共厕所里，那伙人一个接着一个地从她身上碾过去。他们轮奸了一位十九岁的乡村少女。遭遇强暴是尤方灿可以大声哭出来的，但是，让她无法哭出声的是，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轮奸过程中，有许多古城市的人们进出公共厕所，他们都瞠目结舌地看到这一出人间惨剧，但却无一人报案。这座城市的冷漠不仅让尤方灿悲痛欲绝，也让她心里燃起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复仇火焰。尤方灿的复仇心态很怪异，她不是具体地针对某一个人，而是广泛地敌视古城市的一个群体。大约，在尤方灿盈满仇恨泪水的眼眶里，她十九岁的花季是被古城市的一个群体轮奸的，而不是被某一个普通市民强奸的。不久，尤方灿带着满心的伤痛离开了古城市，开始了她四海为家的泡哥生涯，也就是到各地的夜总会出卖她光彩照人的色相。一转眼，几年时间过去了。经过几年欢场生涯的历练，尤方灿已经从一名单纯的乡村少女成熟为一位心机深沉的闯荡江湖的女人，她的身边，也有了几位类似尤老头、阿呆这样的得力助手。这时候，她想起了那个埋藏在心底深处的复仇计划。不过，已经成熟为一名老江湖的尤方灿，特别是在遭遇了无数个男人们的先甜后苦般的泡妞后，她已经不再单纯地平衡一种报复心态，她不仅要在这套复仇计划中得到女人玩弄男人的泡哥乐趣，还要得到巨额的财富。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尤方灿到古城市图书馆，查找有用的资料。终于，有一天，她在一本古城地方志中，翻阅到了一则“尤氏泡耙、货真价实”的传奇故事。与此同时，尤方灿在报上看到集团公司的招聘广告，广告上“总经理：欢镜听”几个字引起了她的注意。尤方灿想，欢镜听不正是地方志中尤氏遇客商的后人吗？于是，尤方灿根据地方志中留下的隐秘伏笔——那部传说中的生意经，精心编织了一起意想不到的泡哥族计划。本来，她可以从这个泡哥族计划中赚到上千万元钱，没想到中途杀出一个程咬金——也就是我那个便餐费的主意，打乱了她下一步的计划，后面的赚钱步骤无法实施，导致预期的收益缩水一半……

最后，尤方灿在信尾写到，欢哥，我最大的失策之处，就是不应该把你先辈激动人心的爱情故事改编成骗钱骗色的艳情戏，我忽略了你这位欢氏后人的荣誉与自尊，对不起。欢哥，再见了。

看完信，我猛然间意识到了什么。

我急急忙忙地奔出办公室，跑到大街上拦了一辆出租车，朝着市郊那面野山坡飞驰而去。

我的猜测没错，尤方灿果真在那里。

她穿着一件碎花衣裳，半躺在一片草地中央，仰望着天幕上渐渐浸出的晚霞愣愣地出神。那情形，仿佛像一位乡村里的少女，劳动的间歇半躺在荒坡上小憩似的。

我走到她身后。

她对我的到来故作浑然不觉的样子。

沉默了一会儿，我忽然问：“尤小姐，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尤方灿慢慢站起身，从腰间掏出一张尤方灿的身份证递到我手里。

我问：“你到哪里去？回农村老家，还是到另一座城市？”

她的手指顺着脚下的山坡一路滑下去，越过山脚下的城市，指向远方的港口，“欢哥，当年，你的先辈带着尤氏母女从码头乘船而去，离开了这座古城。我呢？也学学尤氏母女，从港口离开古城市，只是，”两行珠泪从她眼角滚了下来，“她们当年离开古城，有人接有人送，她们是追随着心里那份古典纯朴的爱情而去。可是，我今天离开古城市，唉……”

就在这时，一辆银灰色的小车飞快地开上山来。到达山坡上时，小车嘟嘟地响了几声。没有人下车，我也不知道车里坐着什么人。显然，那辆车是来接尤方灿的。

“欢哥，我该走了。”尤方灿先是揩干泪水，接着紧紧抱住我，在我双眼上深深吻了两下，“我是一朵天上的云。你哪里见过云是有家乡的呢？”

我默默地看着她钻进小车、默默地望着车影消失在山脚下血红的夕阳里。我掏出那封信，慢慢地撕成碎片，连同那张尤方灿的身份证一起朝山坡下扔去。一阵山风吹来，顿时，雪白的纸花在半空中轻舞飞扬。

没有多久，古城市许多秘密的角落里，就传出了一条小道消息：若干的局长、主任、厂长、经理被一位神秘的女人“泡哥”于股掌之间，纷纷出面协调为尤氏泡耙店和泡哥茶馆提供资金担保。结果，这些应该花在建设上的资金却有八百多万元去向不明。小道消息的真假如何？那八百多万元巨款究竟到了哪里？坦诚地讲，我不知道。我只看到，在后来的日子里，尤氏泡耙店最终垮掉了，泡哥茶馆仍然在经营着，据说，为了净化顾客，泡哥茶馆成立了一个俱乐部，实行的是会员制。

那位神秘的女人尤方灿，终于从我生活中消失了。

注：公元二〇〇一年，《秘经商妇》初稿于重庆江津南安街台联三号楼。四川《天府早报》连载，湖北《今古传奇》、河南《传奇故事》等杂志选载。二〇〇二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将书名改为《泡耙秘经》出版单行本。二〇一一年，中国外文局下辖的国家一级出版机构新世界出版社恢复原稿名《秘经商妇》数字化出版。

## 与我有关系列作品后记

本文作者欢镜听还很年轻的时候，曾经爱上一位大他两岁的姑娘，耐不住单相思的折磨，欢镜听用了几乎一个通宵给对方写了一封情书……这段经历，欢镜听在《欢镜听行道——欢眼看人，镜鉴做事，听风采文》中有过叙述，在此不赘。

从某种虚幻意义上说，那是欢镜听的初恋。尽管，有人说，这种没有实质性交往的钟情少男的冲动跟真正的爱情差着遥远的距离。

欢镜听是一个凡夫俗子。凡夫俗子的心胸没有做大事业的英雄人物那么宽，那么广。那位姑娘对欢镜听情感上的伤害，这么多年来一直让欢镜听想起来便隐隐作痛。这，并不是最严重的。更可怕的是这种伤害让欢镜听从此以后没给任何一个女人写过一封情书。对欢镜听的人生而言，这是一种情感历程的欠缺。

古语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反之，欢镜听也可以这样理解：英雄之所以难过美人关，那是因为世上的大多数美女都爱英雄。换句既通俗、又形象、还现实的话来说，一个事业上有所作为的男人，他或许缺少真正的爱情，然而，他身边决不会缺少女人，除非，这位男人在生理或心理上不正常。

不容否认，欢镜听在事业上有所追求，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同样不容否认，对于像欢镜听这样一位五官齐全的男人来说，感情生活并不寂寞，欢镜听的胸前背后从未中断过女性的关注，然而，没有一位女人能够让欢镜听通宵激动地为她写情书。这，算不算“缺少恋爱”呢？

于是，若干年后，当欢镜听开始创作文学作品时，他在现实生活中的“缺少恋爱”转到精神家园中索取；再于是，便有了《秘经商妇》《惊魂再现》《吻我的声音真好听》三部长篇小说。后来，欢镜听整理《欢镜听行道文集》时，将这三部长篇小说纳入与我有关系列作品。

与我有关系列作品，顾名思义，三本书中的女主人翁的情感遭遇都与欢镜听有关。可惜，那些青春生涩、那些浪漫盈怀的情感遭遇全都发生在纸上。作家可以虚构爱情，并且在虚构中得到迷幻的幸福，如果作品生命力长远，这份幸福还可以留给更多的人品味。

也许，这就是当作家能够得到的最大好处——享受非物质文化遗产。